

小說新報

第三年第十三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小說新報 第十三年 第二期 目錄

●封面

胡律園遊戲冊頁第十二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插畫

袁項城女家族全體合影

方蘭坻山水冊頁第十一幅

北京名花愛琴小影

上海名花鴻雲蘭小影

方蘭坻山水冊頁第十二幅

蔣恒軒花卉真蹟

●短篇小說

怨情 妾之罪

奇情 假鳳虛凰

(指嚴)

(瘦鷗)

目錄

清代 胭脂井外史

清代 紅葉窰史

清代 九龍琥珀杯

醒世 一千元

醒世 金錢與愛情

哀情 某女士之自述

義俠 美人黃土

社會 義友傳

●長篇小說

豔情 同命鳥

哀情 井底埋香記

名家 真假婚書

名家 天作之緣

(少芹)

(綺緣)

(明道)

(廬父)

(民哀)

(明道)

(亮時)

(劍山)

(定夷)

(瘦鷗)

(茗狂)

(之棟)

●談薈

墨。隱。廬。漫。墨。

(定窺)

清。風。明。月。廬。瑣。記。

(二斤)

懶。簪。記。異。

(綺緣)

劍。光。軒。零。墨。

(劍山)

● 豔藻

懷。人。曲。

(佚名)

豔。體。詩。

(東園)

代。某。校。書。致。某。君。書。

(詩隱)

● 藝府

文。選。

(定夷)

詩。選。

(定夷)

詞。選。

(定夷)

● 傳奇

星。劍。俠。

(東園)

● 彈詞

林。婉。娘。

(醒獨)

● 諧載

避。債。台。記。

(詩隱)

雪。美。人。傳。

(秋水)

問。籠。君。詞。

(秋水)

苦。寒。文。

(東園)

遊。戲。場。賦。

(詩隱)

選。舉。花。國。大。總。統。歌。

(詩隱)

滑。稽。新。語。十。三。則。

● 謎海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謎。錄。

● 補白

名。不。備。載。

師

畫

著
起

小說新報社 通告

敬啟者敝報第三年業已出齊各稿均已結束現在繼續印行第四年在陰曆正月以內來定第四年報者贈古畫大觀第二集一部值洋一元六角百豔圖第二集一部值洋一元美女月份牌一幅值洋半元贈品共值洋三元一角如大觀二集欲換初集百豔圖二集欲換初集均可照辦倘蒙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報款郵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所定之報自當按期奉到決不致誤特此佈告順頌
年綏

小說新報社謹啟

| 價目表 | | 冊數 | 冊數 | 冊數 |
|------|----|----|------|------|
| 郵資 | 本國 | 日本 | 外國 | 郵資 |
| 一角五分 | 五角 | 五角 | 九角 | 一角五分 |
| 九角 | 六角 | 六角 | 一元八角 | 九角 |
| 六角 | 三元 | 三元 | 二元八角 | 六角 |
| 四角 | 二元 | 二元 | 一元二角 | 四角 |
| 二元 | 一元 | 一元 | 六角 | 二元 |
| 一元 | 五角 | 五角 | 三角 | 一元 |
| 六角 | 三角 | 三角 | 二角 | 六角 |
| 三角 | 一角 | 一角 | 一角 | 三角 |
| 二角 | 五分 | 五分 | 五分 | 二角 |
| 一角 | 二分 | 二分 | 二分 | 一角 |
| 五分 | 一分 | 一分 | 一分 | 五分 |

另加贈品寄費二角
二分半郵票代洋九
五扣算外國郵票不
收

定報單

逕覆者讀

貴社通告藉悉小說新報第四年繼續出版茲寄奉大洋

角 分至希

察收預定(自第 年 期起至 止)

份按期寄至

查收為荷此請

省 縣

元

小說新報社照

啓

月 日

袁 項 城 女 家 族 全 體 合 影



方蘭坻山水册頁

(十二)



萬樹松陰合

一山宮使鐘

表慶成十兆

月既望垂於

井研齋

方蘭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北京名花愛琴小影



上海名花鴻雲蘭小影





小景傳
即世山
去半昔
見于尚
靜高仿
筆一角
方蘭

蔣恒軒花卉真蹟



吳興陳氏珍藏

短篇



小



說



短篇小說

怨情 妾之罪

(指嚴)

噫嘻。妾今嫁矣。幡然大覺悟矣。京師之行。非偶然也。前之怨天尤人。至此都消歸烏有。且以為妾之孽。由自作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妾之求勝愛好。實皆妾之大罪也。雖然。妾初入都門。宵仍挾一求勝愛好。誓不得遂。願不休之念而來。憶妾甫下車。為客歲之春仲。其時僅一嫗攜一兒相伴。頭如蓬葆。衣有補綴。痕見者為之惻然。初入京師。樂籍不諳。規例往往為同輩所擲。揄又因地非高級。客盡生張門前。冷落車馬。稀夜靜。無聊與嫗相對。歎歎。商量作歸計。嫗太息曰。吾早勸姑姑戢影鄉廬。擇一買人子。或多牛翁作家。計僕僕風塵。愛慕錦衣玉食。未知福命何如今來。此土舉目無親。了不知何日得遇。施財尊者如意。耶。君也。妾奮然曰。兒雖陋。自問尚不至遭人白眼。子姑待之行。看運轉時來。纏頭錦。礙足金。一生且吃着。不盡嫗默然。無語。點首微嘆。妾是時驕矜之心。忽從憤激中引而愈高。以為美譽榮名。歷歷在耳。何遽不若漢彼八埤名花。妾已略睹。自謂差足勝之。苟獲如甲乙諸客一人來者。略施小技。即足以牢籠百態。他日有貴姬命婦之資格者。安知非即妾也。自是輾轉搆思。似醉若夢。終期偶得一當。無何某庚至矣。庚雖無翩翩之度。而年甫壯。體幹中人。量其資不足敵甲。輩願熱心於妾。時出奇羨相餉。妾在困阨中。驟得此寵。亦殊

心。感。意。滿。且。語。操。鄉。音。萍。水。相。逢。乃。屬。里。人。子。尤。爲。不。易。得。也。於。是。乃。又。以。念。甲。痛。乙。之。心。移。注。於。庚。之。身。庚。買。人。持。籌。握。算。衣。食。才。給。驟。獲。此。奇。遇。樂。不。可。支。家。有。結。髮。艱。於。嗣。續。以。妾。之。誠。懇。相。待。也。意。欲。納。小。妻。爲。借。老。計。囁。嚅。語。不。敢。縱。探。妾。意。妾。飽。經。世。患。知。驟。絕。之。無。後。援。可。繼。非。策。乃。故。作。甘。詞。以。糜。之。實。則。妾。鄙。其。人。所。揮。蕩。者。甚。不。足。以。饜。妾。意。况。妾。抱。求。勝。愛。好。之。本。意。非。兩。種。人。不。能。動。毫。末。一。縱。情。揮。霍。不。吝。千。萬。者。一。勢。宦。顯。赫。態。度。閑。雅。者。庚。皆。非。其。倫。妾。安。得。舍。身。以。徇。之。所。以。不。欲。遽。絕。者。借。以。慰。此。過。渡。之。時。代。而。已。而。庚。不。悟。妾。自。謂。得。計。搜。括。其。資。腴。剝。其。膏。血。不。兩。月。而。窮。態。漸。不。可。掩。忽。有。某。辛。者。至。顛。倒。迷。惑。頗。類。甲。與。丙。丁。且。囊。中。殊。不。羞。澀。妾。爽。然。曰。苟。有。是。庚。可。逐。矣。於。是。辛。果。入。彀。乃。疎。庚。庚。悲。恐。至。於。涕。泣。是。時。妾。心。如。惡。魔。藥。又。食。人。盡。骨。肉。猶。未。饜。飫。蓋。經。一。番。挫。折。長。一。番。罪。惡。較。昔。之。易。動。情。感。轉。念。愧。怍。者。不。啻。小。巫。大。巫。之。別。矣。庚。既。知。不。容。於。妾。遂。巡。去。不。復。來。而。辛。得。優。游。恣。肆。以。展。其。肉。慾。而。妾。遂。亦。有。取。求。無。厭。之。目。的。物。第。辛。雖。富。家。兒。鄙。吝。本。自。遺。傳。性。不。至。萬。急。不。肯。解。慳。囊。其。意。欲。攬。妾。歸。於。其。室。而。矚。妾。空。乏。有。所。挾。持。以。相。嘗。試。妾。惡。其。狡。獪。亦。故。縱。擒。以。迎。拒。之。不。令。悉。稱。其。意。辛。乃。怒。曰。吾。不。惜。捐。金。奉。子。而。子。常。作。色。向。人。謂。吾。不。得。美。婦。人。耶。立。趨。東。鄰。挈。妖。姬。至。且。灼。灼。相。視。妾。雖。負。氣。而。妬。念。頓。熾。然。求。勝。之。心。甚。盛。乃。亦。怒。容。相。向。不。肯。媿。謝。既。而。辛。屈。意。求。和。蓋。未。能。忍。置。妾。也。妾。洞。其。隱。愈。肆。驕。戾。要。求。奇。苛。辛。卒。從。妾。之。條。約。復。修。舊。好。相。安。者。彌。月。在。辛。意。自。此。可。獲。妾。心。南。人。不。復。反。矣。不。知。妾。前。所。要。求。止。得。其。十。之。二。三。寧。能。滿。志。行。復。要。索。如。故。雖。然。妾。之。所。以。若。此。者。乃。實。愛。好。心。之。反。動。力。未。嘗。有。意。害。人。但。以。爲。其。人。既。有。情。於。妾。卽。當。如。妾。之。意。能。如。是。妾。亦。當。鞠躬。盡。瘁。以。報。之。否。則。爲。德。

不卒。反而成仇。昔人謂愛盡生孽。恩極成仇。妾之行爲實乃類是。又妾意好人體諒而不能體諒人。嬌癡之習醞釀已成。自然詎能驟改。是以欲出火坑而愈益深入。欲登彼岸而愈益遠。距清夜怨艾呼籲天地父母而不知習性之魔障。有以蔽妾之聰明奪妾之幸福。惜無慧眼毅力以摧破之。也是時日沈孽海中。迷惘躄直如故。有時纏綿顛倒以濫用其情終不當意。則又輕狂激發以濫肆其欲。倡亦人也。人道絕必千天怒。妾徒爲求勝愛好之念所蔽。實非甘絕人道者。故彼蒼終不負妾而否極泰來。使妾念一轉覺悟。正理妾之好運漸來。所謂渣滓盡淨清光大來爲期蓋不遠矣。辛旣知妾不易填慾壑。意快快漸事疏遠。妾乃大悔。意亦思有所補救而靳於自屈。卒不得達。辛遂絕迹。然後得某壬某癸壬以謀官事淹留輩下。其人儀表不俗。圓融周密。出詞慎重。多忌諱。殆時髦派之舊官僚運動之暇浪迹八埭看花。幾徧而獨鍾愛於妾。謂妾能解人意。饒風格。妾亦喜其譽已而曠之朝夕。燕處茗酒相屬。其熱度幾如乙。顧壬更事多熟諳世故。探妾野心勃勃不易馴伏。乃限制其金錢支額。不肯妄事揮霍。細察其所應付。幾無一縷一文之浪費。可謂精密老練。然妾受此教訓於用財上之知識。實覺進步不少。嘗謂妾曰。官場猶娼寮也。惟熟於公事者乃能左右舞弊。以取資財充囊橐。否則妄思染指。金未入握而指摘紛來。反致身敗名裂。而後已。故貪墨之官皆幹才。蠱惑之妓必名娼。卿之才質則辨慧矣。而不善用雅不喜觀人於微。中人之肯當夫酒酣耳熱之際。輒痛快淋漓以求自適。此非倡道也。其屢遭顛躓宜矣。今而後其留意。悛改則既可。得財自潤。復不難擇木而棲。大好韶光。慎勿虛擲。吾愛子之言。盡於此矣。妾憬然覺其詞之中病。然習慣固人未能驟變。一日從容進曰。君之愛妾至矣。匝月以來。屢割棄所愛。以從妾。妾銘感已甚。願終身從事。

如拜良師。君其有意乎。王曰。否。否。吾固不吝千金。爲子脫風塵之厄。顧子名心未盡。必非能治家人。生產者。吾於此奔走。有日。尙未得一官。安能載豔以歸。受室人之交謫哉。休矣。請爲賦。友勿復及。此妾唯唯。而心憾甚。以妾高。自期許。未嘗肯屈一語。以求人前。此甲乙等。皆宛轉要妾一諾。而不可得者。今乃自露其意。反遭屏斥。何今昔之大不侔也。於是一隙之明。復爲冤憤之氣所蔽。塞自思身世。若此。終不稱妾意。則惟有從王之言。研求蠱惑之道。以達攫金之目的而已。若夫擇木之說。徒成幻想。王殆突梯其詞。以欺妾者。妾果得財。足以自給。終其身於倡。亦良佳。否則長齋繡佛。亦可自了。胡爲硜硜用情於空際哉。維時持念三變。每况愈下。而王之教訓。非惟無益於妾。反足增妾之罪過矣。無何。癸以美少年來。風情突過於乙。時妾已狂惑。持自殺之快活主義。以與世搏戰。謂非輦金而來者。卽面首入幕。以快目前之肉慾。人生如白駒過隙。自苦何爲。天不許妾爲良家婦。機緣屢舛。歲暮矣。其待塚中枯骨。然後行樂耶。遂竭意與癸。曙壬微知之。殊不怒。妾益喜。自負以爲由己操縱也。顧壬財常不足以供妾之揮霍。癸又無資。僅修飾容顏。卑詞下氣。以博妾之歡心。美譽甘言。紛觸耳鼓。而經濟日窘。生事日艱。負債之數。一如在滬時。偶一念及毛骨俱悚。無術自爲解免。則引杯求醉。至於哭泣發狂。而後已。嫗見妾狀。大懼。急招妾之父及女伴。咸來勸勉。妾置若罔聞。形勢乃日險。愚忽有子丑二客者。適丁是時。顧妾而悅之。丑饒於財。強仕幹練。有購姬娛老意。屬意於妾。妾惡其不韻。不之顧也。惟子則體態品格高雅。華貴而性情伉爽。輒周人之急。甫相識。聞妾爲債家所窘。卽慨然出百金爲之折券。妾感之甚。以爲夫夫者。殆妾終身仰望之人矣。於是歡若平生。無不傾倒。酒闌燈施。促膝談心。子乃謂妾曰。觀卿辨慧。似非不知所以自處者。而乃甘此如飴不

以爲汚何令人惶惑不解也。卿色固未衰而累歲風塵嬌姿暗換以卿所贈昔年之小影與今日容顏相較其消損至若何程度不待吾言而卿漠然不動於心絕無欲求解脫之意何愚闇至此也。且吾聞卿前日歷述所遇之人非無當意者而坐失機會意欲何爲妾聆言不意其深入至此不覺顛爲之赤有頃始悟詞之懇切泪晶瑩欲奪眶而出乃哽咽答曰妾雖闇未嘗不解此顧天之所以困妾者使妾如蠶之入繭蛛之居網宛轉不能自脫設令天心仁愛稍畀妾以轉旋之餘地者妾今日必不在此藩溷中君固憐薄命者亦幸垂諒勿加峻責子正色曰卿誤矣不責己之外謬而惟怨天尤人此所以至死不能解脫也卿毋躁吾爲卿釋之夫卿之遇甲一嬌癡小女子中無所主固不足責但二千金甲所能辦得卿片言事卽諧矣而卿嫌其老甘心污賤一罪也然猶可謂少年心性輒喜齡貌相當亦人情耳而乙則年少且多情者也卿固言其人雖死今憶及之猶怛怛心動乃約期不踐徒以貪貨故甘爲假父所播弄多情者固如是乎昔俠妓從人雖荆布茹苦而不悔始足以當情之一字而卿不諒乙之艱困臨歧攫金愆期不赴竟致人於死二罪也語至此妾淚不可仰幾致暈仆子爲之拭淚曰觀卿傷心甚矣吾其不復道可乎妾急止之曰否否妾自傷耳非有恨於君言也請更詳之子續語曰卿由甬抵滬丙乃遠來就卿其有意可想卽戊己中亦豈無有心人者而卿戀假父以絕之果孝思乎抑欲攫人之金錢以銜己功乎卿自捫心恐百喙難自解也三罪也入都而遇庚雖買人子不足以滿卿意然其人吾固識之尙足以贍家室得溫飽而卿鄙之夫名士之慕風雅求虛榮無益於世而有害於己尙爲天下後世所詬病君子猿鶴爲亡國大夫則有餘何所樂而崇拜之也且官人齷齪勢宦昏蒙有過於買人子而卿不知鄙獨鄙閨中人耶

夫亦以金之多寡而上下其手耳。苟論品格優美，則必先捐其拜金主義。而卿不然，則何賈人子之足鄙。彼既無嗣，卿爲之誕育麟兒，卽他日之誥命夫人矣。而卿終絕之，使人懲妓德之不良四罪也。至於辛雖工於心計，待卿殊不薄，且有意脫卿於阨，而卿乃日挾其敲剝之念，以臨之求全責備，甚於他人。猶喋喋言與彼無緣，實則卿之不肯諒人，已臻極點。辛之不能媚卿，當別有在，而適逢卿怒，竟致過情之施與不獲享同等之酬報。卿之待辛亦太酷矣。而實則卿之一生幸福自此消磨過半，蓋卿固謂彼無家婦一妾，瀕死急欲與卿諧伉儷，此固卿所求之而不可得者。無端盛氣凌之以自擲，此大好機會，試反思之，能無悔恨五罪也。若夫壬實非無意於卿，也不過閱人多籌思至熟，卿之短長爲所洞悉，故作滑稽諷刺語以動卿。卿雖有意，彼恐爲多情所累，而卿之慧不及此，不思自反轉而橫決，彼且謂不幸言而中，以卿終非好相識也。遂忍痛割愛以絕之。卿反暱小子以傷其心，彼明達人豈屑與妖童爭一日之苦樂哉。卿自此性靈汨沒，江河日下，予欲無言矣。六罪也。此六罪者皆卿一念求勝愛好不行正軌而妄事紛逐所致。夫求勝愛好本佳事也，而背正軌事紛逐，則人格日以污下，幸福日以消滅。長此不悛，人將唾棄而不顧天之阨之固其宜也。呼籲何益哉。卿聞吾言能幡然覺悟，則尙有後福。慧業光明，指顧間卽判天堂地獄。苟終執迷永淪孽海，請從此辭，不敢復相顧矣。子說甫竟，妾心地忽了了，絕不以酸責見，怒立起，斂衽謝曰：君之曉諭洞見表裏，妾畢生禍福在此一轉移間，請君更進一籌，以今日現狀欲求腳踏實地者，計將安出。子曰：卿嫁乎。曰：嫁。曰：以何爲目的。曰：本擇人耳，然以負債累累，故非金錢不足以解此阨。子曰：然則卿其注意於富有金錢而爲人長厚不欺者可速決，毋失機會。妾乃整衣縱體而進曰：妾自墮落風塵，閱

人不知凡幾而溫惠明達無若君者君雖非富有金錢而有才如此豈遂長貧賤君苟垂憐爲妾拊搗千金以了宿逋卽願執箕帚展衾褥以終餘生他非所望子聞妾語仰天大笑曰卿又誤矣吾之曉曉者乃爲己身說項耶無論吾飄零琴劍囊粟時空卽休交友贈金可以爲卿脫阨而伯鸞廡下顧念糟糠安能爲卿作厮養况卿之朝歡暮樂持梁曳執已成習慣雖自傷命薄甘作小旱而欲親操井臼與傭僕雜作卿能之乎縱卿能刻意爲之吾何忍哉休矣請言其他吾爲卿決之是時妾心如轆轤志忑移晷終不忍有言相顧歔歔而罷越一日復請於子子正色言卿若復言吾卽訣別妾牽衣令止乃述丑之爲人尙有宿約妾因其樸愿無才思因循未諾耳子大喜鼓掌曰此正吾所謂造卿幸福者也謹爲卿賀得佳壻妾猶忸怩曰君勿爾擲揄所不勝子起自誓出自至誠且曰吾寧不願與卿諧白首願爲卿計爲吾計勢皆不可故割愛而爲此卿其速覆丑卽日踐約毋誤時機也妾坦然諾之蓋妾性素伉爽子所深佩斷不可以兒女纏綿孳妾之特性遂珍重而別越日復邀子來妝閣執手嗚咽曰詰朝與丑偕行從此侯門陌路不能與郎長相見郎其自愛毋以妾爲念子長揖答謝絕不悽戚且勉以勿墜初志妾敬佩其言自是妾之罪遂告終

指嚴曰某子誠花叢生佛也乃以廣長舌度人不獨花叢今之處世者靡不當作如是觀

鐘 詩 軒 雨 話

(葵 蔭 郭)

妾
之
罪

●秋王瓜 蟹 (分詠格)

遲。生。苦。菜。經。霜。老。 肥。逐。蘆。花。出。水。鮮。

●李香君 秋草 (分詠格)

血。染。桃。花。凝。扇。底。 影。和。桐。葉。委。窗。前。

●康有為 關雲長 (分詠格)

扶。清。態。 助。漢。威。名。怒。插。刀。

●小蘭 (碎錦格)

百。首。新。詞。花。蕊。詠。 十。年。小。別。木。蘭。征。

●葭 六 (嵌字格)

漢。家。曾。置。葭。萌。縣。 宋。代。初。修。六。塔。河。

奇情
小說
假鳳虛凰

(瘦鵲)

英國名小說家威廉勒荷氏原著

一日爲去年耶穌聖誕節。吾以夜中自桃佛出發。渡峽赴法蘭西。此一夕者。吾畢生永不忘。蓋吾假鳳虛凰之孽緣。卽亦肇端於此也。夜過半。已至喀萊。獨坐一咖啡店中就晚餐。狀至安閑無倫。是夕吾本欲赴赫德福歐埃友人宴會。度此佳節良宵。願乃爲三巨函所梗。遂亦不果。此三巨函者。爲國王御書。上加藍色之線。并有黑漆火印。絕巨。吾卽銜外交總長命。懷函啓行。將赴比京。蒲羅塞德京柏林。俄京聖彼得堡。分致駐比大使孟德高米來勳爵。駐德大使柏來斯培貴族。及駐俄大使却龍納勳爵。事關外交大計。愈於星火。蓋以是時戰雲漠漠。已露其端。而吾輩之爲國王密使者。則亦疲於奔命。日夕跋來報往於歐洲諸大國間。不遑寧處。卽一日中之生涯。亦瞬息萬變。時登輪船。時入火車。時在使館大宴會中。時又翩翩而入跳舞之會。卽此行樂之事。亦須聽命於人。初不自由。似此生活。殊令人懨懨生倦矣。晚餐既竟。卽登火車赴比利時。彼三巨函者。方在吾衣內。巨紳之中。裹藏甚密。吾所坐爲睡車。願以身懷要函。睡魔亦却避而去。合睫者久。不能入寐。因卽行囊中出一法國小說。展卷讀之。讀半小時許。斗聞門上有剝啄聲。啓關視之。見有一短小精悍之人。挺立門外。雙睛黑如點漆。熠熠有光。被黑色長外衣。冠一硬冠。吾諦視其面。諗爲故友。盜利加苔。任職巴黎警察總監。聲聞頗赫奕。盜利加苔力把吾手。操法語呼曰。屈斯却姆大佐。吾知君必未入睡。故來相擾。君曾入睡否。吾曰。未也。吾人在旅行中。萬不能安然入睡。然君奚爲在是。盜利加苔含笑答曰。吾以困居巴黎者久。故小作旅行。且得一形跡可疑之人。追蹤其後。觀彼作何

行動。然吾或有誤。亦未可必。吾曰。此事頗有興會否。蓋利加荅曰。事甫發動。安有興會可言。今茲但有嫌疑而已。特君近狀奚若。仍往來旅行如故耶。吾應之曰。然。此一月。中往西班牙馬德里者二次。往俄京聖彼得堡者一次。今又夤夜出發。首途赴俄羅斯聖誕佳節。虛度於火車之中。吾運蹇極矣。蓋利加荅聞吾語。拊掌噓嗑而笑。繼卽傍吾同坐。各出紙煙吸之。且吸且談。至於法比交界之地。吾友爲人絕和藹。好諧謔。居恆突梯滑稽。出語多奇趣。平日交遊既廣。閱歷亦富。各國皇族來遊巴黎者。亦必以彼爲護衛。蓋其精警幹練。夙有聲於西茵河畔也。凌晨三時半。車至培修火車站。蓋利加荅卽致聲珍重。握手別去。已而車輪復動。疾行如飛。至白朗丹。已入比境。關吏來驗行囊。粟六可十分鐘。車乃復行。將過都奈挨司音琴三地。始至蒲羅塞。吾獨坐無聊。復取小說讀之。讀未幾。忽聞鄰室中有笑聲。如鳴銀鐘。度必出於美人檀口。故乃媚妙絕倫。笑後與車人語。厥聲亦媚。吾心好奇。頗欲一窺個人果作何狀。因拋書而起。啓扉外。見鄰室中有一長身玉立之少婦。年事可二十有二。冠皮冠。御黑貂旅行之服。手中攜一深碧色革囊。外此別無他物。吾見其貂裘頗覺觸目。動心惟燈光暗淡。玉容殊不了了。因矯爲覓物之狀。突入彼室。匆遽中幾相撞而仆。彼美徐引其橫波之目。微微睇吾。吾遂得見其玉容美乃無藝。因念巴黎羣芳見之。當尖色長途中。如得美人爲伴。寧非一生奇福。然彼此非相識之燕。此樂又安可得哉。斯時車又至一車站。少停。吾因退入己室。瞥見月臺上有一瘦長之法蘭西人。位立若有所待。其人顴骨外突。雙睛內陷。虬髯繞其頰。輔蒙茸如亂草。憶傍晚在却林克洛司登火車時嘗見此人。至桃佛彼亦與吾同車。後此登舟渡峽。亦時遇此人。觀其爲狀似頗注意於吾者。今者往來於月臺之上。似又於窗中窺吾。於是吾乃痛恨斯人。

至於刺骨。已而車復啓行。遂不之顧。倚身於榻。又取小說讀之。車行既迅。窗扉皆震。吾漸有倦意。因合睫少息。方是時。忽見彼美。彥扉而入。姍姍至於吾前。波眸流動。作震恐之色。嘶聲低語曰。先生幸恕。吾入樓。吾心至歉。然如聞吾陳情之辭。當亦憐吾細弱。加以援手。適者見君闖入吾室。即欲以此相懇。第以生小。羞澀。殊不敢。孟浪出之時。吾已自榻上踴起。挺立其次。彼美如花之面。湧現於燈光之下。益覺娟豔絕世。因問之曰。女士將以何語見白。彼美嚶嚶答曰。吾之冒昧。入擾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適見君貌至誠厚知。爲有道之士。因欲得君援手。出吾於絕地。吾誓折曰。苟能相援。無不盡力爲之。然女士芳名云何。敢乞見告。彼美微俛其首。嚶嚶答曰。吾名庇勒爾。即綺麗。庇勒爾是。君當識之。吾定眸凝注其面。喘息言曰。爾即綺麗。庇勒爾何事至此。詎不畏捉將官裏去耶。彼美色變曰。吾惟畏此。故不揣冒昧。乞君相援。吾事。君當於新聞紙中見之矣。讀吾書者。如一檢巴黎報紙。當有「麥卜夫街血案」五字。入君目。查即倫敦報紙中。亦復縷記其事。此案發後。巴黎之人。無不神聳。街頭巷口。紛紛聚論其事。一來復前。麥卜夫街一巨廈中。乃有血案出現。街在哀爾西及阿爾麥二街之間。亦著名大街之一。死者爲巴黎富豪挨爾白尼男爵。胸次中三彈。遂至於死。有二證人往報官中。謂此兇手爲一女子。名綺麗。庇勒爾。是夕嘗來邸謁男爵。狀至詭秘。後坐汽車疾馳而去。而男爵尸體亦發見。尸次有手槍。爲兇手所遺。後有槍肆中人出言。此槍確爲彼肆中物。數日前由庇勒爾女士購去。顧此庇勒爾女士者。已如天外冥鴻。不可蹤跡。全歐警察。幾將踏遍歐洲。大索其人。孰意此時。乃亭立吾前。作楚楚可憐之態。且此美人不特爲殺人犯也。亦爲巴黎巨竊。猶憶傍晚。自却林克洛司附火車至桃佛時。嘗於車中讀泡爾毛爾報。報中言巴黎警察。已探得綺麗

庇勒爾亦爲賊黨中人。常出入各國旅館。施其祛篋之術。而火車輪船中。亦時時有其蹤跡。三閱月前。透林火車中有薩惹諾夫郡主者。失竊珍飾數事。代價共二百金鎊。亦爲此女所竊。其爲人絕活潑。美而多智。故每有所事。無不告厥成功。云。吾對此美人。諸念紛起。斗覺其頰。痕眼波已攝。吾靈魂而去。神少定。卽訥訥言曰。吾將何以助女士。彼美立曰。先生聽之。吾此時危機一髮。已瀕絕地。緹騎遍全歐。恐將捉入官中。故不得不乞援於君。俾得出險。吾於事後亦嘗一至英倫。昨夕去倫敦潛歸法境。乃於喀來車中忽見巴黎警察總監。盜利加。蒼途次。心滋惴惴。恐彼已識吾矣。吾卽答曰。加蒼但有所疑。尙未識女士。彼嘗來此與吾閑談。謂得一形跡可疑之人。追蹤其後。顧猶自疑爲誤。因於培修火車站下車而去。彼美吐氣言曰。彼既不吾識。吾心殊慰。否則吾將喬裝以愚彼。目。吾曰。女士在此車中。加蒼初不之疑。然女士此行安往者。彼美微喟曰。吾不知也。今茲但欲得一窮鄉僻壤。用爲匿迹之地。吾自事發以來。窘困已極。中宵慄慄。往往不能入睡。語至是。詘然而止。吾凝視其面。悄然問曰。然則發槍殺男爵者。果女士耶。彼美夷然作弗屑之狀。悻悻答曰。胡云。男爵。彼亦鷄鳴狗盜之流。其名譽之劣。在巴黎爲第一。惟於社會中。蒙男爵之假面。自處於縉紳貴人之列。實則黨同盜賊。多行不義。吾輩冒險盜得寶石珍飾。而彼則以賤值購去。既復轉售於阿姆斯特丹。寶石商人獲利無算。事發之夕。吾以弗勒興哈姆白道中所得鑽石。登門求售。而彼所出代價。僅及原值五十分之一。且欲詐吾大寶石八顆。據爲已有。吾怒斥之。彼卽肆口辱吾。謂將執吾付諸警察。吾爲自衛計。遂槍殺之一。來復前。彼又陷吾情人。其他被陷者。亦正不可勝數。吾之殺彼。彼實罪有應得也。吾曰。然爾如墮入警察手者。又將奈何。彼美引眸前注。決然答曰。吾死耳。決不令警察之

手觸及吾身。吾殺挨爾。白尼自問。初無愧怍。彼罪上通於天。已在不赦之條。吾之情人。且與吾締同心之結矣。今乃爲彼所陷。禁錮十年。年蟄伏鐵窗之下。如何能堪。且彼自爲巨竊。尙以同類爲孤注。吾而不殺其人。法蘭西且無寧日。然吾殺彼之後。人又羣以罪人見。目來日大難。吾亦不知死所矣。語次嚶嚶。泣不已。吾夷猶有間。發吻言曰。茲事體大。吾誠不知何以助爾。然爾猝離倫敦。又奚爲者。彼美立曰。倫敦警察均極能敏。吾非英人。且爲若輩所疑。惟比京蒲羅塞城中。實爲亡命客。逋逃之藪。故舍彼卽此。以避奇禍。先生仁者。能否助吾一臂。且言且以妙目。睽吾目光。溶溶然爲狀。滋切已。而又曰。吾雖有罪。然亦與尋常殺人越貨之流有別。且爲情人復仇。情有可原。而彼儉一死。亦爲世界中去一大慙。巴黎之人當感吾不朽耳。斯時事已至白新琴火車站。十分鐘後。卽可抵蒲羅塞。私念此女乞憐於吾。懇到已極。雖犯殺人。之罪。冒天下之不韙。而聆其所語。亦不無可原之處。吾如岸然不之助者。在勢必且自殺。煮鶴焚琴。吾又胡忍念。旣則復微睇其面。彼美波眸。沈定似方盼吾。一諾而憂戚焦悚之色。亦並現於神宇。吾見此狀。已不能峻拒其請。因出名刺授之。示以默許。彼美大悅。忽問吾曰。先生有室。未吾笑答曰。尙未有室。獨身之光陰。亦足云樂。然女士胡事問此。彼美略夷。猶始嬌然作倩笑曰。吾適得一策。似足以致吾於安全之境。然君聞之。或將目爲荒誕。吾亟曰。請示吾以策。彼美忸怩曰。吾欲於一二日間。權爲君之夫人。卽此假鳳。虛凰已足。出吾於險。吾鼓唇不語。自忖今日嘉節。冷漠殊甚。詎上天憐吾。故欲爲吾渲染之耶。因亦含笑答曰。偶亦爲之。亦無不可。吾輩姑逢場作戲可耳。惟吾方以要事赴俄。殊不能淹留於此。彼美立曰。此事得君見許。吾心滋悅。卽此一二日間。得爲屈司却姆夫人。亦榮幸極矣。言已。立以纖手授吾溫軟。乃類

春綿至是吾已色授魂與。雖欲拒絕不許亦不可得。因出標紙書屈司却姆夫人數字黏其行囊之上。既至蒲羅塞。卽命車站中廝役爲吾二人將行囊出至站外。彼美忽曰吾在倫敦時有良友爲吾畫策。謂有友人居此間。路易瑟街吾抵此後卽可在彼小住。今吾輩卽往路易瑟街可乎。吾念此時方凌晨六時。赴使館須十時。此四小時中卽與彼美周旋。觀其色笑計亦良得。因悄然答曰如女士命出車站時。又見彼瘦長之法蘭西人。裹長外衣潛躡於後。尋見其折入站中。似欲購票他往。吾因不復顧及其人。挾彼美匆匆而行。未遠得一馬車。卽相將登。疾行久之。始至路易瑟街。彼美指街角一屋示吾。屋小而外觀頗雅潔。旣擊鈴。有中年之比利時人出而啓關。口角間微有髻。被一長衣。彼美授以書。卽導吾二人登樓。室中電燈尙明。弄影於承塵之上。彼美去花冠掠其雲鬢。卽作嬌情之態。投身一圈手椅中。嚶嚶如啼鶯。曰。茲事饒有奇趣。殊令人忍俊不禁。吾曰。吾亦滋欲久淹於此。俾爲爾伴。第以要事羈身。至九時卽行。爾匿迹於此。非夜勿出。以後少將慎當能避警察之目。他日吾返倫敦後。則請時時惠吾。數行告吾以平安消息。於是吾又出一名刺授之上。標俱樂部地址。彼美歡然言曰。屈司却姆先生。吾不知如何始足謝君猥以負罪之身承爲援手。如海深恩。沒齒不敢忘矣。吾不知所答。微睨案頭。見有隔日之新聞紙一封。封面大書曰「麥卜夫街血案……倚麗庇勒爾仍無踪影」。吾因微睨彼美。齟齬而笑。四顧室中。則頗現蕭索之象。室大而空氣殊閉塞。窗皆嚴閉。且加鐵梗。桌椅均羃綠絨。爲蠹魚所蝕。敝舊不可屬目。外觀旣雅潔而內容乃腐敗。至是良可怪也。更視鄰室。似爲就餐之所。隔以門帷。黦黯不透天光。乍見之。幾疑此中伏有鬼物。將突出撲人者。時彼美方下樓。惟吾獨坐室中。中心忽慄慄。如有所懾。蓋此一夜之假鳳虛風亦殊

奇詭不可思議也。須臾彼美復亭亭而至。貂裘已去。易一碧絨之服。微笑言曰。君飢未。吾已命人具晨餐矣。吾嚙默唯唯。彼美則啓其行囊。檢視囊中物事。出一銀蓋方瓶。置於桌上。瓶中有白色物。似爲聞鹽。檢已復坐椅中。伸其纖足。而文履羅襪。遂亦現於裙底。喟然言曰。吾不知伏居是間。能否不爲蓄禍所及。吾溫言慰之。彼美狀殊刺促。取聞鹽瓶於手。徐背其身。似方接之以鼻。而吾於斯時。亦微聞鄰室中有行動之聲。顧門帘。悄垂如故。聲亦立寂。彼美展其玫瑰之頰。含笑謂吾曰。君曷一聞聞鹽旅行中。勞頓之餘。聞之心脾俱爽。故吾每出必挾此物與俱。且此室殊悶。損君亦覺之否。吾受此瓶。卽以鼻觀接之。而一剎那間。呼吸立促。頭腦亦昏昏如霧。雲霧喉際。忽收縮。心已停。而弗躍。吾窒息大喘。欲得空氣。以蘇。吾困喘少間。則縱聲作怒呼曰。嗟夫。天吾中毒矣。咄爾女魅。胡事必欲陷吾於死。呼已力把桌邊。弗釋。而藥力已發。遂仆於地。仆後。見有二人之面。俯而視吾。一爲彼美。一卽彼中年之比利時人。二人神宇泰然。似有得色。已而吾身似已騰入重霧。一無所覺。是日傍晚。始徐徐而蘇。張眸四矚。似在醫院中。有看護婦冠白冠。儂其身視吾。且見使館中參贊罕奇。克立福君。方立床次。外此尙有一人。則道中屢屢躡吾之法蘭西人也。克立福歡然呼曰。屈司却姆。君胡不幸至。是此次九死一生。危險至矣。吾瞳目停注其面。愕然問曰。吾胡爲在。是克立福引彼瘦長之法蘭西人。面吾曰。老友。此爲巴黎蘇立堆偵探部中之庇爾耶白德君。彼當語君以狀。吾以手拊額。喃喃言曰。耶白德。耶白德。是非巴黎名探耶。法蘭西人悄然答曰。然。耶白德卽爲賤名。一昨吾自倫敦返巴黎。遇同事蓋利加。苦於途。彼卽指君告吾。并指一比利時婦人。令吾注意。其人名馬麗密娜。爲德國間諜。夙以刁狡著稱於時。加苦至培修後。以事他去。吾則仍躡彼婦之後。窺其行動。

後此彼忽闖入君室。冒爲綺麗。庇勒爾以柔情動君。乞君庇護。彼之所語。吾在鄰室中。一聞之。吾立曰。君果聞之耶。耶白德曰。然。彼嚮壁虛造語。亦頗足動聽。後且以君爲夫。而君亦婦之矣。抵蒲羅塞。後吾復躡爾二人。至路易瑟街。方欲召比利時警察入捕。而君已嗅其聞。鹽知覺。盡失此鹽。吾已得之中。有硝質其毒。無倫彼婦意中。卽欲陷君於死。然後盜彼要函。以去英政府之機密。旣爲彼得。彼又可報命於德國。庸懋賞矣。吾支身欲起。喘息間曰。然吾要函。或未失耶。耶白德曰。吾語猶未竟。君其少安。毋躁。爾時。吾挾三警察。潛入屋中。躡足登樓。彼婦已自君衣中。盜得三函。吾趨前執之。彼婦忽探懷出藥丸。自吞數秒鐘。後仆地立死。尙有一比利時人。爲彼同黨。厥名潘林。兇暴如怒獅。出槍三發。三警立創其一。而此傷人亦出槍。還擊。卒乃殪之。克立福欣然顧吾曰。屈斯却姆老友。爾其善自將息。勿鬱伊自苦。此次爾爲婦人所愚。後當嚴爲之備。彼三要函者。幸賴吾友耶白德力。已在使館中。俟君驚魂少定。卽可啓行。惟尊夫人已死。君或不勝悼亡之感耳。語旣嗑嗑大笑而去。六小時後。吾已復元。遂首塗赴柏林。及聖彼得堡。以了吾事。今事閱一年。而吾心坎中。尙憶彼瓊花璧月之美人。弗能遽忘。一如當日相對火車之中。聽彼鶯聲。嘖嘖嬌呼。吾夫也。

清代 胭脂井外史

(少 芹)

戊戌變政。德宗雖從康有爲等之請。然其中贊成而懲惡之者。則固大有人在也。其人維何。蓋珍妃是然。妃由是觸那拉氏之忌。其後卒演成埋香於胭脂井慘劇。實張本於此舉。種種事蹟。當時知之者蓋尠。卽知之亦未得其真相也。今泚筆記之。足以補史家之闕焉。妃之先世與愛新氏本有葭莩。誼其父錫塔德(一名錫鈞)曾襲職爲公爵。錫塔德產子女各二。皆夭。僅存其一。卽珍妃也。妃生有殊質。面皙白而瑩膩。修眉入鬢。美目澄波。望之若天上人。於女紅外。更從事詩書詞章。翰墨靡不精。故旗族贈以女參軍之雅號。年十六。應選入宮。初爲西后服役。嗣見其色。智冠同儕。乃擢之居貴人列。妃遂以身事帝矣。初德宗與隆裕后失和。居寢之地。劃分爲二。恒數月不覩一面。帝之左右。僅瑜瑾兩妃暨三數嬪女承侍而已。及珍妃侍寢。帝初目爲尋常女子。比相處久。妃乃寵擅六宮。帝行坐必與俱。視瑜瑾諸人。不啻土苴。蓋妃性極機警。以目聽。以眉視。出語中肯。要以故。獨獲帝之歡心。初不僅以才色擅長也。帝夙沈毅。有爲以伏處於母后淫威之下。弗能有所發展。長日輒憂形於色。妃默窺其旨。屢以言飭之。帝初猶以爲探己者。強笑而亂以他語。迨久。察其意無他。乃微吐其隱。且叩之計。妃跪而泣曰。陛下欲臣妾借箸代籌耶。臣妾以爲陛下果欲發奮自雄者。今尙非其時。爲今計。當先籌遠禍之策。帝愕然詰之。故妃略舉宮中之見聞。以告帝曰。朕固知之。然誰是朕之腹心。卿能爲朕將伯乎。妃不答。帝再三叩之。妃毅然曰。妾何人。斯得侍陛下。已屬如天福。敢不捍衛陛下。妾爲陛下故。卽犧牲生命。亦何足惜。所慮者。陛下將來隱患。不知伊於胡底。妾不爲此身惜。實爲陛下他日悲耳。言已。泣不可仰。帝亦泣。乃攬妃於懷。慰之曰。卿勿戚戚。朕今者別

無他望。惟冀與卿常相聚首。於願斯足。妃作色曰。陛下將爲妾故而自隳壯志乎。妾爲陛下不取。帝曰。卿言朕豈不知。然大權操諸母后之手。奈何。卿有以教我。妃沈思有頃。乃作簡單之語曰。姑待時。苟有隙可乘。妾當竭盡棉力。帝謝之。自是凡有大計。帝悉取決於妃。妃代爲擊劄。頗生效力。帝嘗讚之曰。卿吾之女子。房也不數年。康有爲。請變法。自強之事。發生。

先是康有爲以變法書進呈。帝雖嘉納其議。以茲事體大。未敢遽決。乃退而謀諸妃。妃再拜奏曰。是陛下大有作爲之千載一時機會也。請速行之。脫猶豫必生他變。帝聞是慙語。喜甚。明日。變法之明令下矣。無何。康又以兵圍頤和園之說上請。帝復與妃謀。以決行止。妃曰。今非其時。操之過激。匪惟無濟於事。特恐巨禍近在眉睫。陛下若聽妾言。盡囑若輩姑緩。否則妾實不敢贊一辭。帝然其說。翌晨。誠康毋躁進。康一再逼迫而悚恟之。帝卒從所請。未幾。事失敗。那拉氏復垂簾聽政。囚帝於瀛台之內。而珍妃亦幽繫別室。不復與帝面矣。當妃得帝之寵幸也。瑜瑾兩妃頗懷隱妒。欲中傷之以洩忿。以妃素爲西后所信任。輒有所不敢。迨一切政務。妃爲內幕中之籌劃。瑜瑾兩妃乃於后前媒孽之。后不之信。且笑謂若個女兒。烏有政治知識。汝曹未免視彼過高。瑜瑾弗能償其欲。悔恨無旣。然未嘗一日忘妃也。此次兵圍頤和園之計未成。西后積怒之下。下令大索宮中。凡與帝形跡稍密者。殺無赦。瑜瑾於此。乃得以售其技。因潛告西后。謂變法之舉。倡之者雖康有爲。而成之者實珍妃。更械諸嬪女。使之供以爲佐證。諸嬪女不堪。撈掠謂妃。果與其謀。西后廉得其情。大怒。擬寘妃於死地。旋徇李蓮英之請。貸妃一死囚之弗令與帝見。初。錫塔德與李友善。妃之入選。李實與有力。比妃之謀洩。錫塔德慮禍及已。乃踵李氏之門。乞爲緩頰。更以明珠

五十粒爲李壽。李得厚賂。代妃求免。西后怒稍釋。妃始獲保全生命。妃被囚後。且夕思帝。以淚洗面。更製宮詞。以寄幽怨。每成一稿。輒以火燔之。不留形迹。間賄其親信之嬪女。挾密函貽帝。帝亦以書報妃。嗣西后微有所聞。下令凡嬪女出入。必嚴搜其身。由是帝與妃之音問斷絕。縱有之。亦不過口頭寄語而已。是時李蓮英欲鞏固己之勢力。遣其表娣（或云親妹）化名爲姜文璽。入宮充西后驅使。后納之。且極信任。李又詭言於后。謂帝之左右。宜有監督者。以是責畀之文璽。或可勝其任。后喜而許。可立使文璽侍帝。其實李之蓄意。欲假美人計。以惑帝。冀邀帝寵。愛復擢爲貴人之列。由此攫取瑜瑾諸妃。壇坫可以擴張。已之權勢。計亦狡矣。文璽美而智。事事善體人意。自侍帝後。出其狐媚手段。以挑之。冀達目的。帝秉正不阿。毅然峻拒。更作宮詞。以明心迹。中有二語云。「可惜君王非漢武。未能真穀解銷魂。」其情詞可爲決絕矣。會此事爲珍妃所知。泣謂所親曰。君王若此。吾死亦瞑。文璽未償所欲。因潛告李。李恨帝及珍妃刺骨。且曰。何物野狐。挾此最大魔力。使帝醉心於彼。吾誓報之。明年。后徇廷臣之請。雖釋帝出瀛台。而仍束縛其自由。帝更乞於西后。請以珍妃侍己。后初弗許。繼憫其詞旨誠懇。強允之。妃與帝共處。而監者在旁。自昕至夕。曾不能作一密切語。不啻受無形之桎梏。其待遇可謂慘矣。

未幾。拳匪之禍作。聯軍將攻破京師。西后挾帝避亂長安。傳諭擊隆裕后及瑜瑾兩妃偕行。而獨遺珍妃。妃長踞地上。精與俱。那拉氏叩以故。妃泣曰。臣妾實難舍陛下。西后怒曰。帝之外。詎無一人繫若念乎。曰。均不敢忘。西后曰。然則何以獨注重於帝。曰。以陛下爲一國之主。脫有失他日。社稷重任。誰與擔負。語至此。李蓮英亟譖曰。貴妃但知有帝。安有老佛爺哉。后頷之。叱宮人捧之下。匆匆欲行。妃膝行至帝前。牽其

衣哭曰。臣妾實不忍見陛下蒙塵乞留京。語未已。西后命人曳之去。妃不可臥地。嬌啼。西后怒。叱宮人以棒擊之。適棒及其齒。齒墮。血流殷地。妃仰天呼曰。但冀今日致妾死。妾終不忍離陛下也。言已。暈然而僵。帝親之甚悉。痛激於心。願猶強自忍淚。趨臨那拉氏前。作痛切之語曰。乞太后借衆而幸兒。願死於此。聞不去。后大怒。罵曰。汝變妖婦至此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雖然。此妖婦一日存在。則汝之心終不能一日舍彼。今若此。渠實萬不可留。余行置彼於死。以絕汝望。於是目視李蓮英。叱曰。若胡爲似木偶人耶。李會意。應聲出。執妃行。適經一枯井側。西后呼曰。是地卽渠葬身窟也。李曰。諾。乃以一手捉妃髮。一手挽妃足。倒置下。擲第聞嚶嚶一聲。可憐絕世美人。竟香消玉碎矣。時帝掩面痛哭。已而如觸電氣。似失知覺。后命宮監挾之登車行。雖蒙塵年餘。實無時不思妃。迨回鑾後。帝常詣胭脂井側。臨風流涕云。

清代 伏聞 紅葉冤史

(綺緣)

紅顏禍水。自古已然。緣是而破家亡國者。固已斑斑可攷。逮及近世。其害愈烈。五陵年少。每好浪說風流。實爲社會人心之障礙。言念及此。能勿爲之唏噓嘆息。偶憶清宮秘事一則。濡筆誌之。足爲自許風流者戒。太史某。有姪。已佚其名。甫弱冠。文名鵲起。弄月吟花。素以風流自詡。某歲。從叔寓京師。習舉子業。纔數月。卽棄去。悉舉所成稿。拉雜燒之。笑曰。奴隸文章。近之足以束縛性靈。可困世間腐儒。而有餘不能惑我狂生也。由是遂絕跡名場。終日輕裝出游。或走茶坊酒肆。問與屠沽輩。雜坐。自謂有至樂存焉。爰是都人識之者頗衆。又嘗交一宮監。蓋禁中值散差者。與某相暱。過從甚密。每舉宮中陳設及種種儀式。告之。藉爲談助。津津不倦。某輒爲神往。而以不得一瞻天家富貴爲憾。則堅泥宮監導之往。監輒婉辭曰。宮中執法嚴。事苟發覺。禍且不測。遂止。一日。監復來。顏有喜色。顧某笑曰。子願今可遂矣。宮中偏門已易。司閽者爲余素好。可無礙也。某喜甚。立從之往。旣入。第見瓊樓玉宇。金碧輝煌。爲之目眩者久之。有頃。升玉階上。重門遽闢。獸環搖曳作聲。監導某入。迴廊縱橫曲折。不知其長幾許。亦屢遇他監。此監舉目示意。或報以隱語。皆譁笑而去。無來問訊者。後抵一別院。危樓數十椽。施以彩色。窮極壯麗。其前爲廣庭。雜植花卉。時當仲春。枝頭已有開放者。右偏有小池。一繞以石欄。其下則綠藻朱魚。歷歷可數。其左則有鞦韆架。一翠索。紅繩。雙雙飄蕩。一似故置於此。爲長門永巷間之點綴品。某行久。有倦意。卽偕監坐石欄上。小憩。遙望簾內。隱約有人影往來。且微聞笑語聲。隨風飛度。篆煙一縷。則裊裊自簾隙出。繞作卍字紋。繼而簾忽四卷。有女以金盆承水出。瀉庭外。見某頗驚異。卽趨而入。某懼甚。欲走遁。監亟搖手示以無礙。繼而前女復

借一。女。出。豐。容。盛。鬢。儀。態。萬。方。作。八。旗。女。子。裝。倍。覺。亨。亨。可。人。監。見。之。趨。前。長。跪。口。喃喃。似。有。所。陳。述。且。崩。角。者。再。女。初。有。慍。色。繼。忽。微。笑。速。之。起。監。亟。挽。某。曰。此。某。貴。妃。也。慕。子。都。雅。欲。垂。詢。江。南。風。景。子。姑。稍。留。此。我。尙。有。他。事。未。了。稍。去。當。來。言。既。不。待。某。之。可。否。卽。自。他。門。去。某。無。奈。乃。前。參。謁。妃。令。婢。扶。之。起。慰。以。溫。語。囑。入。室。內。羅。幃。甫。揭。蘭。麝。襲。人。室。鋪。錦。刷。桌。椅。皆。以。楠。檀。爲。之。光。可。鑑。人。玉。碗。金。魚。紛。供。架。上。十。色。五。光。目。不。暇。給。某。至。此。心。旌。搖。搖。不。復。能。主。幾。疑。此。身。羽。化。登。仙。非。復。在。人。間。矣。

稍。選。女。坐。某。側。絮。絮。詢。以。家。世。里。居。某。一。一。語。之。女。喜。曰。儂。久。欲。得。一。文。人。爲。伴。俾。盡。訴。吾。胸。臆。不。圖。今。果。得。之。奴。子。功。誠。匪。小。暇。當。重。賚。之。實。語。君。子。妾。固。某。妃。也。徒。以。生。不。逢。辰。年。纔。及。笄。卽。奉。詔。入。宮。册。居。於。此。春。花。秋。月。虛。度。年。華。四。顧。寂。寥。形。單。影。隻。卽。偶。爾。見。君。之。顏。色。承。歡。匆。匆。轉。瞬。卽。逝。雖。隸。玉。京。帝。闕。實。則。不。啻。置。身。長。門。永。巷。間。久。擬。脫。此。藩。籠。無。如。時。機。不。遂。今。君。惠。然。肯。來。實。天。假。之。緣。也。某。諾。諾。惟。終。局。促。不。安。叩。首。辭。曰。辱。承。憐。憫。不。加。誅。戮。已。屬。萬。幸。設。車。駕。或。臨。者。又。將。奈。何。非。特。微。臣。之。肉。不。足。食。卽。貴。人。亦。恐。難。以。自。全。妃。笑。曰。是。可。無。慮。邇。來。御。駕。沈。迷。某。院。燈。紅。酒。綠。好。夢。方。酣。若。此。處。則。寂。寂。空。庭。一。任。水。流。花。謝。年。去。年。來。固。不。敢。望。羊。車。之。蹤。跡。也。某。懼。稍。釋。妃。復。賜。之。以。香。茗。佳。果。皆。屬。貢。品。甘。芬。流。溢。齒。頰。殊。非。市。間。所。能。得。繼。卽。偕。之。出。庭。外。閒。眺。架。上。綠。衣。孃。方。以。喙。理。翅。左。右。盼。人。狀。頗。自。適。某。指。而。笑。曰。吾。輩。勿。宜。多。聲。憶。唐。人。鸚。鵡。前。頭。不。敢。言。之。句。當。爲。之。肌。膚。稜。稜。起。粟。而。不。能。自。斂。矣。妃。笑。曰。郎。君。何。怯。懦。無。丈。夫。氣。猶。不。妾。若。當。知。是。物。蠢。甚。教。之。周。歲。猶。似。小。兒。學。語。呀。呀。不。能。成。句。豈。能。譖。我。輩。哉。因。顧。秋。千。笑。曰。郎。君。習。此。否。某。曰。固。所。諳。也。願。呈。末。技。以。博。芳。粲。乃。攬。衣。欲。登。妃。亟。止。之。曰。是。物。高。逾。短。垣。雖。

他院亦可見之。君果貿然登者。債事必矣。誠不若妾之獨往也。遂登其上。某則與婢爲之推挽。或前或後。瞬卽翩然入雲。綽約臨風。別饒媚態。直欲爲之魂消。忽聞隔院有喚之者。曰：樂哉姊也。乘風直上。殆將捉得姮娥歸矣。妹亦無賴。甚當來爲若伴。共往謁瑤池金母去也。妃漫應。顏色遽變。亟囑婢匿某壁內。覆以錦幃。更移椅置其外。俾勿爲人所察。某伏處其間。勿敢喘息。未幾卽聞妃邀一女入室。虛與周旋。因於幃隙微窺之。則一年約十八九之麗人也。時妃喘息未定。紅上雙腮。女深怪之。故問曰：姊何爲若此。妃囁嚅曰：久不作秋千戲。便不堪勝任。胸腹作痛。幾欲下墜。女始勿聲。則相與雜談瑣事。踰時而去。妃亟喚某出。笑曰：子驚定耶。某咋舌曰：微倖哉。頃因感風喉際。作奇癢。至不可耐。幾欲作咳。苟聲一出。者吾輩皆殆矣。時天已冥黑。室中紛燃明燈。雜以華燭。銀花火樹。如入不夜之城。妃俟餐至。卽奉金樽。殷勤勸某飲。旖旎溫柔。殊令神爲之醉。三蕉未盡。玉山已頽。低移七寶之燈。借入九華之帳。麝香微度。窈妃留枕上之痕。黼帳周垂。神女入峯頭之夢。闌裏春光。不堪漏洩。大可爲廣田自荒者戒。

某自入宮後。倏忽數月。與妃相愛甚。宮婢漸有知者。則以重利杜其口。前導某入禁之宮監。則亦賞賚有加。妃嘗淒然謂某曰：初欲從君。借遁作久長計。其如防範綦嚴。終難得逞。卽幸而能遁。亦必爲緹騎所獲。寧有幸者。恐一日有變。耶君仍須舍妾歸耳。某亦爲之嘆息。居又彌月。生忽動歸思。妃強留之。密囑前監爲探某家屬可無恙否。一日前監倉皇來報曰：萬歲爺因某妃忤旨。心滋不悅。今夜或將臨此。當謀有以處某。妃急甚。幾欲下淚。曰：其往他地暫避耶。監曰：時亟矣。外間皆妒貴人者。誰不好落筭下石而肯爲援。一臂力耶。妃蹙額曰：然則姑送之暫歸可乎。某亦唏噓曰：三月歡娛。百年幽怨。綿綿此恨。殆無盡期矣。魂

紅樓夢

四

魂。有。知。當。乘。風。入。夢。來。慰。魂。念。也。起。親。代。之。拭。淚。曰。耶。勿。爾。花。前。一。誓。已。證。雙。星。有。暇。當。更。相。召。謀。續。舊。歡。幸。勿。多。作。不。祥。語。徒。傷。妾。心。某。忍。痛。應。之。仍。由。前。監。導。之。出。既。出。院。外。卽。謂。生。曰。我。事。繁。行。須。相。別。子。循。道。以。往。卽。可。出。宮。自。無。慮。也。某。諾。諾。纔。出。殿。外。遇。成。親。王。及。劉。權。之。相。國。以。其。非。宮。監。服。飾。力。斥。衛。士。繫。之。詢。以。何。來。某。面。若。死。灰。矇。不。能。聲。徧。搜。衣。畔。殊。無。兇。器。成。王。等。私。語。曰。是。人。擅。入。宮。禁。雖。非。謀。爲。不。軌。必。有。他。故。遂。械。繫。私。第。嚴。鞠。之。某。不。敢。諱。泥。首。自。承。成。王。爲。之。變。色。因。命。繫。之。獄。中。故。囑。獄。吏。瘐。斃。之。藉。以。滅。口。於。是。此。翻。翻。年。少。遂。永。爲。獄。底。孤。魂。不。知。月。夕。花。晨。猶。能。魂。入。翠。華。一。廣。其。溫。馨。綺。夢。否。耶。

清代
快聞
九龍琥珀杯

(明道)

虬髯黃衫自古豔稱試覽稗官野史往往載鳴劍飛丸之徒作鋤強扶弱之舉義薄雲天氣吞河嶽讀之令人眉飛色舞頓深向往之心泱泱者吾中國武士道之雄風也惜乎後世專制之君法網森嚴殺害豪俊務欲摧殘天下之民氣以固其宗廟保其子孫遂令游俠之風日漸銷磨迄於元明幾於強弩之末不穿魯縞矣前清康熙末年諸皇子爭立各養死士以圖陰謀於是四方豪傑聞風興起而胤禛門下網羅獨多人才稱盛其中有所謂四太保者精通劍術驍勇絕倫胤禛倚爲心腹立功甚多其名曰追風曰飛雲曰降龍曰伏虎吾友歐陽生所談九龍琥珀杯案述四太保事甚詳事雖怪誕然至今聞之猶虎虎有生氣焉

當世宗初立時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帝以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爲參贊分兵討平之丹津越戈壁投準部上遣使索之不獲遂又興師其酋噶爾丹策零請獻丹津以緩師俘虜千人而還虜中有名格格者與策零有仇遂乘間結識武士使言於上曰策零有珍物曰九龍琥珀杯得自異方爲琥珀所製上繪九龍天矯如生每當設筵時燈光之下發爲異彩且貯酒其中冬溫而夏涼誠絕世之奇珍也帝苟赦奴者奴當詳奏取之之法上爲動容乃召格格入宮格格曰策零得杯珍如拱璧藏之齊星塔上有勇士二人守之上笑曰若然則得之如探囊取物耳格格曰奴聞二勇士有奇術名聞準部取之殊非易易陛下宜陳兵列甲以索之上曰興兵動衆小題大做祇遣一二力士前往足取之矣遂釋格格爲鄉導命降龍伏虎二太保往務必得杯而還二人遵旨隨格格至準部乘夜往探之時月明如畫塔尖高聳

可觀降龍。首先躍上潛窺塔中。燈光明亮。有彪形武士。二相對飲酒。降龍即發一鏢。中壁。上而樓。中燈光忽滅。颯然有二人影出。降龍即抽劍迎喝曰。賊虜速止。我天朝御前侍衛也。奉旨來取龍杯。速獻之。出當貸汝等一死。二人聞言大笑曰。滿奴貪心不厭。欲覬覦我國之寶耶。是誠夢想。語未終。各舞鐵棍。前撲棍聲。呼呼如疾風驟雨。降龍揮劍拒之。顧二勇士。猛甚。棍又沉重。緊圍降龍之身。如團團黃雲。降龍不能敵。飛身躍下。而腦後弓響。三彈銜接而來。幸降龍身捷。未爲所中。時伏虎大聲叱咤。一道白光如電而至。降龍乃返身酣戰。二勇士出乎不意。皆死於劍光之下。二人遂躍上塔頂。入室搜尋。得杯於鐵櫃中。月下視之。斑爛奪目。嘆爲罕覩。乃同格格回朝。獻杯於上。世宗大喜。命內侍藏於庫中。重賞二人及格格。策零既失龍杯。知世宗所爲。深恨之。謂部將曰。焉有身爲萬乘之主。而行此鼠竊狗偷之伎倆哉。吾必不使其安坐龍廷也。遂起兵內犯。策零年少好兵。善馭士卒。諸台吉皆樂爲之用。故矛鋒指處。無不獲勝。初敗清軍於和通淖爾。復乘勝東侵。喀爾喀轉戰入三音諾顏境。軍勢威盛。清廷震懼。後雖爲額駙策凌所敗。然兵連禍結。時爲邊患。上頗悔之。幸策零遣使請和。乃罷出征之師。而先後糜餉不下數百萬矣。嗟乎。微物爲崇。大動干戈。此與聖祖時因赤陵姐一人。而有噶爾丹之役。何異。彼珍寶者。實禍水也。

世宗性桀驁。猜疑好殺。不啻漢高明祖。自準部和後。輒誅戮功臣。草薶禽獮。靡有子遺。惟四大保則安然尙存。蓋上憚其勇武。不敢輕於嘗試也。一日。上設宴內宮。賜四大保侍飲。上出九龍杯斟酒。持謂諸臣曰。此準酋策零之寶。朕遣降龍伏虎得之。此功不可忘也。乃又重犒二人。進爵爲護國將軍。使轄諸武士。時追風在側。自負才能。出二人上。見上褒揚二人。且厚賞之。頗軼軼。失望。笑謂上曰。奴才雖年逾五旬。然力

猶能擊虎豹。假使奴才往準部。一人足矣。上聞言。默然而退。追風知上將不利於己。遂乘夜盜杯而逸。上知之。大怒。急遣緹騎四出偵索。聞追風已削髮於衡山。上召三太保曰。追風老悖。忘朕之恩。膽敢竊取龍杯。卿等能爲朕擒得追風者。當裂毛封土以賞。但追風劍術冠諸卿上。今命卿等三人同往。幸各勉之。勿負朕意。三太保遂領旨出京。夜上衡山。見追風於白雲峯下。三人前致詞曰。別來無恙。知某等來意乎。追風冷笑曰。某胸中已洞若觀火。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他非所知。伏虎曰。然則九龍杯在否。曰。在某懷中。某劍足以護之。降龍曰。幸恕唐突。某等亦有三劍奉獻。遂拔劍而舞。光芒閃爍。至是。三人皆出劍。白光。四道。颼颼。有聲。飛舞於絕巘巉岩之上。忽東忽西。忽上忽下。翩若驚鴻。矯如游龍。其光似長虹貫天。紫電耀空。忽而分爲四道。忽而合爲一團。變化離奇。不可名狀。戰久之。追風出至十三劍。三人亦各出十劍。劍光四十三道。光怪錯落。相與翱翔。幾不辨劍影人影矣。追風雖勇。苦於衆寡。不敵。旋收劍一躍而出。喝曰。且止。但見白光忽滅。三人亦各收劍而立。追風曰。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我等今日已成。夫己氏日中之刺。某雖死。願與此杯同盡。公等還京後。雖有賞賚。終不免爲夫己氏俎上之肉。言訖。卽奮身躍入深澗。三人見追風已死。深悔中胡奴之計。且無以對追風於地下。遂各自刎死。語有之。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惜彼劍俠之流。徒有驚人之技。而昧於先幾之明。卒致爲人所用。自相殘殺。不亦重可嘆哉。

對 名 藥

(園 東)

蘇。薄。荷。 川。厚。朴。 玉。版。禪。 金。鈴。子。 太。子。筏。 葛。仙。米。 羅。漢。松。 觀。音。柳。

淨。蟬。衣。 炙。龜。板。 龍。爪。葱。 貓。頭。筍。 川。鬱。金。 海。浮。石。 子。午。花。 庚。辛。藥。

劉。寄。奴。 黃。德。祖。 柏。子。霜。 藿。香。露。 八。楞。麻。 六。和。麩。 忍。冬。藤。 迎。春。柳。

小說 一千元

(塵父)

一千元……美哉一千元……富哉一千元。

余囊人也。長日與金錢無緣。整塊之銀幣。罕得見顏色。實則銀幣無知。無識。無勢。利心彼固未嘗。因余貧而絕余。以余無才。常不能收羅彼等耳。然今者余乃得一機會。將有一千枚之銀幣。入我囊中。特事涉非義。一日發覺。余且獲愈。故余尙躊躇而未決。然而一千元異數。也不必果入。余囊聞此。可聽之聲。已足奪余魂魄。

一千元……美哉一千元……富哉一千元。余敢自誓。生平實未見此鉅大之款項。即夢中亦未曾作若是之奢望。平日思想所及。常欲得數十元百餘元。以娶婦。以置產。已自駭希望之偉。疑其大而無當。今實事所得。乃十倍於希望。天下寧有此理。然則夢乎。曰。否。否。青天白日。靈靈清清。那得是夢。殆彼人誑我乎。曰。彼方需我。烏能失信。然則真也。事實所得。超過余希望矣。余其得此一千元之鉅款矣。噫。余何修而獲此。是殆天與我乎。天與不取。必受其殃。吾寧冒不韙。而嘗試之。必不能坐受其咎。且失此未曾夢見之機會也。日斜矣。天且暮。更歷三小時。此可驚。可駭。可寶。可貴之一千元。將惠臨寒舍。余亟欲觀此。一千元。究爲何種形狀。其重量若干。苟置之案上。佔全案面積。幾何。此空前之鉅款。余將如何處置。藏乎。用乎。余前此爲工人。希望簡單。但欲得一勇健之婦。能佐余治工。或更得薄田一二畝。余夫婦工作之餘。躬操耒耜。一年收入。足以補助食用。如是而已。今則更思多購衣服。或夏日之摺扇。冬日之手爐。頭上之冠。足上之履。乃至家用什物。如桌椅碗盞之類。在在都應增購。余之希望。複雜極矣。實則未能及一千元。能事之什一。腦

海中仍是工人思想希望雖多而瑣碎細小不類爲此一千元之主人也則自慚且笑曰人言饕人暴發坐擁多金乃不知所以處分之道吾今得毋類此且余今後將爲富人安有富人思想而卑下如此不亦負此富人之稱邪不謂此富人二字提出之後余之思想忽驟然闊大似登時染有富人之氣息平日竭力希望所不能及者忽無端湧上心頭第一爲娶婦問題余既爲富人富人之婦當擇美貌如仙者不宜隨意充數余今假定以二百元爲率得一美人芙蓉爲面楊柳爲腰柔荑之手嫩筍之足其不能操勞必也余更將僱一女僕供彼驅使每年工食假定在二十元以上二十元者二百元之一分利也則女僕之資又去二百元夫有此豔妻又有女僕氣象既新體制宜更他姑弗論卽此華門圭竇斷不適用須於娶婦之先另購華屋一所爲價當五百元陳列器具尤須精美方與此新屋相稱是項當定爲二百元則已超過所得之數矣而余之需要方汨汨而來靡有底止充余之量非數倍所得不可而上項所定實已減無能減則明明余已負得一百元之債矣余以發財之故其結果轉致負債且仍不能滿余慾望視前此僅以數十元或百餘元爲已足者今則十倍百倍其數而不足人言財多生慾此語不虛也

余言縷縷將半日而箇中內容未曾說出今當逃之余鄉有富人因不嫌其壻將逐之壻因暴揚富人隱事因而富人大不利於衆口怒甚以千金餌余令刺殺其壻約於今夜先以金來余爲此事籌思數日至今日乃始決定必冒險一試迨夜深人靜聞叩門聲急出逆之果富人也肩負重囊喘息汗流余急代下其囊延入內富人坐稍定解囊出銀幣十封曰每封百元也余眼注鉅款目定口呆半晌不知所可蓋喜極矣良久心定始問富人公果欲命我行彼事邪富人晒曰此何待言苟非決心子安得有此鉅金余喜

曰。公真以鉅金惠我乎。富人又曰。此何待問。吾今命汝。屬非常之舉。安能不捨重金。余曰。然則。富人曰。然子將爲此一千元之主人。可賀哉。子也。余不覺大悟曰。公今行矣。三日內必有以報命。富人行且語曰。我唯信汝。故先付酬。汝苟誑我。我力能致汝於死。汝必慎之。余凜然曰。諾。

殺人。可怖哉。殺人。罪過哉。殺人。

數日來寢思夢想。喜出望外之鉅款一千元。今已安抵吾家。雖義務未竟。未便預認爲此一千元之主人。然欺既到。即不妨假定爲主人。余今茲乃不暇更計將來之用途。目前第一問題。在藏此鉅款於櫃中。把玩既畢。心志泰然。一一搬運入內。運至末次。手忽大顛。心忽大震。陡念此可驚可駭。可寶可貴之一千元。果將永爲余物乎。余真將殺人乎。一千元固爲夢醒中所未嘗想見。殺人尤夢醒中所未敢置念者。今奈何爲此大惡不道之舉。非爲此一千元耶。一千元固可貴性命。獨可棄歟。即捨性命而言良心。余以貪利之故。至爲富人作劊手。是不啻殺人越貨之強盜而已。強盜安可爲余安。可爲強盜。余誠愛財。然余決不能殺人。余將因所愛而同時取得恐怖乎。將因恐怖而捨却所愛乎。余將焉取。余究將焉取。噫。聽聽彼厲叫者何邪。鬼耶。聽聽叫益厲矣。余魄且喪。心且碎矣。身且顛矣。啓目而視。又似富人之壻。浴血直立。搏膺切齒。似將得余而食之。余大駭狂呼。而仆良久。心定起坐。榻上嗒然如喪。寂然如死人。可炊許。毅然曰。不可。不可。余決不能爲強盜。所爲吾將立返其金。仍以作工自活。不亦可乎。又自戒曰。事宜速行。毋緩。即突然起立入室。盡取櫃中銀幣。置之案上。囊之以行。已而心復動。足趨趨而不前。惘然自思。余殆昏矣。世亦寧有囊人見鉅金而遜謝者。且此爲千載難遇之機械。一失後此將永無再見一千元之眼福。奈何以。

他人性命棄自己。幸福噫。余昏矣。姑靜思之。

轉瞬之間。置金案上。日灼灼視不已。有頃。乃轉念曰。余姑舍却良心。第問余所爲。果值得否。余爲竊人。得此一千元。則一躍而爲富人。但須負一重罪案。此罪案甚大。性質直類殺人。越貨之強盜。一旦事發。將繼被殺者。死利害各趨極端。究竟孰爲值得。錢已到手。是利在目前。事尙未發。是害在日後。利入不致更出。害則未必實現。以我竊人。此性命本不值千元。苟爲千元而死。復何所惜。况其未必也。於是乎。余計定矣。目注錢囊。心萌殺機。設是時有人目擊。余狀當見。余隼狼悍戾之概。有不可側視者也。余既熟思。進行之法。則躍然而起曰。需爲事賊。事毋三思。既已決計。便當速行。不必待三日之限。致畏心一起。又償吾事。行也。行也。疾入內。取得利刃。復出。置刃於錢囊之旁。宣言曰。刃乎。吾今賴汝。暫圖發財。只此一次。後不再犯。願言。雖如是。吾心又大震矣。更取刃。刃重逾千金之量。仰首而視。浴血之鬼。復現眼前。一時風吹草響。皆疑鬼叫駭。極至不敢自顧其影。

一千元……美哉一千元……富哉一千元……殺人……可怖哉殺人……罪過哉殺人……余將如何……余究將如何。

嗟夫。嗟夫。余悟矣。余真悟矣。殺人非也。一千元不足貪也。以殺人博一千元。大不值也。余於一千元之觀念。具如上述。由第一說。余本無需一千元。由第二說。得一千元。轉不敷余用。一千元與余之關係。似重而實輕也。殺人大罪也。苟事發。命且不保。何有於財。幸而不發。余之恐怖。將終身不免。是不啻時在斷頭台也。余於犯罪之危險。似可避。而實不可避也。凡此僅就利害言。苟舍是而言良心。余安能爲此殺人。越

貨之強盜哉。嗟夫。嗟夫。余悟矣。余真悟矣。余悟余之幸也。只此一念。值一千元矣。殺人……萬惡哉。殺人……不義哉。殺人……一千元……萬惡哉。一千元……不義哉。一千元……不謂此可驚可駭。可寶可貴之一千元。其萬惡不義。直等於殺人。可懼哉。一千元不祥物也。速返諸速返諸。余今者。仍爲工人。賴勤儉之功能。微俸已娶。得強健之婦。能佐余工作。且余已購田一畝。半闢爲菜園。工作之餘。共事耕作。食用有餘。不禁愴然自得。然念及前此一千元之故事。猶悚然心危也。

話 雨 軒 詩 鐘

(郭 蔭 葵)

一
千
元

● 響底鞋

香煙 (分詠格)

屨聲莫誤廊前步

紙捲多從舶上來

樣試雙妖聲橐橐

芬流一捲氣蓬蓬

● 留聲機

碎錦 (碎錦格)

魚信留遺蘇蕙錦

鶴聲瑣碎陸機山

留絨宿恨機中錦

搗碎秋聲戶外碓

頽垣碎瓦空留恨

織錦鳴機自有聲

● 蓮 青 (嵌字格)

蓮社高風思慧遠

青田故里屬劉基

露冷蓮房吟杜甫

月明青冢弔王嬙

小說 金錢與愛情

(民哀)

天下無真愛情。金錢實始終之荷。面團團作富家翁而肯不吝此黃白物以與婦女周旋。則願甘終老之言。必日充乎耳。是故有財乃有情。偷酸丁通儒。憑藉無貝之才而欣欣然自負於情種之列。徒令人齒冷。或且自戕其生命耳。諺不云乎哉。柴米夫妻。酒肉朋友。旨哉此八字中。包括現世界無量衆生之現狀。不必復倩名手寫生也。閱者疑我言乎。試以余目所親觀之事爲之證。

余寓樓之對面。爲一小洋房。此中居者一青年。類似廠家之會計。又若日報之訪事人。每日出入有一定之時刻。餘則一少艾婦人。裝飾修雅。姿容亦楚楚。可人。每當夜深人靜。輒見彼一對癡男女。憑闌望月。促膝談心。喃喃情話。不減盧家玳瑁。標間風味。爲彼等執役者。頗夥。一中年婦。諒爲彼妹。司梳櫛者。一老嫗。形若執炊者。更有一小婢。捧巾執拂。一小童。司閤奔走。自夏歷秋。此一男一女。一婦一嫗。一婢一童之形影。眼簾中已熟視無訛。且聞其聲浪。即可遙斷其爲阿誰。屢試不爽。因余居與彼居。望衡對宇。余三層樓書室之窗一啓。彼方屋中人之一舉一動。悉覽無餘。以故能若是之詳熟。余本傷心人。見此現狀。能不動我小宋蓬山西崑錦瑟之感。屋梁落月。秋水伊人。閒愁揮不去也。默念彼男子衣服樸儉。不類豪貴。而女之舉止。則染豪華氣。習與男子行同斧柄。何能居處相安。乃從未聞有一言之勃谿。豈愛情魔力能超出金錢範圍之外乎。與念及此。輒爲木然。其後余常洞開書窗。全神貫注於對面屋中。覺有財。然後有情之一語。漸可徵信。蓋彼屋中之人口。日形彫落。初不見小童。繼不見老嫗。更閱數日。彼麗妹與中年婦。亦不見矣。僅留一黃面丫頭。爲少年服役。少年且日漸黃瘠。眉宇間亦大不如前之英爽。甚者屋中之電燈。亦

慘淡無生氣。與夏秋間夜半無人並肩軟語之狀相較。直有霄壤之判。惟見少年埋首案頭。筆不停揮。不知所作爲何。隨草隨抹。不止三易其稿。而後成一幅蠅頭。以意度之。不外美人香草傷離歎逝之辭耳。余性好探人秘密。見此現象。論理則春池水皺。與我無干。然余不願也。若叩關投刺晉謁。而詢其名姓。叨在鄰右。或可而識面之初。卽欲詰其奧秘。則不可。探詢手續之第一步殊難。撈針大海。何從着手。雖有此心。託之意想。日惟有向彼少年。暗誦白太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句而已。顧天下事有出人逆料之外者。一日。余有事浦東道經十六浦之南洋醫院。忽見對面屋中之麗姝。匆匆自內出。好奇之念不禁油然而生。於是尾之而窺其究竟。彼姝僱車時。坦然不疑。余髣髴聞其至重慶路。急追蹤之。彼姝入三四六號屋內。隔窗遙望。則中年婦人仍侍於側。余時已會心。陰念苟於更闌人靜。復窺其室中。則更有妙於此者。於是返寓治事。直至漏盡銅壺。復往其處探之。彼姝所居爲樓下房間。其窗適對街口。故易爲人竊視。時遠聞禮拜堂之鐘。適鳴二下。屋中臨街之百葉窗。雖已掩閉。而漏隙處猶露雪亮電燈。目甫覩。縫燈忽息。隔牆似聞喋喋聲。而不辨其爲何種聲浪。余雖未見其痕跡。胸中已瞭然。從容出里門。擬將歸去。而對面屋中之少年。神色沮喪。亦踉蹌入此里。在彼則無暇顧及於余。余則一見其面。卽鶴立街頭。靜觀其次。默念今日何幸。得見一番情天慘劇。旣已觀其開幕。更待片時。不知若何閉幕也。

余初逆料。彼姝屋中有人。少年必演全武行。打出手。若彼姝屋中無人。則大鬧烏龍院。探親相罵等劇。恐亦不免。時回首視街內。昏黑莫辨。少年進屋與否。竟難下斷。正猶豫間。少年忽步出里門。向所來之方去。余默然曰。奇哉。余之逆料。竟完全失敗。彼少年之行蹤。眞令人大惑不解。設彼姝與汝有情。則今日仍在。

余寓之對面樓上圍爐圍坐。決不在此間屋內矣。今乃出現於此三四六號之屋中。已足徵鴛履分飛而今夕之來。愈令人莫明其妙。謂其尋情讎起。釁歟。抑絲牽碧藕。特來溫慰歟。兩說相較。各有相似。而又各不相似。謂之尋讎。何不叩門詢詰。謂之戀舊。又何匆匆而去。斯時且行且思。一轉瞬間。已緊隨少年之後。聞少年喃喃自語曰。金錢萬能。金錢萬能。今日始知孔方魔力。可以包涵罔圖之地球。早思及此。曩亦不應視之太輕。楊……言至此。回首見余。低頭疾走。不復再作一語。余聞少年之語。不啻與余天下無真愛情。金錢實始終之。語符合金錢之力。誠彌大也。

然則彼少年何人。彼麗姝又何人。何故而析居。自是以後。結束如何。余正擬在在留神偵察。而此少年已他徙。即三四六號之屋中。亦不見彼美之芳蹤。茲事始終不能明白宣布。不特閱者耿耿。即余亦引以爲憾也。惟少年臨徙之際。曾以梅紅色紙書憤懣之辭。黏於其綠油鐵門上。其意或者欲使彼麗姝來見之。然麗姝終未來也。少年此舉。毋乃痴乎。吁。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少年既知金錢萬能。何必多此一舉。然其語句頗警練。中多道着語。爰抄錄之。以爲我書之煞尾。

人謂愛情。我云錢情。情中有錢。錢中有情。錢不自錢。情不自情。非錢非情。亦錢亦情。離情無錢。離錢無情。即情是錢。即錢是情。一錢一情。千錢千情。情錢錢情。錢錢情情。無情不錢。無錢不情。一一皆錢。一一皆情。見情見錢。見錢見情。錢情圓融。情錢交紛。著錢著情。應不見情。捨情捨錢。并不見錢。錢耶情耶。情也錢也。是一是二。是二是一。作金錢。可作愛情。可能如是者。是名至情。

劉僉事與妓女小翠喜事。爲政界中一段豔史。鴛母在京師地方檢察廳起訴劉之呈詞。通體用四六駢語。久已記載報章。膾炙人口。至地檢長之批詞。亦係駢語。且帶滑稽口吻。各報未之披露。去歲余詣京。晤友人。道及此事。友乃誦以告余。極詼諧可喜也。其批云：「該鴛婦對官控官。胆真不小。本廳長就事論事。情尙可原。伶女又爲妓女。堪稱妓界大王。官迷忽着色。迷算得色中。餓鬼小翠喜跑上門。而踐前約。想係願做小老婆。劉僉事不給錢。又復兇毆。實屬虐待。假丈母揆諸新律。咎無可辭。按之私情理。有未合好段。風流情話。官場忽變情場。案關債務。毆人民事。又兼刑事。昨已據情起訴。核案准詞仰候。出票拘提。開庭預審。」（少芹）

哀情 小說 某女士之自述

(明道)

某女士曰。儂嘗讀哀情小說。覺天下可憐蟲十有八九。嗟彼少年。一墮情網之中。如春蠶縛繭。雖欲擺脫。終弗自主。儂常引以爲鑒。俯仰身世。尙幸無此危機。然不意一見程生之後。心旌搖搖。莫能自克。覺宇宙萬物。最足繫我懷思者。莫我程生若嗟乎。儂愛程生。非有他也。惟才與情。婦女莫不崇拜。程生之才。雖非班馬之高。而清秀俊逸。已超軼尋常。程生之情。雖無海洋之深。然真實懇摯。而絕無飾僞。儂非木石腸。雖欲不愛。焉可得乎。儂之遇程生也。在甲寅某月。儂猶憶之。介紹者。則程生之表姊。斐英也。斐英父宦游在外。家僅一母。故與表親同居。斐英與儂爲同學。相親如姊妹。課餘之暇。儂常至斐英處閑談。一日。儂宿於其處。見程生焉。程生爲某校高材生。幼孤。家惟一母一弟。此皆聞之於斐英。不我欺也。方儂見程生時。生方伏案而讀。見儂來。其顏微頰。訥訥不能作酬酢語。噫。程生其誠實君子乎。方今之人。崇尙圓滑。而譏笑樸實。如程生者。雖不合於流俗。而儂則敬之愈甚。斐英又取程生之著作與儂並閱。其名耳食已久。今見其文才氣。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儂於是。由敬恭而生羨慕矣。

儂聞之。父母俱存。爲人生最幸之事。儂獨不幸。自幼卽失所怙。此至傷心之事。然儂家世代簪纓。富貴甲一鄉。儂母愛儂如掌珠。儂生長於綺羅叢中。從不識憂愁爲何物。及長。儂就學於某女校。於教師之講解。頗能領悟。以故每試輒出人上。鄰有王嫗者。常來儂家。與儂母閑談。一日。儂聞其言曰。汝家鳳姑。年將及笄。嫂意中有乘龍快婿乎。儂母曰。癡妮子。眼界高亢。相攸殊屬不易。王嫗曰。本城陸某。富家子也。讀書滬上。人品出衆。頗足與女公子相頡頏。儂母嘆曰。妮子性固執。事恐難諧。且年尙幼。吾又僅此一女。不忍使

其早離膝下。王嫗聞言。一笑而罷。嗟乎。世有知儂心事者乎。婚姻爲終身大事。斷不可不由己意。否則任人播弄。一日鑄成大錯。終身已矣。但世之女子。所以多失敗者。以心無主宰。貪慕虛榮。無知人之明。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耳。儂自問。非其倫也。

儂自識程生後。心目中惟有個郎之影。而足跡則常在斐英家。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程生初極疏淡。後則間與儂等言。所談皆道德語。不失修身之旨。脫令他人聞之。未有不笑其迂闊者。儂與斐英每有所作。屢情渠刪潤。渠亦樂之不厭。終日以文字爲生涯。罕預他事。儂至斐英家。有年未嘗聞程生與人。有交關事。程生亦喜小說。每謂小說最易開通人之心智。有價值之小說。尤有功於學識。程生暇時。間亦捉筆爲之一日。出其精心之作。名「情鏡」者。示儂。儂讀之。覺至理名言。充塞篇幅。而言情能根據法律。尤足爲青年男女之寶筏。儂以是知程生亦多情種子也。其所以淡泊無嗜者。特不肯濫用其情耳。某日爲斐英之母四十壽誕。適校中放春假。儂卽備禮往賀。是夕卽宿於其處。明日見程生獨立庭畔。咨嗟不絕。覩其容戚然。如有憂者。因詢之。生曰。余母春秋亦將四十。而余尙一無成就。何以答養育之恩。儂聞生言。亦爲太息。因慰之曰。焉有陳孺子而長貧賤者。君亦何愁不蜚黃騰達乎。生嘆曰。一介寒士。又無與援。何能直攀青雲。儂聞之。中心怦然。向祇慕其才。戀其情耳。今且憐其運矣。每與斐英談吐。不覺微露。衷斐英轉達於生。生無他言。但云感儂而已。

儂與程生心神相交者。將二年矣。雖有函札往來。毫無媒孽之詞。豈若今之男女交際。動輒以戀愛爲前提哉。彼等之言愛情也。無真正價值之可言。惟有眞愛情者。初遇之如冰鐵。不能驟合。及乎道義相合。心

神相契。始如炭熾爐中熱度之高。日增月加。而無已時。此時雖有慧劍利刃。亦不能斷之矣。一日儂至斐英家。與程生晤談。生言生平不喜言情。目覩社會之污濁。人心之險詐。以爲世界上無一玉潔冰清之女。郎不意自識女士以來。心心相印。猩猩相惜。覺余心目中可崇拜者。惟女士一人而已。女士系出名門。能處窮措大於友朋之間。余不知已幾生修。到更敢他望哉。儂聞生言。面微頰向常。謂炭熾爐中。今其時矣。願儂欲發吻而反。不知應作何語。生似知儂意。亦緘默不復出聲。久之。儂念及老母之心。欲儂嫁得金龜婿。以誇耀鄉里。則此事何能如願。不覺爲之淒然。因謂生曰。兄弟勤讀。他日必能有成。妹之心。卽兄之心。敬守身以待。生聞儂言。爲之欣然。斯時儂已以身許程生矣。

桃紅若醉。柳浪如烟。陽春風景。大是可人。某日儂與斐英閒步公園中。至僻靜處。斐英握儂手而言曰。我輩情勝同胞。彼此肺腑之間。當無隱情。妹今有問於姊。姊其勿責唐突。姊於程生。果篤愛之乎。儂不期驟聞此言。紅暈上頰。無語可答。斐英曰。姊素伉爽。今在妹前。反羞縮如此。耶。儂不得已。顫聲言曰。姊前。妹何敢隱心實愛之。斐英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輩當思一善策。使此美滿姻緣。早日告成。儂思斐英之言。誠然。但儂雖贊成自由。然不可不先請母命。否則私相訂約。類於淫奔。能免人之謗議乎。第恐母憎其貧。不願使膝下明珠。鑿此糟糠風味者。則又奈何。一時眉峯顰蹙。嘆息不語。斐英已知儂意。乃謂儂曰。伯母愛姊。姊可逕自求之。俟有允意。妹當告知程母。洩家母到府作伐可矣。儂無如何。乃從其言。遂與斐英握手而別。返家後。見儂母滿面笑顏。攬儂至其懷中。而吻儂之頰不已。柔聲詢曰。今日吾兒何往乎。天下之爲母者。未有不愛其子女。若儂母者。其尤甚也。因答曰。兒與斐英姊。曾往公園游玩也。母遂命婢僕往備

晚膳餐後入房。相與閑談。夜既深。母顧儂曰。時已不早。兒盍睡乎。儂即歸於母前曰。兒有言奉稟。願母允之。母大驚。扶儂入懷曰。兒胡如是。有言可告也。儂曰。兒今直陳。母將斥兒無恥。然畢身大事。終不可隱。兒已心許。程生求母從兒之志。母問曰。程生何人。儂曰。卽斐英姊之表弟。少年英俊也。母又曰。程生家况如何。儂至是不能作答。久之。始囁嚅言曰。祇有薄田十餘畝耳。然才如程生。他日終蜚黃騰達。非久居人下者。固不必計其家資之厚薄也。母蹙額曰。未來之事。何能決定。卽以目前而論。吾兒錦衣玉食。自幼已慣。安能從措大以終乎。昨日汝舅已來作伐。欲兒許配祝公子。渠亦中學生。父官京中。家資雄富。祝公子又年少翩翩。較之程生。奚啻霄壤。余已爲兒出帖矣。儂聞母言。神魂飛越。急躍起曰。何若是之亟亟。而不令兒前知。兒於祝氏子。一面不識。安能以身許之。此時之阿儂。似從百尺高峯下墮。又如置身油鍋之中。苦痛甚矣。母似不忍。重慰儂曰。兒勿泣。母心且碎。若祝家婚議不成。當許之程生。何如。儂聞言。希望頓生。勉從母命。不知母之爲是語。恐儂傷心過度。而姑寬其心耳。

明日晨起。儂欲赴校。頭忽劇痛。不克自持。小婢秋菊見儂狀。急告儂母。儂母喘息而至。撫儂首曰。兒有病乎。儂微點其首。母卽飭人至校中請假。命儂安臥。以資休息。且殷殷問儂所苦。儂心旣感且悲。時覺耳中作響。腦愈昏沉。入夜尤週身發熱。夢魂顛倒。醫士來診脈。則言感冒風寒。不久可愈。立方而去。乃母忽謂儂曰。吾兒容貌戚戚。得勿有心事乎。儂笑曰。兒之心。母豈不知耶。母曰。兒母任性。母爲兒籌之熟矣。決不令兒墮火坑也。儂聞言。知母心已決。回天乏術。不禁悲從中來。淚如泉湧。恐傷母意。急以被蒙面而臥。惟時聞吾母長嘆之聲而已。

斐英見儂缺。席親來視。儂覩斐英。不覺淚承於睫。斐英曰。姊憔悴矣。二豎子殊可惡。儂卽乘間告以母意。斐英嘆曰。好事多磨。此誠恨事。然伯母膝下。僅姊一人。事已如此。姊亦不可重違。母命以傷其心。儂聞言覺顧。此失彼事。無兩全。儂爲母生母欲如何。則如何耳。若與程生之姻緣。旣已絕望。亦惟有期諸來世耳。從此悲念稍殺。經旬而愈。母見儂已占勿藥。喜可知矣。

一日校中放假。儂至斐英家。斐英之母詢儂何久不來。儂無辭以答。往視程生。仰臥胡牀。見儂來。不勝歡迎。謂儂曰。女士清恙已愈。令人欣慰。然余方病劇。恐厥疾不瘳矣。儂聞其言。爲之慘然。因詢以病情。始知體質虧弱。爲寒邪所侵。病已有日。特余不之知耳。儂對此可憐可愛之意。中人不覺潸然淚下。此時如萬籟叢體。恨不能放聲一哭。遂謂生曰。君心儂知之。儂心君亦知之。奈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何此後相會。雖不易期。然前言俱在海枯石爛。永不相忘也。生嘆曰。人生如朝露。女士當抱達觀。此命也不可力強。而致總之。女士知有一薄福之程生。而余亦知有一多情之女士而已。儂不知所云。惟報以嗚咽耳。時夕陽銜山。天色已暮。儂遂與生等道別。自矢不復再入此門。以重程生之痛。而程母猶望儂重來也。

對 名 藥

(園 東)

| | | | | | | | |
|--------|--------|--------|--------|--------|--------|--------|--------|
| 伏。龍。肝。 | 真。虎。骨。 | 虎。鹿。膠。 | 牡。蠣。粉。 | 甘。菊。花。 | 苦。桔。梗。 | 雞。內。金。 | 蛇。含。石。 |
| 鼓。子。花。 | 鈴。兒。草。 | 八。寶。丹。 | 千。金。錠。 | 水。仙。花。 | 木。賊。草。 | 夜。合。花。 | 夏。枯。草。 |
| 雞。脚。葵。 | 龍。膽。草。 | 肉。蓯。蓉。 | 甘。枸。杞。 | 孩。兒。葭。 | 益。母。草。 | 白。頭。翁。 | 蒼。耳。子。 |

某女士之自述

義俠
小說

美人黃土

(亮時)

東三省地廣人稀。多窩集。暴客遍地。而以窩集爲逋逃藪。其中最悍者爲馬賊。恆白晝劫人。或擄人勒贖。限日納金。被擄家屬。惟自傷不幸。莫敢擾其怒。竭力摒擋。充物其欲。苟或愆期。或殺或剮。毋得倖免。從未有珠還合浦者也。

距吉林依蘭城百里而遙。有小村落曰金家集。集居松花江之陰。居民數十戶。或漁或耕。自食其力。或結隊赴深山。採人參。獵貂狐。或入水探驪。得貨輒售於外人。依蘭城固商埠。爲外人齎集之地。故集人居奇致富者頗多。集有長曰金元鳳。中州產也。家世殷實。甲第雄一鄉。傳至元鳳。營業不善。屢虧蝕。其母金數載幾蕩。其產棄而爲農。連年荒歉。多逋負。又遭回祿。亭榭樓臺。盡葬火窟。債主復日至索償。不已。元鳳窘絕。遂悉貨其田以償之。於是落魄窮途。淪爲卑田院中人。會邑中遭荒歉。縣令復暴斂橫征。民不聊生。多挺而走險。僉壬又從而煽之。盜賊蠭起。遂成流寇。狼奔豕突。所過頓成丘墟。富家紛紛遷徙。十室九空。元鳳雖身外無長物。然亦慮遭蹂躪。倡議結隊遠避。有揚言者曰。東三省爲寶藏之地。極易謀生。游關外者。恆致巨富。吾儕留此必難免禍。或至其地。能如厥望。計亦良得。乃襆被裹糧。北行。從者達百人。推元鳳爲長。以其向爲富家子也。櫛風沐雨。數閱月。抵金家集。衆愛其地平坦。多鳥獸。戾止焉。以從行者多金。姓故名傍山麓。闢地除蕪。編荆爲籬。結茅屋。蔽風雨。流離百日。驟獲寄身。所俱鼓舞相慶。謂得安樂窩矣。晝則墾荒。漁獵。夜則華胥一夢。愴然自得。不與他族通酬酢。無租稅徭役之糾繞。直世外桃源也。元鳳仍長其曹。恆窮日勞瘁於山嶺水涯。得貨獨多。期年成小康。於村中稱首富。羣嘖嘖稱其起家之速也。

初元鳳富有時。多內寵。年四十。猶乏胤嗣。迨破產後。糟糠抑鬱悲憤死。姬妾不耐牛衣。咸下堂求去。故元鳳孑然一身。飄泊於千里之外。始以飢寒交迫。頗能勞其體膚。求不負腹。繼家業中興。時涉非想。追念昔日室家之樂。常蹙額作微喟。有知其隱者。逢迎示以意。元鳳大喜。引爲知己。託其物色。數日報命。謂東村有字花信者。賢淑可人。聞君擇耦。願締絲蘿。元鳳遂委禽焉。未幾親迎。園村往賀。頗極杯盤肴核之盛。元鳳憐其妻不堪操箕臼。乃雇一婢。婢小。家女。膚白。皙眉目如畫。執役勤謹。頗愜人意。元鳳夫婦極憐愛之。一日遊山中。信步前行。不覺離集數十里。急歸故廬。未抵家而已暮。幸熟徑不致迷途。行經澤畔。遙見光芒。冲出萬丈。深訝荒郊何以有此。胸中輓轡不已。默念得無山魃木客作祟耶。唯平生篤信無鬼論。壯膽直前。光漸近。閃爍不定。發自水濱草莽間。諦視之。見大蚌。若盆兩殼。開闔不已。喜極呼曰。何物老蚌。生此明珠。罕世物也。得之一生。不愁凍餒矣。奮前掩捕。解衣裹之。歸取利刃剖之。得珠一顆。徑寸許。圓潤無瑕。光燄耀目。翌日持以示衆。衆訝謂創見。不啻連城璧。苟得善買。將富埒王侯。元鳳益樂不可支。適有倭人遊內地。徵集異品。歸列博覽會。微聞其事。逕造其廬。願不吝巨資。求售。卒擲萬金。攜去。元鳳遂面團團作富家翁。自念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欲輦金旋里。驕其親戚矣。

白雲蒼狗。變幻不測。造物能福人。亦能禍人。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集之東百里。有大窩集。爲馬賊出沒之區。魁名費三。暴戾恣睢。徒黨百數。專值肥厚可噬者。猝來劫奪。或伺隙強擄之。稱家之有無。索金之多寡。機械百出。無惡不爲。當元鳳售珠之後。集人目小如豆。傳稱富豪。爲三所聞。心躍躍動。集部下籌掠取策。先遣黠者往察情形。集人習聞盜劫事。見盜使大疑。嚴詰之。廉得實。擬殺之示威。有謂不可結盜仇。不如

善遣之盜或不辜恩。元鳳知訊驚無人色。出重資募集人。守望相助。集人咸更番守要害。間諜歸告。三三實不能忍。置之。乘月黑風盲之夜。躬率健兒銜枚疾走。將抵集。集有備。刀鎗並發。昏夜不知虛實。大亂自相踐殺。棄兵而遁。三矯捷躍而免。比返窟。從者已死亡過半。瞋目大罵曰。我縱橫十載。未遭敗績。何物么麼敢敗。乃公事誓得此。僚以甘心。集人既創。盜守益嚴。而元鳳無伴。不敢越雷池一步。卽耕穫漁獵。必持械結隊。如臨大敵。久之不見動靜。以爲盜受此創。不敢正眼觀吾矣。守稍懈。三探悉集部下。更約他盜。捲土重來。集人急堵禦之。殺傷相當。元鳳足中流彈。踣於地。猝被羣盜呼嘯擁去。集人蹙額相告曰。必無幸矣。爲之奈何。元鳳妻朱氏聞耗。捶胸大慟。暈絕者再。集人爭相勸慰。終無拯救策。歷數日。有盜持書來曰。速以十萬金來。金朝至。而人夕還。今與三日約。愆期則以頸血。我刃朱。雖知葷砧尙未被害。顧乏點金術。三日內何能措十萬金。佇俟魂兮歸來耳。此時萬矢穿心。不禁痛哭失聲。終日苦思。一籌莫展。婢亦憂形於色。若有所失。忽向朱曰。容婢子往。或有濟。朱曰。計必不售。姑試之。婢乃易男子裝。趨赴盜窟。已逾三日期。元鳳暴尸一晝夜矣。三得婢。婢給之曰。我與元鳳有殺父仇。聞爲大王所繫。欲手刺之。今大王既服其辜。實拜大德。三不之信。將褫衣殺之。捫得乳。知爲女子。奇詰之。婢堅執前辭。且謂孤行無伴。恐遭強暴。故易斂。而弁投麾下也。三悅其容。欲汚之。婢曰。大王不嫌蒲柳之姿。命薦枕席。婢子敢不唯唯。竊念大王長者。必不始亂終棄。若乏執柯。終有苟合之諧。盍擇一吉日。薦牲神祇。同要白首。以明大王不欺弱女子。并觴諸壯士。以示休戚相共之意。則諸壯士皆願爲大王効馳驅。大王依若長城。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雖建百世之業。不難也。三亟讚其慧。而知禮。不忍逼之。命人引之去。仍慮其變志。陽待以禮。而陰邏守之。

美人黃土

四

無何。屆吉期。婚禮畢。後集部下。宴大寨。寨可容百人。酒數巡。婢進曰。今日大王宴諸壯士。寨中無以爲樂。婢子當行酒。羣盜皆歡呼。大王萬歲。婢潛置蒙汗藥。殷勤勸爵。藥性猛。雖善飲者。必立醉。衆樂甚。牛飲不已。須臾。藥性大發。均醉極。如泥室中。一片鼾睡聲矣。婢大喜。竊取火藥。滿佈室中。堅扃室門。引火燃之。火大熾。羣盜醉夢中。覺火灼膚。作奇痛。欲逃。不得頃刻。皆成灰燼。三與羣盜無一脫者。婢亦殉火。窟朱久。不得消息。遺膽壯者。探之。祇見屋舍皆灰。尸骸滿地。乃醜資瘞羣骨於山下。嗟乎義婢。可以風矣。

小說會 義友傳

(劍山)

陳宗綺。羅店人。家素豐。先世有義聲。屋以內藏書萬卷。屋以外良田千頃。王謝門庭。久已膾炙鄉里矣。宗綺生而魯鈍。讀書十年。無甚進步。鄰有貧家子范國祜者。同學也。少宗綺六歲。甫十數齡。已舉六經。遂肆力古文詞。雖不能合有司尺度。而聲名藉甚。因知陳氏多藏書。常來借閱。宗綺見國祜好學深思。知非池中物。傾心以交之。後得國祜之指引。亦稍稍進步。會其父捐館舍。乃不復讀。閱五年。國祜食餼邑庠。以貧故。無力上進。未幾。亦遭父喪。無以為殮。欲告貸於宗綺。而艱於啓吻。然舍宗綺外。別無可貸之處。遂使人告宗綺。宗綺聞信。急贈五十金。為贖國祜。感激異常。殆難言喻。宗綺曰。禮尚往來。朋友之誼也。君毋介介於懷。令尊已不可復生。君宜節哀。變力爭上游。以慰老人在天之靈。國祜泣受教。自是宗綺日往范家。助理喪事。不足。則解囊借之。范氏諸戚對之。咸有愧色。好義之名。於是漸著。

國祜自遭父喪。家計益貧。幸有友人推薦。得教讀之職。聊資事蓄。其年冬。以鄰居失慎。致遭波累。母妻子女。僅以身免。宗綺憫之。於家未幾。國祜借屋於同里之曹家巷。以居。眷屬已則。授徒於鄉農葛某家。不半年。葛某子染疫死。葛某僅此一子。國祜遂賦閒家居。借貸無路。張羅已窮。艱窘情形。已達極點。一日。忽接一函。發自北京戶部。國祜閱之。謂其妻劉氏曰。此父執陸某之函也。陸與余家。不通音問已久。今忽招我入京。卿意何如。劉氏曰。甚善。國祜曰。自卿歸我。於今年。歷盡艱難。未嘗出一怨言。非所謂賢婦乎。余入京後。老母幸善奉養。子女亦宜教誨。將來還鄉之日。余之感。卿又當何如。劉氏曰。妾身已屬夫子。夫子之母。即妾之母。自當奉養之。夫子之子女。即妾之子女。自當教誨之。他日。夫子衣錦還鄉。不特妾一人。

之榮抑亦宗族之光。願夫子好自爲之。毋以爲念。既而曰：夫子此行，川資安出？國祔曰：貸於陳氏耳。翌日往晤宗綺，告以入京，并借川資。宗綺曰：五十金足乎？國祔曰：非所望也。三十金可矣。宗綺仍以五十金相贈以壯其行。國祔臨行，謂宗綺曰：襦袍之恩，非空言所可謝。弟行後，寒舍設或絕糧，幸兄照拂之。弟當努力前程，異日必有以報宗綺。曰：朋友有通財之誼，理當如此。今日先將白米一石，飭人負之。去他時，苟薪米不給，尊夫人儘可飭人續取。國祔聞言，心感靡已。及歸，以宗綺之言告其妻。劉氏亦甚欣喜，謂宗綺之好義，國祔之知人也。

一日，有一中年婦人，攜十餘歲之男女各一，踵陳氏門。婦何人？劉氏也。女則其女驚姐，男則其子庚生。宗綺延入，劉氏曰：先生屢惠寒微，今特踵府叩謝。言次，卽令子女下拜。宗綺謙遜不遑，久之，劉氏露告貸意。宗綺忽變色曰：有無相通，可暫而不可常。余對汝家，自謂不薄。若此源源不絕，其奚可哉？夫人年華正富，時入我門，而我常以錢米給汝，人其謂我何？夫人出自大家，當明此理。惟今日已來自當薄爲酬贈，以盡友誼。嗣後，幸毋再入我門，以杜旁觀者之妄語。於是贈劉氏白米一斗，銀元二枚。劉氏不得已，乃負米而歸。歸語國祔，母曰：誰謂陳某能周貧濟急者？今日一席話，勢利氣味，咄咄逼人。周貧濟急者，固如是乎？不半月，劉氏錢既用罄，米亦告乏，不得已，將家中所存書籍，逐漸變賣，以供炊爨。一日，劉氏抱書入市，將以售價易米。有老翁名譚英者，尾之以行。既而詢曰：汝非范某妻耶？劉氏曰：然。曰：何以至此？劉氏乃告以故。譚英自承爲國祔友，曰：余固素欽范君。今夫人貧困如是，某實不忍坐視。願以三十金相貸，請將前所變賣之書一一贖回，俾此滿屋琳瑯不至墮落也。所餘之銀半以奉姑，半以爲紡織用。如此做去，或不至

十分貧苦。夫人其圖之。聞令媛已十餘歲。夫人可率之紡織。毋令投閒。令郎庚生。則宜使之讀書。如有布疋。請售諸市。北德裕莊。可得善價。此莊爲余所設也。劉氏稱謝再三。乃入市購米歸。劉氏歸。姑訝其速。見手中書。仍在變色。曰。書旣未售。米又安出。劉氏告以故。且曰。米乎。行且至也。旣而車聲。麟。米已及門。共二石。家中人皆大樂。蓋范氏素貧困。從未有二石之儲也。從此移其感念。陳某之心。而感念譚某矣。自後譚翁時來范家。見劉氏母女。勤於紡織。則多方贊譽。或遇時節。則以物相贈。劉氏亦以物投報。如是者數年。驚姐年及笄。而庚生亦行且弱冠。譚翁乃謂劉氏曰。女長而嫁。男長而娶。父母之責。今范君出外任此責者。夫人也。劉氏曰。妾亦知之。惟以貧故。欲嫁不能。欲娶無計。數年來。賴長者之拯救。不致凍餒。亦云幸矣。至於嫁娶。更何敢累人。譚翁曰。嫁娶之資。可由某任。俟范君歸來。償還可也。於是遂於其年行嫁娶禮。劉氏以陳某薄情寡義。不之延請。陳亦未來道賀。鄉里奇之。

范國祜自入京後。入戶部謁陸某。其時某已外任開封府。國祜由京而豫。及到署。陸令司筆札。因其克勤厥職。深爲器重。陸爲人。不避權貴。不畏強禦。大有包孝肅海剛峯之氣概。人民悅服。境內翕然。不幸竟病沒任所。國祜頓失所依。復由霍姓幕友之推薦。授讀於謝某家。然終年所得僅四十金。處境旣如是。潦倒故對於家庭。無尺素之通。無銀錢之寄。如是者且七八年。惟於宗綺處。一述其苦况耳。旣而宗綺戚串張姓。有撫汴之命。宗綺卽以國祜薦。於是國祜遂得任事。撫署。然彼固未知爲宗綺薦也。二年後。張有督直之命。國祜以久離鄉井。不欲隨往。遂束裝歸鄰里。見其行裝甚盛。咸嘖嘖稱嘆。謂貧士亦有吐氣之日。國祜旣歸。見子已完娶。女亦出閣。乃大快曰。陳某眞善人也。劉氏曰。陳某久不通往來矣。子婚。女嫁。資

咸譚某資助國祚卽往德裕莊晤譚某口稱恩人不止譚曰先生之恩人非我也陳某也某固貧士烏能濟人之急賴陳某提攜得有今日使君家不致凍餒而資助婚嫁者陳某也薦君於撫署者亦陳某也陳某以君夫人年少故暗託余爲料理且督以女紅俾不至放棄婦職於是國祚拜曰微翁言我幾不知遂歸家告劉氏以故劉氏感極於是夫婦急登陳氏門一見宗綺雙雙下拜矣

長篇



小



說



長篇小說

小說情 同命鳥 (續)

第二十五章 客中送客倍銷魂

毘陵李定夷著

是年五月有冰人臨余家請為蓉影作伐。蓉影以甲辰年生。年且及笄矣。回憶余之幼年時代。青梅竹馬。與和哥嬉遊。馬櫻花下。中表至戚。兩小無猜。大舅母戲呼為一雙雛。耦而索余為婦。此情此景。猶一一貯於余之腦海中。乃一轉瞬。間吾女又長大如許。鏡台待聘。鑿修惠臨。已如余舊時情景。余於此能勿感流光如水。人壽易逝乎。冰人所執柯者。為滬城高姓。高與和哥有素。聯姻之說。嘗於口頭吐露。和哥以待年却之。其少君冠士。長蓉影三齡。肄業於高小學校。和哥屢見之。溫文雅爾。彬彬有禮。佳子弟也。和哥之所以不遽允者。以彼此年尚幼稚。日後之事。未可逆知。且願以父母之專。斷定女兒終身之事。故姑却之耳。乃高姓以蓉影知書明理。貌亦不惡。往年割股療親。渠又知之。頗以為賢。必欲得為子婦。因洩冰人前來。說合和哥。仍以待商為答。冰人去。和哥就商於余。更囑余轉徵蓉影之意。余曰。女大當嫁。理固如此。惟是余輩骨血所遺。僅此嬌姝。雖非天上安琪兒。自謂德容言工。皆在中人以上。余輩當放眼高矚。務得佳婿。為偶。俾獲享人生無上之幸福。則向平之願了。余之心事畢矣。高氏之子。余未之見。賢否殊不敢必。即

問諸蓉。影渠亦何從置答。且幾曾見十二齡之女子。而能自奪其姻事。哥意如何。蓋先告余。和哥曰。以人品論。冠士實俊秀。子弟以家計論。高姓亦薄有田產。以交誼論。又爲吾之夙好。所難決者。不知冠士異日之成就如何耳。更不知兩人之性情能契合否耳。倘無此兩層問題。東牀一席。吾決屬之。此子今則不能不與妹從長計議也。余初意亦猶豫。既乃決然曰。蓉影尙未及桃夭之年。雀屏徵射不妨再閱數春。今仍如前說復之可耳。和哥避之。聯姻之議遂輟。

自夏而秋。夏秋之際。余家無事可述。日惟迎日之出。而夕則送之返耳。及冬芙蓉竟不復發。此事常留余之腦海間。故恆注意及之。且不惟花之不發。枝幹亦不勝憔悴。已去枯萎不遠。春之早放。余已不能釋然於懷。秋之猝衰。余更若受極大之警告。此氣機之感。召有出於不自覺者。雖極曠達之人。亦不能無所耿耿。矧余固日以持盈保泰爲念。而深懼幸福之不常者乎。中心悒悒。何能忘之。和哥素不信祥異之說。前以春發之故。嘗力闢余之疑竇。今則亦漸覺可詫矣。瓊娘曩以欣欣向榮爲佳。朕告余者。今於枯萎之變。亦無說可以自圓矣。余於百無聊賴之中。則召日者爲余推命。推命本屬妄誕。識者嗤之。余亦未嘗以爲可信。特以卜可決疑。姑妄行之耳。日者謂余命殊佳。盛運方長。命中富貴雙全。後福未可限量。余聞是說。頗以爲誑。後復召一人推之。其言亦然。私心竊異。遂疑信參半矣。和哥乘間告余曰。妹可勿再以此事爲念。前之早發。吾已以地氣異感。顛倒發育告妹。今之凋零。未始非因早發之故。虧耗元氣致之也。余見其言之有理。頷之而已。

歲底華哥擢升計院僉事。以京滬相去迢遙。眷屬久滯南中。殊非長計。乃南下挈眷。吾姊妹乃不能不別。

憶自癸丑迨今相處一方者垂三年矣。雖未能日夕相會而交通便利過從殊易。今則遠在數千里外。屬南燕北後會無期。且余本寓公客地。親朋寥落。此至親之阿姊。今忽別余而行。卽上自叔嬀下及諸姪。亦皆一家骨肉。平時笑語一堂。天倫樂敘。自有至趣。一朝闊別。何以堪茲。索性故園分袂。而後姊家不來海上。斯亦已耳。若敘而復別。更覺難堪。何如客裏送客。其淒楚尤倍於里門耶。余因商諸和哥。請往姊家小住。和哥自無不可。適樾姊亦使人來邀。余遂逕往。樾姊行期定於臘八後三日。余以初六日去。樾姊部署行裝。至極忙碌。余請爲助。姊極歡迎。暇則與姊敘舊話。別娓娓不倦。而樾姊忽向余談及一事。殊非余意中所料。樾姊曰。妹年逾三十矣。仍虛嗣續。瓊娘亦同蹈此轍。阿姊滋爲汝慮。曩者伯母治喪。伯父曾索蘅香。以名分論。伯父長房當以次房長孫爲嗣。則芝香其選也。當時以總總原因。雖經阿母周旋。亦成空議。今又越八載矣。妹與瓊娘依然無出當日在議之伯父阿母亦已先後凋謝。以吾姊妹之親厚。何事不可通商。但以堂上有二老在。余終未便提議。今者余將行矣。妹亦以茲事爲念。否耶。姊言半吞半吐。余不審其意旨所在。一時無從置答。乃亦作模稜之辭曰。老而無子爲獨本。天下無告之民。膝下無嗣。余寧不悲此實。余畢生最失意之事。自余翁之請不行。余夫婦久審叔父母意。故不敢重提舊案。提而不效。則骨肉之間。徒多一重隔膜。處耳。樾姊嘿然無言。有頃附耳語余曰。俟堂上百年而後。余決出一子爲汝嗣。雖天南地北。後會渺茫。而余誓不食言。妹其稍慰乎。余聞姊言。感極而涕。姊亦泣下。余旋言曰。特恐蒲柳之姿。未秋先落。終不及享此榮福耳。姊曰。妹又作無謂之想矣。日者謂汝後福無量。妹其忘之耶。去年之病。何等凶險。此爲妹命中一大難關。此關而能無恙。妹之幸運。可知何必再作悲酸之談。余順姊意。強作歡顏。

以答之。然因此一席之話。余乃生無數感觀。縷縷舊恨。齊上心頭。卽欲排解。而無可引以解懷者。惟自怨自艾。吞聲搵淚而已。

樺姊臨行之日。送至江干者。祇余夫婦及雙影。蓋客鄉無姻戚至好。僅余家與有密切關係耳。此時余之黯。然魂銷。殆非言語可以形容。願再以淒楚苦語。重樺姊之系念。則亦拉雜以談。家常樺姊允抵津而後。卽發書告余。渠此次北上。所以由水路行者。因家具頗多。汽車運輸不便。故不能不渡海破浪。樺姊中年之人。尙可無慮。若叔父母亦同受此顛播之苦。殊非老年人所宜。願亦無如何也。樺姊因告余。謂堂上春秋日高。迎養固可。略盡子職。但久客他方。亦屬非計。余俟與華哥商權。後不久仍返故里。亦未可知。余曰。項城欲化國爲家。天下洵洵禍機。四伏一朝有事。吾鄉恐不免爲辛亥癸丑之續。且視時局。略定再行。回南爲是。樺姊曰。如妹所言。則都下亦非樂土。人生如曇花泡影。惟有隨寓而安耳。余曰。都下爲各國使臣駐在地方。治安政府當更注意。是勿慮。願姊此去。俛履仰戴。常挾平安兩字。余不欲作無謂之頌禱也。樺姊唯唯。迨舟將起輪。余輩始稟辭二老及阿姊而歸。

雙紅曰。蓉影本蓉華之影子。一朵名花尙未有主。此不僅蓉華之心願難了。卽讀者於蓉影之將來。亦必冀其福慧雙修。本章述高姓求親。當日雖未成議。而實爲蓉華之遺命伏線。否則題紅館夫婦異日證果西歸。遺此可憐女兒花。獨無所歸。束個中人與讀書者。皆有遺憾矣。

蓉花忽發。忽萎。蓉華必認爲不祥之兆。乃至求神問卜。日者所言。洵不可信。但吾於閱微草堂筆記內。見紀文達所述。謂忠臣烈士之殉節者。其命運必極隆盛。以殺身成仁。非祿終身死者。可比。從此推想。

日者所言或可信乎此亦一伏線也。

樞華之行於蓉華亦極有關係使樞華不去姊妹共處一方來日大難或能爲蓉華排解今則眼前又少一至親骨肉宜蓉華之含悲至臨別贈言以子爲嗣於無意之中似爲蓉華計及身後事慰情究勝於無泉下人或能瞑乎此又一伏線也。

第二十六章 合家歡

余舉家庭之事爲諸君瑣瑣道之纍纍然又成巨帙矣顧居家情況常隱然有一定狀晨興而夕寐夏葛而冬裘一年如此十年亦如此使盡形諸筆墨則支離複雜讀者唯恐卷之不終余亦徒勞唇舌故吾書所舉悉犖犖特異之點絕不敢犯贅旒之嫌也歲序匆匆又一年矣新華夢酣護國軍起余家幸旅海上得以無恙爆竹聲依然太平景象幾不知擊鼓鏘鏘乃在國門以內也一日和哥語余曰人生如電光石火年復一年往而不返得行樂處且行樂逢茲歲首余輩當如何消遣余曰海上之可以行樂者不外遊園觀劇等事余皆備嘗之外此更有何地可消遣耶和哥曰妹不知乎泥城橋之西新關一洞天崇樓高聳諸戲畢陳而地臨賽馬場空氣尤清潔今開菊矣妹盍往遊余猶憶前年仲夏蟾蜍吐華之夕與妹同遊樓外樓妹頗爲之愉快今新世界之內部實遠出樓外樓上余亦頗思登臨妹果有意盍卽一行余領之請與瓊娘偕和哥曰女傭受雇有年人極可靠何妨舉家同去偶一爲之當亦無慮余以爲韙卽於是晚往遊新世界此正月初六夜也。

新世界之內部余當略言之第一層爲影戲場番菜館動物院彈子房等第二層則有商店新劇魔術灘

簞等。等。第三層。則彈唱說書音樂等遊戲。亦應有儘。有第三層以上。雖無遊藝諸具。而登臨其巔。嘯風弄
 月。覺瓊樓高處不勝寒。此中自饒清趣也。余輩旅居海上。有年正當意興闌珊。索然乏味之時。忽來此別
 開生面之境。界初入其門。覺光怪陸離。如登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又覺盤旋曲折。如陷入陣圖中。進退方
 位。幾不能辨。蓉影姊妹於此。尤爲歡躍。每層皆有通天隙地。可以散步舒氣。惟以初開幕。故且值新歲休
 息時期。遊客不免擁擠。余於快意之中。未能十分滿足。但就情理論。余輩爲行樂而來。他人又誰不欲行
 樂。此公共之遊戲場。余寧能憎惡他人。則余之所謂不滿足者。亦不過一時之私心自用耳。余輩尋登第
 四層之隙地上。閒步此層。僅設茶座。故遊客較少。憑欄下視。行人類皆侏儒。街車小如坐椅。余輩固皆健
 步。乃相率直造其極。余曩遊樓外樓。已覺不勝高崇。今視樓外樓。何如仰視。則四壁皆空。惟蒼蒼者。天燦
 燦者。星似覆壓。余身而來。俯瞰則高簷牙牆。烏陣陣不計其數。電燈照耀。其間光僅如豆。丈餘廣闊之大
 遠。一變而爲羊腸狹路。余笑顧和哥曰。古所謂傾宮者。當亦不是過耳。和哥曰。月夜到此。趣當更勝。余頷
 之。和哥又謂頂上高曠。過甚。久立殊非所宜。不如往室內聽書。較爲煖適。余時亦覺寒露窺襟。冷風刮面。
 卽從和哥之言。與諸人俱下。顧余不解。鼓書以電影意味較佳。遂逕至影戲場。及幕閉。人散。雇車歸寓。已
 十二時矣。

詰朝。和哥謂余曰。余已多年不攝小影。擬偕妹共拍一照。今日天氣清朗。殊相宜也。余曰。余亦有此意想。
 今乃不謀而合。和哥又曰。與瓊娘等合影。何如。余曰。是則合家歡矣。余輩新婚之初。不嘗與堂上合拍。
 照乎。十餘年間。人事迭更。影中凡十三人。而翁姑及吾母已先後去世。此照已成陳蹟矣。和哥曰。妹猶憶

之乎。吾當日與妹合寫一影以爲新婚紀念。余欲仿韋馱侍大士圖。妹懼堂上責言此議未予贊成。今可見許矣。余曰哥必欲飾韋馱者。請以瓊娘爲大士。和哥曰余已無復從前意。興今不過姑作快談。還以攝一合家歡爲是。吾則左擁右抱。汝兩人又各有愛女侍坐……言未終。余急曰汝莫作滑稽談。左擁右抱四字。毋乃輕褻妻妾。和哥嘿然已而。余又曰合家歡而外。可各攝一半身照。和哥曰攝影一端。在西洋極視爲重要。甚有逐年寫真。以自比其容顏之老少者。余曰茲事良易。自今以始。吾輩亦可效而行之。余唯唯。出從前之寫真視之。笑顧和哥曰。誰復識其爲朱蓉華乎。歲月催人。不覺老之將至。令人感慨繫之。和哥亦取合家歡視之。曰吾輩曩皆爲蔭下之人。今則人且受我之蔭。白雲蒼狗之感。固不獨妹爲然也。余又曰卽以服色論。昔尙寬大。今競短小。不知從前之服如何穿着也。語次。適蓉影來。余以攝影之事告之。且囑往告瓊娘。瓊娘自無不樂從也。

是日。余家果盡赴寶記相館。始則如和哥意。先攝一合家歡。五人隨佈景而散坐。並不作一字之陣式。次又各攝五寸片兩張。而歸。余戲語和哥曰。再閱十餘寒暑。不知人事變遷。又將何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和哥不俟言終。止余曰。下文可不說矣。妹慣作衰澀語。殊非所宜。余重違其意。遂顧而言他。嗟乎。此不祥之預言。乃竟應於一年之內。大禍猝來。挽救無方。謂天之禍余耶。則十餘年中之情好固美。滿無倫比者。謂天之福余耶。則橫逆之加。何以絕不爲余留一餘地。天果何意。余異日當叩閻問之矣。

瓊紅曰。前半紀遊新世界。不過敘題紅館伉儷之樂。非重要之文也。後半紀攝影。實爲不可少之舉。十年樂事。僅此一葉幻影。可爲紀念。過此以往。將不復可得矣。

第二十七章 浮生夢醒

嗟乎。嗟乎。余述至此。余淚乃簌簌下矣。余終身慘痛之事。孰有過於本章所述者乎。余終身厄塞之運。又孰有過於丙辰流年者乎。余腸欲斷。余心欲碎。余腦經失其作用。紊如亂絲。不知從何說起。嗟乎。嗟乎。劇變之來。實余夢想所不到。明月團圓。春花正好。余夫婦亦當壯盛之年。余以爲美滿之幸福。至少當可再享十年。而孰知青天雷震。平地山崩。耶雖生老病死。人所同然。摧折之加。必在衰頹之年。乃至精神方充。年事剛強者。亦復遭逢劫運。撒手塵網。利鎖名繯。不能繫其生命。愛妻寵妾。不能代之以身。以斷不當死之人。而忽焉以死。以斷不可死之人。而竟然以死。則其事之悲酸。爲何如耶。嗟乎。嗟乎。問天無語。搶地徒勞。我生不辰。竟至此乎。十年之幸福。不敵一夕之痛苦。前之幸福愈多。則今之悲痛愈甚。思量往事。件件皆足促余之生機。既已有前日之福。卽不當有今日之禍。既應有今日之禍。卽不當有前日之福。蒼蒼者天。果何爲而弄人至此。耶顛之倒之一任。其意可謂不仁之極矣。嗚呼。余復何言。願事實如何。則不能不泣血和淚。爲讀者諸君告。

是年自春徂秋。十閱月間。余家安然如恆。無事可以紀述。入冬。以天時亢燥。猩紅症忽流行。海上人烟稠密。地域遼闊。如喉症天花等病。本常有之事。特以蔓延不盛。則人多不知耳。惟此次則疫勢較烈。願余家素極清潔。此外更無防疫之方。以是絕不注意。不意於未曾注意之事。而吾至愛之和哥。竟爲劫奪。以去耶。十一月二十八日。和哥自校歸。告余以體頗不適。余撫視之。覺其掌心頗熱。額上亦燥。甚急。請延醫診治。和哥曰。此時醫生大都出診。且過一宵。再視明日如何。余以爲偶患感冒。服藥卽遲一夕。當亦不至有

變。遂亦頷之。和哥旋就寢。及余將睡。又往撫之。熱雖不退。亦未加劇。余不敢擾彼安寢。卽和衣假寐。其旁中夜。和哥醒。口渴索飲。余起。煮湯與之。飲既。仍各就臥。余以心事憧憧。不能成夢。乃和哥亦輾轉反側。微作呻吟之聲。余詢以疾。苦渠言。無他。但謂明日當往就診耳。及日。瓊娘來叩室門。余卽起身下榻。瓊娘雖未親來侍疾。蓋亦長夜失眠。故急欲來此一探消息也。渠極機警。入視和哥病情。卽問曰。喉間無恙乎。此言一出。和哥之色立變。余亦大訝曰。喉間果無恙乎。方今猩……語未半。急轉言曰。諱疾爲病者。大忌汝其毋隱。蓋此萬惡之猩紅熱三字。余斷不忍加諸和哥也。和哥聞余嫡庶之言。乃曰。喉間誠覺作梗。呼吸亦不舒暢。但痛勢極輕。當亦無害。吾之所以不告妹等者。誠以外間時疫流行。余病或非其類。而反令妹等。就憂。故暫時隱而不宣。今已明言之矣。立當延醫診視。妹等幸各安心。余急視其喉間。則已有潰爛之點。呼出之氣。亦殊不潔。審爲喉症無疑。急使人入市購福命片歸。先授之。照復以青菓雪梨等汁。爲之潤喉。並延西醫某君立至。遵拔號之例。聘金加倍。俛午。醫生至。驗之。果此萬惡之症也。謂來勢極猛。且候服藥之後。視明日情形。方有把握。余聞言。驚懼不知所爲。然表面猶極鎮定。藉以慰病者之心也。

明日。和哥病勢益劇。醫生囑以蛋青牛乳飲之。渠食量銳減。每飲僅啜少許耳。喉痛爛斑益多。濁痰壅塞。其間時作輾轉之聲。惟潰而不痛。據余所知。凡不痛之喉症。其實轉視痛者爲劇。爰是益爲惶急。恨不能以身爲代。醫生日來二次。亦覺病情棘手。尋以血清注射。亦復不效。延至第三日。余視和哥氣色。已是凶多吉少。改延他醫投藥。又如石沉大海。渺無音信。余與瓊娘焦灼欲絕。然終無可爲。力天欲絕。人人其奈何。嗚呼痛哉。余親愛之和哥。遂於得病之第四日。遺余而長逝矣。臨危之頃。妻妾諸女環侍床前。余已痛

極。而。失。知。覺。和。哥。沉。沉。如。睡。似。無。所。苦。第。喉。音。早。失。暗。不。能。言。張。目。顧。余。淚。汪。汪。然。又。視。瓊。娘。復。回。顧。余。力。竭。聲。嘶。說。成。留。心。兩。字。瓊。娘。已。明。其。意。則。泣。而。點。首。一。剎。那。間。呼。喚。之。聲。號。跳。之。聲。一。室。爲。滿。余。似。憶。余。曾。撫。和。哥。之。面。椎。胸。號。啕。不。知。如。何。移。動。比。余。知。覺。回。復。已。臥。於。瓊。娘。室。中。耳。聞。隔。室。哭。聲。猛。躍。而。起。則。蓉。影。已。至。止。余。毋。往。謂。頃。者。阿。母。暈。厥。仆。地。幾。至。不。甦。阿。母。哀。毀。如。此。獨。不。爲。女。兒。計。耶。嗟。乎。余。視。蓉。影。不。啻。掌。珠。其。言。悲。婉。如。此。甯。不。足。動。余。心。願。以。余。愛。和。哥。較。之。則。猶。有。上。下。牀。之。別。和。哥。忍。遺。余。而。去。余。獨。不。忍。遺。蓉。影。乎。此。時。余。不。置。答。逕。往。余。之。室。內。瓊。娘。雖。未。暈。厥。然。亦。如。淚。人。矣。余。因。主。見。已。定。轉。存。解。脫。之。念。前。撫。瓊。娘。曰。妹。毋。然。後。事。正。多。擎。天。一。柱。非。妹。莫。屬。疫。癘。恐。有。傳。染。妹。當。遠。離。之。瓊。娘。不。意。余。之。猝。至。立。反。身。顧。余。囑。余。他。往。余。視。死。者。尙。未。易。服。卽。曰。妹。速。止。泣。妹。泣。余。更。不。能。忍。茲。事。非。一。泣。可。了。也。瓊。娘。曰。王。夫。人。頃。來。慰。唁。渠。深。知。余。家。無。人。照。料。王。君。適。在。家。一。切。外。事。王。夫。人。已。慨。然。任。之。王。夫。人。者。卽。鄰。婦。王。氏。自。余。教。之。以。術。使。彼。夫。婦。言。歸。於。好。渠。遂。引。余。爲。閨。中。密。友。不。時。來。此。訪。余。今。者。以。傳。染。病。之。故。友。朋。無。一。至。者。獨。彼。熱。忱。如。此。雲。天。高。誼。曷。勝。感。叙。然。而。萍。水。相。逢。天。涯。敘。首。卒。乃。爲。余。家。了。此。等。事。豈。又。余。所。及。料。哉。余。旋。啓。箱。略。取。平。時。積。資。時。王。婦。又。至。余。卽。昇。之。并。叩。謝。焉。

已。而。有。僧。人。來。家。諷。經。和。哥。生。前。素。惡。僧。道。余。以。心。念。難。了。恐。經。懺。或。有。益。於。死。者。故。仍。遵。俗。行。之。有。間。衣。衾。俱。至。余。等。卽。爲。和。哥。易。衣。時。余。心。雖。已。澈。悟。而。淚。珠。終。勿。能。遏。則。又。撫。牀。大。慟。四。五。日。之。前。猶。是。康。健。無。恙。音。容。笑。貌。一。一。尙。在。今。乃。作。此。狀。矣。呼。之。勿。應。撼。之。勿。動。衣。冠。楚。楚。挺。然。直。臥。對。此。情。景。余。縱。視。死。如。歸。亦。不。能。不。哭。也。越。日。殮。禮。告。成。瓊。娘。恐。余。有。變。遵。和。哥。遺。命。與。余。跬。步。不。離。凡。余。之。一。舉。一。動。無。

不精神。貫注余乃直告之曰：瓊妹汝質本弱。經此大故。當更銷瘦。余甚懼汝之臥病。幸汝善保厥身。毋爲余而操心。妹當知余果欲死。何時何地不可死。防且不勝其防。若余無殉節之心。則并無需妹之防備也。瓊娘曰：萬肩重任。夫人忍盡付妾身。耶生則俱生。死則俱死。夫人而有不測。妾誓相從於泉下。夫人卽不爲妾計。獨不爲一雙女兒計乎。余但以不死二字報之。瓊娘頗勿余信。余亦不辨。此次之疫症。舉家幸無染及之人。余乃發電告巖山。囑彼來滬。一行後事之如何。部署余胸已有成竹。本欲乞華哥回南。一行知彼爲官職所羈。斷然不易分身。故祇電邀巖山耳。

鬢紅曰：本章寫濟和之死於淒涼之中。寓覺悟之語。其關於蓉華之處。尤筆筆斬截。不作尋常兒女態。在蓉華本非尋常女子。雖神仙因果之說。未可盡以爲信。而能證果情天超登仙界。天長地久。永永相依。要亦讀者所快心也。

第二十八章 證果情天

嗚呼。余丁和哥之喪。行且一月矣。一月之中。余惟埋頭度日。寄柩治喪等事。幸得王君高君諸人相助。爲理大致。尙無失禮處。余之軀殼雖存。而靈魂早逐。和哥而去世。人有晨夕。自余視之。無所謂晨夕也。世人。有寒暖。自余視之。亦無所謂寒暖也。每值更深。人靜。余輒失眠。默坐迷惘之中。似和哥常立余前。而招余俱往。方欲起身。就之。則腦經時又清醒。知余尙有未了之事。不可遽行。瓊娘自和哥故後。卽與余同榻而寢。每於夜半醒來。見余如醉如癡。必多方慰解。余至感其關切之殷。而益信其足以託孤世間。嫡庶之和諧。蓋未有若余家者也。

余素不信祥異之說。自遭和哥之喪。回憶從前種種預徵。乃不能無所動心。鴛鴦之雙死。甲辰之噩夢。芙蓉之春發。如是種種。皆似天公申其警告者。乃若和哥居常多感慨。語腦府恆存厭世觀念。此亦氣機之感。召決非佳徵。顧和哥不死於疾而死於疫。余又疑非壽限已滿傳染所及。或不免冤枉也。嗟乎。往事已矣。思亦徒勞。凡余所引以爲疑者。終其身成爲疑案矣。巖山以歲底不能分身。且此間殮事既了。遲來半月。亦屬無妨。故准乘新正第一次輪舟來滬。余家以新喪故。於新年不惟絕無點綴。并臘尾年頭亦渾然不覺。余屈計巖山將至。則急籌所以自裁之道。聞人飲安神藥水過多。亦足以殺身。且形骸絕無損。害他人知之。又無從施救。實爲至上之策。余因託辭外出。入市購之。瓊娘頗以爲疑。余力白無他渠。遂置之。逾日巖山自里門至。弔死。唁生自有一番哀痛。余遂告以諸務俱已理訖。擬即日扶柩還鄉。弟今不遠千里而來。余卽欲以此事相煩。巖山諾之。余家遂於初九日離滬。嗟乎。余來海上。曾幾何時。而白雲蒼狗。事已大變。今乃扶此龐然之巨物。歸去。和哥和哥。汝何往耶。一路歸程。江流滔滔。此清潔之波浪。大足爲余葬身。但余若中道投江。是大爲巖山等累。且和哥骸骨未到。故鄉余之心事。尙不盡了。故仍耐心以守之。乘間語巖山曰。余有三事囑第。第其誌之。勿忘第一。樾姊北上時。許余以一子爲余嗣。無論芝香。蘅香。余惟姊言是從。但樾姊當日以待堂上百年之後。爲約。今濟和已死。生育之希望絕。弟其爲余告樾姊。乞彼善稟堂上。早踐此言。第二。滬江高姓。必欲得蓉影爲婦。屢經前來乞姻。余以待年辭之。最近又浼人示意。余已允諾。但喪中不便文定。彼此以一言爲證。將來女宅冰人當屬之。弟歸可作一信去。彼必有復函。至則此事便定局矣。第三。濟和在日。余家溫飽有餘。今則孤兒寡母。絕無生財之道。有出無入。何以爲繼。

華哥供職京華。近况尙裕。前程尤多。厚望弟其爲余修書告之。乞彼按月俵助。渠與濟和爲昆季。余與樞姊又爲姊妹。當不視同陌路。凡此三端。阿姊一息尙存。無時或忘。弟斷勿付之虛牝。時瓊娘亦在座。悽然曰。夫人之言。殆類遺囑。妾之懇勸。夫人幾已舌敝唇焦。豈夫人一無回心耶。巖山曰。姊言皆當誌之。但願勿如瓊娘所言。余曰。瓊妹多疑耳。此皆濟和身後之事。余應爲之料理。遺囑云云。誠所未解。瓊娘不語。然因此之故。防余益至。蓋彼輩意中。疑余將從屈大夫遊。斷不料余於吞金蹈江。懸梁等外。而別開蹊徑也。越一日。舟抵漢皋。渡江至武昌。久客歸來。本多感慨。顧余垂死之人。則絕無尋常觀念。一心一意。祇待和哥安然登岸耳。余初擬俟彼入土之後。再行余之自由。適余父來江干接余。除極力慰撫。而外卽告余以里中布置情形。余父已約地師往相。余家祖塋。則今歲不宜殯葬。惟有權寄城外寺中。諸事悉余父接洽妥貼。余父長和哥將三十春。當此白髮星星之年。復爲愛婿料理此事。蓋亦肝腸摧絕矣。余聞父言。陰念余度此月餘之光陰。已覺大難。何能更待諸來年躬親歸葬之願。乃不能不犧牲矣。余尋告父曰。女兒今已無家可歸矣。父曰。余旣爲死者計。安有忍置生者之理。今已於家中整潔餘屋。兩間爲汝等安息。女兒原是一家人。余絕無忌諱也。余頷之。余父促余等先往家中運柩設位等事。巖山自能舉辦。余重違父意。卽逕從余父而行。行裝一切。則另由小舟運送耳。返家。良姊卽來訪余。無非善言撫慰。雖言者諄諄。而聽者終藐藐。徒辜盛情而已。是晚。諸人以倦乏故。安睡頗熟。余取所市藥水。從容服之。盡罄其瓶。遂昏昏然失其知覺。余作此夢。卽歷億萬年。亦不能醒。洵世間至長且久之夢。至於後事如何。則余已長辭塵寰。無從爲讀者告矣。

定夷曰。余授瓊娘託。爲題紅館誌遺事。執筆至此。亦復無可續述。顧尙有一事。足爲諸君告慰。但事在蓉華女士身後。箇中人不復能自道矣。一夕。爲蓉華回神之期。瓊娘守至三更。倦極欲寐。恍惚間。忽至一地。崇樓巍峙。悄寂無聲。俄有一女子。自內出。笑招瓊娘。瓊娘不覺從之。入庭院廣大。迴廊曲折。行數百步。則又一女子出而導之。而前之導者。忽不見。再入一室。瓊宮玉宇。異常精緻。乃日夕所思之題紅館夫婦。忽在眼前。長袍古服。圍坐彈棋。飄飄欲仙之態。無復煙火氣味。瓊娘不知其爲已死。急趨呼之。倏又不見。一驚而寤。始知爲夢。回憶情景。歷歷在目。而案上垂殘之燭。爲淒風所吹。搖幌無定。眼前益覺模糊。彷彿猶見。題紅館夫婦。長袍古服。笑立於前也。

鬢紅曰。全書終篇矣。是不僅結同命鳥。且并伉儷福而歸束之末段。輕輕一筆。化鬼趣爲仙緣。消陰霾。以朗日於淒風。苦雨之中。忽現青天白日。情天證果。依然連理之枝。仙界長生不少。並頭之樂。雖事屬渺茫。而其意味。則殊足咀嚼也。

本章寫蓉華之死。視上章之寫濟和。尤爲斬截。蓋一涉淒戀。則不足取矣。蓉華遺囑。三端從容。不迫條理。井然作者借此一筆。亦可省敘許多閒文。後事如何。皆可於此中求之矣。

(完)

哀情 井底埋香記

(續)

吳門周瘦鵲譯

第二十二章

却爾頓大佐及海中尉同步赴邸。途次初不多語。二人心中本不欲以此事告知茄愛。益其苦痛。願爲馬格蘭計。在勢又不得不言。入邸時茄愛猶未起。聞臧獲入報。頗以爲訝。結束既竟。卽匆匆下樓。入圖書室。時立展二手向二人。歎然言曰。爾二人日來行狀。殊令人咄咄稱怪。一昨未見一面。飄然而去。吾欲覓爾二人晚餐。杳不可得。今日朝旭未上。則又凌露過吾。意者將以今日晨餐聊補。昨夕之晚餐乎。二人初不作語。并笑容無之。茄愛見狀。知非佯。二人遂亦歷舉瑰麗霞供狀。一一告之。茄愛茄愛聽已。震驚失次。掩面謂却爾頓大佐曰。約翰爾當許吾一事。後此勿令吾更見彼婦。彼婦殺吾所愛。居心直同蛇蠍。爲今之計。惟有使此毒婦勿入吾目。拚吾一生長爲馬格蘭飲淚可也。却爾頓大佐曰。死者爲吾妹。此次已無疑義。此鑽石指環。吾卽得之死者指上者。遂出指環授茄愛。茄愛見環。百感交集。益以人亡物在。尤足摧心。偷恍中似見馬格蘭玫瑰之髻。黃金之髮。及其一笑。百媚之香。櫻又憶失踪之晨間。見彼美於叢花之中。花容人面。兩兩相映。削玉之指。約此十字形。鑽石指環。奇光作作而動。茄愛萬念潮起。似見亡妻姍姍來歸。一若香澤可親。芳吻可接者。愈思愈入幻境。而悲亦愈甚。已而神定。遂命臧獲輩製一抬床。躬率二健奴同入榆林。茄愛奮身欲入古井。臧獲輩爭阻之。始由二健奴下。將馬格蘭遺骸起。茄愛見此黃金之髮。益大悲。心碎斷腸之餘。遂扶遺骸歸邸。居未久。此耗已四佈。附近居民咸知。前此發見於黑池中者。初非馬格蘭惠文夫人。其正身實在榆林中古井之底。已鈎探得之矣。於是凡知馬格蘭者。皆紛紛來邸。以

一見其遺骸爲慰。而震悼之情。亦頗深擊。蓋馬格蘭遺德。在人人亦永永莫能忘也。遺骸歸後。合邱無不痛悼。數年前彼之出也。方在月圓花好之際。歌聲在唇。笑渦在靨。而波眸之中。明光亦燦發。而今日陳尸室中。呼之不應。撫今感昔。能不令人腸迴。茄愛心。哭百憂。嗒然若喪。小克勞德亦悲甚。以香花無數。高積亡母。樽上殮之日。茄愛以人往迎。却爾頓夫人。俾與愛女爲最後之一面。夫人至時。相與噉泣。茄愛坐守尸次。淚落如縷。縻一時歎喟。痛哭之聲。震於全邱。陽光爲之失色。行雲亦不流矣。當茄愛扶馬格蘭遺骸歸時。海中尉則與却爾頓大佐同至守林人屋中。約翰白拉格來方立門次。海中尉問之曰。無變故耶。白拉格來曰。初無變故。亦無圖逃之事。惟室中怪聲迭作。實爲吾畢生所未嘗聞者。吾固非怯聽之。亦震驚也。海中尉無語。出鑰啓扉。偕大佐同入室中。大凡天下作惡之人。決不能倖逃天譴。一時雖不爲法網所縛。而萬能之上帝。亦必加以懲創。未嘗或寬。此時之琪麗霞。遂亦不得受天譴矣。二人入室時。所見至慘。琪麗霞。躡伏室隅。狀若困獸。夜服已粉碎。斤斤如流。蘇口中似有所語。繼以狂笑。二手高舉。似爲鐵鏈所繫。力掙不得。脫者見二人。瞠目若不相識。但張其慘白之唇。磔磔而笑。二人覩狀立悟。知琪麗霞狂易矣。蓋自昨夕以來。斗被劇震。既不敢死。又不知何以求生。自問平日嬌貴。不可一世。萬不能受人侮辱。思力既疲。遂致狂易。此錦繡之世界。後此遂永永不爲彼有。而憂樂榮辱。及世間一切情感。亦永永不復着彼心坎矣。二人見其狂態。心滋慘惻。知天之示罰。正復非寬。人定之刑法。痛苦但在一時。而此則半生光陰。都消磨於啼笑歌哭之中。非至撒手人天。不能自由。念至是。亦頗矜憐其人。是日琪麗霞即受醫者檢驗。送之瘋人院中。茄愛初不往視。同行者但爲侍婢。及却爾頓大佐。社會中忽聞琪麗霞病狂。則亦大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殊歎格蘭奇華司邸中之多。故好事者羣相議論。謂新夫人平時狀至乖戾。本非福相。今日遭茲慘局。冥冥中殆有天也。琪麗霞入院後。茄愛即召却爾頓大佐及海中尉商榷。知此秘密者。唯彼三人。咸以罪人已受天譴。不欲宣暴其事。即當衆加以唾罵。彼亦一無所知。况彼上有白頭之父母。聞之必難堪。爲小克勞德計。亦以不知底蘊。爲得於是。三人咸矢誓共守秘密。英倫之人。但知琪麗霞之癩發。適在馬格蘭潰骸發現之日。頗以爲怪。然亦不以二事并爲一談。謂有係屬而亨德福伯爵家之名譽。遂得保持。勿墜伯爵夫婦聞愛女病癩。慘痛已極。夙興夜寐。往往扼腕太息。初不知乃女已犯殺人之罪。方處斷頭台。峨峨黑影之下。今之得以終其天年於瘋人院中。亦云幸矣。

第二十三章

茄愛動爵哀馬格蘭之慘死。呂呂無復聊賴。見家壙幽暗。不足爲玉人埋香之地。因於村間墓場中。闢一花圃。卜葬其下。茄愛嘗銜悲語。人曰。吾愛生前愛花如命。今當聽彼長眠。萬花中也。由是馬格蘭遂長眠萬花叢中。作溫磨之好夢。高榆亭亭如蓋。寫影墓上。夏葩春花媚其心目。秋雨冬雪伴其寂寥。而樹中哀風。瑟瑟似亦作薤露之歌。加以憑吊也者。葬之日。茄愛克勞德却爾頓大佐海中尉等均揮淚相送。而戚友鄰比亦戾。樽旣下空。人人痛哭失聲。墓道中。漬淚無數。沾花都濕。意馬格蘭在九泉之下。玉鬢上當有笑容矣。閱十年。却爾頓大佐已恢復其固有之資產。邸第田野。一一均歸故主。并被舉爲克洛姆議會中議員。以演說見稱於時。而却爾頓老夫人則仍獨居寡婦草廬。安之若素。長日端居多暇。則亦往省其子。大佐已結婚。婦亦美慧。數年間已得子女。古邸中。曲廊碧闌。間時有小兒女歡笑之聲。有一女亦金髮。酷

肯亡妹因名之曰馬格蘭而其兄妹等則戲稱之爲茄愛姑父之小婦人用爲笑樂茄愛眷念亡妻則亦深愛此女一日不見亦深滋弗悅海中尉以馬格蘭故畢其生弗娶後擢將車名位均赫奕琪麗霞在瘋人院中狂乃日甚時時伏於暗陬慘呼不已有時則狂舞其手似仍爲鐵鏈所縛醫者審已不治咸爲歎息人又孰知此瘋婦卽當年格蘭奇華司邸中儀態萬方之琪麗霞新夫人哉亨德福夫人每念愛女輒爲淚下嘗謂人曰吾兒平昔賦性過怪戾今日遂至於此傷哉琪麗霞也不數年後卒亦邑邑而死而格蘭奇華司墓場中則每於斜陽影裏有白頭老人跼蹐而至陰晴寒燠未嘗或間卽至秋冬亦以香花供於墓上日中至時輒攜一少年及一金髮之女郎而入晚則必踽踽獨至墓前夜風蕩其悲聲喃喃言曰馬格蘭擊愛之馬格蘭爾雖魂飛九天一去不歸而吾撒手人世正復非遠嗟夫吾愛二十年銜愁飲恨之光陰吾實彌覺其悠久也言次視其指上鑽石指環親其十字復喟然言曰馬格蘭吾將來矣爾其遲吾上帝在上當亦以此許吾也

(完)

名家小說 真假婚書

第十二章

荇狂譯

彭特街之右側。與奧克斯福街接壤處。培佛雷之事務所在焉。屋絕小。介於兩大廈之間。樓凡三層。并一地室。窗間蔽以錦帘。而玻璃上則金字赫然大書曰培佛雷。諮詢事件處。室中椅案。墊褥。咸呈經用。垂久之狀。知來此諮詢事件者。頗不乏人。室中裝潢及陳設。咸作黃藍二色。初視之。不足奇。繼乃幻成五色。如虹霓之燦爛。輒令人兩目牛癩。咋舌不置。則培佛雷所弄之狡獪也。家具咸東方式。地衣窗帘。尤極光怪陸離。不可逼視。承塵上則彩繪作天字列星參差。金光耀眼。正中則一彗星絕巨。有吞嚙衆星之概。則出自大紳之匠心。當其初及此事時。頗自負。欣然謂培佛雷曰。余親愛之培佛雷君。當於承塵上作是等狀。示人以君之學術。固上包天文者。余自謂此思頗中肯綮也。自是全心悉注於此。日必一臨其地。觀繪事之當否。歷歷列星。無一不適如其位。而其相距之遠近。尤加意焉。初尙欲每季一易其位。俾與上界星斗適相合。顧培佛雷以所費不貲。力加反對。其議始寢。凡此經營新居之費。悉出自大紳。訂定五年後歸還。週息二分。大紳復爲之揄揚於親友間。而於所得酬資中。酌取數成歸己。大紳交游固廣。來卜事者。乃大集。爭出重金。以爲酬。於是培佛雷之囊日裕。而大紳亦躊躇滿志矣。且來客之中。大紳固多。悉其人之生平。培佛雷以鈎距之術。探得之。獲益殊大。成效愈神。然培氏推測之能。亦有足多者。非全出之於倖中也。如密爾特貴夫人以失一玩具。令其推算。彼立斷其在培斯渥路小溝中。跡之果然。惟以泥濘滿被。不可辨識矣。又有費如孟伯爵夫人失一雪茄匣。彼謂在奧特門一質肆中。探之又不可。用是其名噪於遐邇。

貴人之車馬。恒造門而止焉。卽有時言竟不中。亦必以術掩飾之。人竟罔覺。其術亦云工矣。當白東氏案大審之前數日。風日和麗之下午。一客造門請見。則曼脫琳也。刺入待於應接室中。可二十分鐘。培佛雷始出見。曼脫琳凝視其面。詢曰。君卽培佛雷先生耶。培佛雷曰。然。君爲曼脫琳先生乎。此來殆有事見屬。抑有消息來自。曼脫琳本蓄盛怒。特恐債事。強自遏抑。至是見此虛與委蛇之狀。頗露不耐之色。遽止之曰。否。無事作此浮語。培佛雷先生。實相告。君既掉弄狡猾。置格萊姑娘於危地。解鈴繫鈴。還欲君救之。而出耳。培佛雷聞言。兩眼炯炯露奇光。似怒其言粗率無禮者。既復和顏而詢曰。君欲求余助耶。曼脫琳曰。然。培佛雷乃微笑曰。曼脫琳先生。此事實所勿解。君既斥之爲狡猾。奈何復要余弄狡猾耶。曼脫琳大窘。微露忸怩之色。曰。余實受格萊姑娘之命而來。渠深信君必有以助之。培佛雷曰。然則君不信之耶。曰。然。余爲狀固爾。培佛雷曰。其故安在。曰。亦不自知。僅審其若是耳。培佛雷乃嘆息而起。繼復向曼脫琳莞爾而言曰。曼脫琳先生。君之行事。固所深佩。惟此來有令人大惑不解者。夫既不信其人。何爲復寄之以重託。此非自相矛盾乎。曰。此固出自格萊姑娘之命。余雅不忍拒之耳。君苟能爲之助。亦君分所應爾。蓋非君選事者。彼又何至陷此危地耶。此言一出。培佛雷勃然大怒。盛氣斥之曰。嗟夫。以君愛格萊姑娘之摯。此言豈君所應出。揆君語意。殆謂格萊姑娘當時將坐視君之死而未肯自首矣。寧不誣哉。寧不誣哉。曼脫琳時亦自悔失言。急辯曰。否。否。余不謂是。君當能深諒余心。蓋余日來心緒不寧極矣。原告於菲麗斯。攻之不遺餘力。余儕殊無能爲之禦。其結果初不難想見。天乎。事竟如是者。余殊無以爲生也。培佛雷曰。此君之所以過余而欲其一弄狡猾。以抗原告諸人乎。曼仍作強項之詞以答曰。然而不然。余固受

格萊姑娘之命而來耳。君苟能助之者，幸不辭一援手。彼固信君至深也。不知君果允惠然相助否？培佛雷拊胸言曰：此心實未嘗忘。格萊姑娘所遭之困難，未識姑娘對之作何想耳。曰：然則君必有以助之矣。能即余前慨然一諾否？培佛雷曰：余勿能有所諾。豈余力足以挽回造化耶？余亦惟順天命之如何耳。曰：然則盍稍以其狀示余，俾余知此事果否尚有希望。箇儂之奮身與惡運相抗，亦已月餘矣。不識其將來果……言至是，培佛雷遽攙言曰：君欲知未來事耶？果能以此置之於君前，君亦敢鼓勇一觀否？曼脫琳乃露驚詫之狀，諦視之言曰：脫其能也。句其下乃不復續。意蓋謂此必無之事耳。培佛雷乃曰：此固非難也。蓋余苟稍弄狡獪，固無事不可爲。特恐君懼不敢觀耳。曼顛聲曰：固當觀之。培佛雷曰：然則君敢面此秘鍵矣。曰：何謂秘鍵？培佛雷曰：即未來事實關鍵之所在。而惟余培佛雷能置之君前耳。曼喟然曰：斯言荒誕哉。培佛雷曰：何名荒誕？特君中有所怯，而不敢對之耳。曰：余實無所怯。培佛雷乃搓手言曰：是則此中已不復有問題。余儕可着手從事矣。曼脫琳仍作躊躇之狀。曰：此殊非余所欲爲。且雅不信其有此耳。培佛雷曰：君殆不信余之爲人，恐其仍有狡獪作用耶？曰：否。此爲君事，初不涉余。培佛雷曰：謝君善言。第君何爲懼不欲觀乎？曰：余固非懼。培佛雷曰：此事君毋庸諱。余已窺見其隱矣。君蓋恐所見者其事或至不歡殊，無以自堪耳。曰：果爾亦大佳。終勝於今之疑怙百端。莫知所屆也。培佛雷曰：然則君不妨觀之矣。曼脫琳仍夷猶不遽決。旋見培佛雷頗露嘲笑之色。始聳肩言曰：敢不唯命。培佛雷乃至小室中，取一水晶球，出置之一小案之中。招曼脫琳至其前，曰：可向水晶球中觀之。何所見耶？曼脫琳熟視有頃，搖首答曰：略無所見。培佛雷曰：盍以君兩手授余。曼脫琳從之。培佛雷乃握其兩腕，舉目直注其面，精光矚然。

直欲透其眸子而入。曼脫琳經此注視，如被催眠術，不復能引其目。他避僵然，木立所得見者，惟培佛雷。睖睖之雙瞳，頃之其瞳愈展愈巨，終至於一切都不見腦蒂，如焚屋宇如軸而旋轉歸於烏有。而培佛雷之大聲發矣。曰：其向水晶球中觀之。曼脫琳於是徐引其目，注於晶球之中，見有人影隱隱現出。始僅一黑子之巨，漸推漸廣，而一人影成矣。為狀似極熟識一剎那間，其面軒然全露，即己之肖影也。其旁復有一女郎之倩影現出。時視前尤速，則其意中人菲麗斯鮮花捧手，長紗襲地，儼然新娘裝束也。其後有窗長而且狹，復有一神壇。凡此諸狀，一入曼脫琳之目，不禁失聲而呼。念此固一幅結婚圖，然以今日情勢觀之，又何可得哉！此時諸影復漸次而滅，遂不可睹。惟有晶球一架，空明如前，一無翳影而已。時培佛雷含笑詢曰：君已見其狀否？曼喘聲曰：固見之矣。然此為必無之事，徒能存之，意想而已。若欲證實，視今日情勢，固無其日。殆君之相戲耳。培佛雷正色曰：曼脫琳先生，語有云：有情人終成眷屬，寧不聞耶？何疑其相戲也？曼脫琳曰：然余勿能舉此以告彼美，寧余竟失望而歸，終無一言告之耶？培佛雷乃向之熟視，作得意之色曰：君不妨歸告格萊姑娘，謂余殊以為歉，竟令君虛此一行，負其盛意。阿勃達兒當導君出。曼去，培坐而吸煙，極吞雲吐霧之樂，久久始已。

第十三章

菲麗斯之獄事，略無進步。適如迭克所料，而迭克種種希冀，已歸泡影。坐視光陰水逝而已。女前此頗能以勇自克，略無畏葸之態。至是見原告着着進行，有咄咄逼人之勢，知已絕望，亦悲不自勝。而此一紙婚書，則百覺不可得。故雖原告以誣蠅之詞，橫加竟無以相難也。及大審之日，且屆，乃懇其姊氏，屆時毋至。

庭旁聽。蓋恐目睹乃姊傷感之情。反不能自攝耳。至期迭克夫婦靜待寓廬中。而遣馮麥來至庭。由電話報告一切。方近中午。愛石兒心碎已極。不復能支。乃至寢室中小睡。以甯其神。迭克則留坐電話之側。可一。句。鐘。仍。無。電。至。乃。起。而。步。旋。於。室。中。念。今。茲。庭。中。果。作。何。狀。耶。固。不。難。默。忖。而。得。私。幸。已。不。目。擊。蓋。平。素。固。愛。女。如。弱。妹。一。日。見。其。殼。釀。立。於。法。庭。之。上。受。死。刑。之。宣。告。寧。不。痛。心。耶。矧。迴。念。是。案。未。出。之。前。女。固。綽。約。如。花。玲。瓏。似。玉。幸。福。無。上。之。女。郎。也。今。何。如。矣。念。次。偶。迴。其。首。則。見。愛。石。兒。嗒。然。而。入。以。覓。睡。苦。未。就。故。復。來。此。一。聽。消。息。匆。匆。詢。曰。亦。有。新。消。息。否。迭。克。曰。無。之。惟。知。辯。萊。菲。斯。方。出。庭。作。證。愛。石。兒。曰。迭。克。汝。思。此。人。出。證。於。案。之。影。響。何。若。迭。克。知。諱。亦。無。益。卽。曰。吾。儕。苟。無。以。駁。其。言。余。殊。不。敢。推。想。其。結。果。愛。石。兒。乃。喘。息。而。呼。曰。天。乎。隨。以。手。掩。面。而。泣。迭。克。復。曰。今。茲。菲。麗。斯。唯。一。之。希。望。惟。在。能。證。明。不。知。白。東。之。已。婚。然。而。彼。不。能。也。矧。復。有。辯。萊。菲。斯。力。證。其。識。白。東。夫。人。乎。愛。石。兒。憤。然。曰。彼。儕。何。謊。語。至。是。彼。固。知。有。婚。書。事。菲。麗。斯。云。彼。儕。且。嘗。見。之。迭。克。曰。爲。事。固。爾。然。余。儕。初。勿。能。逼。之。吐。實。僞。證。苟。得。成。立。於。菲。麗。斯。殊。大。不。利。事。有。非。所。忍。言。也。愛。石。兒。仍。強。自。排。解。不。信。遽。至。於。是。私。念。其。妹。何。竟。如。此。結。局。凡。旬。月。以。來。每。當。難。堪。之。時。亦。惟。以。此。自。解。已。而。嗚。咽。言。曰。馮。麥。來。何。竟。不。以。電。至。殆。不。欲。余。儕。審。其。狀。耶。曼。脫。琳。又。何。在。迭。克。曰。彼。方。在。庭。旁。聽。菲。麗。斯。欲。其。相。伴。也。愛。石。兒。乃。梗。咽。而。呼。曰。余。亦。欲。至。其。處。願。與。相。守。迭。克。因。攬。之。於。臂。極。意。寬。慰。之。曰。卿。必。毋。爾。此。非。菲。麗。斯。所。願。彼。見。汝。悲。痛。難。堪。之。狀。反。無。以。自。振。矣。且。徐。待。之。哈。雷。會。當。有。電。至。愛。石。兒。始。無。語。第。喃喃。曰。可。憐。哉。菲。麗。斯。可。憐。哉。菲。麗。斯。是。時。一。僕。托。盤。攜。一。電。信。入。迭。克。向。之。凝。視。良。久。不。敢。啓。讀。愛。石。兒。從。旁。促。之。曰。此。中。必。有。重。要。消。息。趣。讀。之。迭。克。窘。聲。

言曰。此上乃書「致斯丹笛西先生及其夫人」者。言次。止其疑懼之心。剖出急讀之。詫曰。奇哉。愛石兒不
耐曰。其上果何語耶。迭克乃朗聲復讀一過曰。「敬爲君等賀。」隱名之友人。讀已。復喃喃曰。奇哉。隱名
之友人。果何人耶。而兩目注此。淡黃色電紙上。不稍瞬光。賤賤然。直欲透紙背而入。時則大紳夫婦聯袂
入矣。入時。悄然無聲。蓋知主人方在沉憂之中。雅不忍驚之也。大紳夫人首言曰。親愛之愛石兒。余儕皆
爲菲麗斯擔憂不已。故來一探消息。迭克見其妻已失神序。乃代答曰。余儕亦不得確息。第知辦萊菲斯
方出庭。作證彼於菲麗斯攻之不遺餘力。脫余儕無以證其爲妄者。事恐無望矣。夫人曰。君無憂。凡作謊
語者。其敗殊易也。安汝謂然否。大紳似深疑是言。卽頷之曰。吾愛。余亦云然。迭克曰。然余儕不得所以敗
之之道。事且無望矣。大紳曰。白東所示菲麗斯之婚書。君未覓得耶。迭克愀然曰。未也。大紳乃惘然而癡
望。旋復下其目鏡。拭之。蓋有所沉思。輒作是狀。已而言曰。余有一得之愚。奉獻。惟幸勿笑其爲輕率。言次。
向其妻略一睨。夫人卽曰。余知汝所將言者。初不名爲輕率。妄誕耳。迭克急曰。丈夫果將何言者。大紳曰。善
容。余一言之。以余私見所及。固有一人。足以爲君助。惟已爲君揮之門外矣。迭克呼曰。丈夫殆指……大紳
不待其竟。急言曰。培佛雷耳。迭克瞿然曰。丈何所言。大紳夷然曰。余固言培佛雷耳。彼近日乃大忙。溯自
彭特街事務所成立後。事乃大集。余儕皆忙碌不已也。夫人一聞余儕兩字。愠曰。羞哉。羞哉。何名余儕耶。
大紳唇吻掀動。張而復闔者。再始曰。汝且靜聆余語。此事務所。固余所創耳。余以小資而坐。收大利。不其
佳哉。夫人斗聞此事。大驚。急詢曰。何謂耶。其下似復有語。顧以在此頗不便。思歸去。再盡情一洩之。則復
默爾而息。於是大紳復曰。余妻輒喜中斷人言。培佛雷雖爲事極忙。頗有數星期前卽與預訂約者。然余

能說之專爲此間效力。置諸事不問耳。愛石兒乃殷殷詢曰：彼將何以助余儕乎？大紳曰：彼當能覓得此一紙婚書。凡事一經其手，固莫不奏效也。夫人嘆曰：妄哉！妄哉！卽引首他視，作嫌惡狀。大紳大慍，注視其身而言曰：吾愛汝對余時，作嘲弄之狀，余殊無以竟其言。今爲汝言一事，余嘗以事過培佛雷，彼爲余言日來橡皮股份有利可獲，余乃出資收購之……言至是，夫人急詢曰：然則厥後價竟大漲耶？大紳曰：否，價乃大跌耳。夫人厲聲曰：然則其人非妄言耶？大紳曰：余亦嘗以此詰之，然彼初不自承，謂其誤乃在余蓋彼云：橡皮股份有利可獲，乃欲余售出而非購入。余實自誤耳。迭克見大紳於培佛雷如是之傾倒，知培良有過人之才，蓋能得大紳信任，事匪易耳。然前事橫梗胸中，不能遽忘，乃曰：安蕪萊先生，彼人嘗遺吾家以大患，今日窮蹙至是，胥彼之賜，丈殆忘之矣。大紳卽答曰：君殆忘其嘗救哈雷耶？曰：固憶之。然彼旋卽昇余儕，以打擊逼菲麗斯吐實矣。大紳曰：此事彼亦深自後悔，然彼當時實欲以此脫菲麗斯於罪耳。迭克乃聳肩大笑曰：彼何得作是想？大紳朗聲曰：君毋遽加嘲笑，彼亦頗自有說。蓋謂白東夫人一聞菲麗斯之殺，其夫純爲保全一己名節起見，將顧恤其子日後之名譽，必勿首之於官中，則此案可從此而結矣。初不料白東夫人竟有此意外之舉，此彼之所日夕疚心者也。愛石兒聞此一席話，念此特培佛雷之託詞耳。大紳蓋受愚矣。若目前公園中對己所云，其真因也。念次復引目矚其夫，則見雙眉緊鎖，似方有所思。度旋復露不豫之色，知其於培佛雷未能釋然也。迭克曰：安蕪萊先生，此事殊不成問題。愛石兒曰：迭克汝毋云爾。當時白東夫人果從其教者，吾知……迭克止之曰：否，余不謂然。夫人亦曰：君言良當。余敢云：余夫於培佛雷實顛倒過甚矣。大紳詫視之曰：嗟乎！吾愛使余如是信服其人者，非汝也。耶寧

已忘之乎。夫人大惑曰。余耶。汝言何指。大紳曰。前在此作約指等物之試驗。汝寧忘之。其術至神。使余不得不大加信服耳。夫人冷然笑曰。此人能爲之耳。大紳乃喟然曰。嗟夫。吾愛汝殆戲。余耶。夫人冷然曰。余非戲言。固人能爲之。凡彼所言。皆由余暗作隱號示之耳。大紳矍然而興曰。乃汝暗示之耶。夫人曰。固然。惟余初出於不自覺耳。言次向之微睨。頗露得意之色。欲觀其作若何之窘狀者。顧大紳科學家也。雅不肯以此區區數言輕易其信仰之心。則搖首而言曰。此言難信。夫汝既不自覺。又烏能自審其所作何事者。須知吾輩科學家凡事悉揆之情理。不易爲浮言所動。夫人方欲有所申辯。而一函忽自外遞入。遂止不語。愛石兒卽起曰。此中必有消息。迭克且讀。且答曰。然。此爲哈雷所發言。辯萊菲斯仍在證人席中。詞鋒滔滔。無以難之。俟後更得消息。當再電告。今何時矣。曰。十二句三十分也。迭克曰。此書發時。爲十一句二十分。去今逾一小時矣。言已。喟然長嘆。似頗失望。卽擲書於爐中。愛石兒嗒然返坐。曰。已一小時矣。奈何竟無電至耶。言次噉然而哭。狀至悲楚。夫人因趨近其前。拊其背而慰之。爲狀似亦彌悲。梗聲曰。愛石兒。毋作是酸楚狀。余亦不禁哭矣。大紳曰。堪石林。幸毋作此假態。令人欲嘔也。言時。偶掉其首。顧見迭克斗露驚駭之色。則菲麗斯已盈盈而入矣。以感觸過甚。乃良久不能言。迭克頗疑所見非實。喘息而呼曰。嗟夫。菲麗斯。汝耶。夫人聞言。仰首視之。疑見鬼魅。女悄然趨至。乃姊之前。愛石兒驚喜交集。自座躍起。擁之於懷。吻之不已。已而哈雷亦至。狀至皇皇不寧。迭克卽率然詢曰。哈雷。此事究何謂耶。此事究何謂耶。哈雷詫然。注視其面曰。豈汝亦不知之耶。迭克曰。余固略無所知。哈雷曰。奇哉。怪哉。余初謂此一重要之函。必遞之於汝耳。迭克大異曰。汝何所云。何函耶。哈雷不答。仍喃喃曰。奇哉。怪哉。迭克不復能耐。促之曰。

果何所怪。大紳時亦露騷亂狀。曰：曼脫琳果何所遇。幸有以告余。儕哈雷乃倚坐椅中。小定其神。始言曰：此事大奇。當辯萊菲斯正雄辯。滔滔時立琪衛無以難之。余意案且定矣。忽發見一不可思議之事。迭克急詢曰：果何事耶。哈雷曰：此時立琪衛忽得一巨函。啓而視之。則百覓不得之一紙婚書。赫然在焉。於是迭克乃大驚詫。不禁失聲而呼。哈雷復續曰：於是全案悉變。立琪衛授婚書於辯萊菲斯觀之。彼即大震。立吐實情。謂其證言皆偽。造女實不知白東已婚也。法庭得狀。案因以結。大紳聆畢。乃嘆曰：此事誠不可思議哉。不可思議哉。而愛石兒尤欣喜欲狂。每當哈雷一語之畢。輒稱頌。遞函之人不置。初不知其爲何人也。時迭克乃詢曰：哈雷亦知此函自何人遞至乎。哈雷曰：立琪衛謂由其書記遞與之。而欲覓此送函之人。則已不可得。然余儕固皆謂必汝所遣耳。迭克曰：余固無之。哈雷曰：然則出自何人乎。迭克乃取頃間之電紙授與之。曰：必即發此電之人也。大紳呼曰：君尙得一電耶。何未余告。時哈雷已讀畢。即轉授之大紳。乃撚鬚朗讀曰：「敬爲君等賀。隱名之友人。」讀已。癡然木立。撚弄其鬚。作冥想。迭克詢曰：丈度其爲何人耶。於時僕人白曰：培佛雷先生。至衆聞此名。皆愕然相望。而培佛雷已徐揮其杖。欣然而入。衣服鮮麗。即在公園中所服者。深深一揖。滿掬笑容。遍矚室中諸人。詢曰：諸君方言及下走耶。迭克銳聲曰：先生。汝至是何爲哉。培佛雷夷然曰：余來道賀耳。大紳乃詢曰：培佛雷汝頃在庭旁聽乎。培佛雷曰：否。然余固知其事極順。遂耳言。次復向夫人罄折致詞曰：親愛之安蕪萊夫人。夫人第向狠狠一視。即徐徐以背嚮之。培佛雷乃大惱。則復迴面迭克。迭克待之亦殊冷。於是幾無以自容。乃強笑而言曰：佳佳。余當去矣。迭克冷然曰：以狀言之。君固當即去也。培佛雷不意竟有此言。大愕。則舉杖揮之。復自視其手中之冠。遂

向門行。大紳乃不復能忍。思迭克何躁率至是。立呼止之曰。培佛雷。且小待。培佛雷乃止不行。迴身應曰。安蕪萊先生。大紳乃厲聲向迭克曰。此豈所以待汝隱名之友人耶。此言一出。迭克不禁大駭。急曰。丈殆謂彼即其人耶。大紳於是滿露得意之色曰。固然。覓得此一紙婚書者。即此培佛雷君耳。言時。培佛雷第鞠躬而已。迭克大窘。期期曰。此言確耶。培佛雷大慍曰。斯丹笛西先生。寧余誠有不足見信之道耶。余遞此一紙婚書。固謂蕪萊菲斯見之必當大震不已。今果然矣。哈雷時乃諦視不稍瞬。似疑培爲異人曰。君究若何覓得之。大紳不待其答。即揚揚曰。固憑其不可思議之通神術耳。夫人時亦行近其前。舊日信仰之心復生曰。其事果確。余當永永信仰不衰矣。培佛雷幸有以語余儕。培佛雷率然曰。固無人覓得之。哈雷大謬曰。然頃固上之庭中矣。培佛雷曰。此其實情。惟余知之。迭克曰。然則此婚書果何由而見之於庭中。培佛雷乃啞然笑曰。此書初非真耳。迭克不禁大愕。喘聲曰。何以言之。培佛雷微搖其首。狀如有所追憶。朗聲曰。斯丹笛西先生。余前所述之情史。君當憶之。此余與麗諾列之婚書耳。余僅以小小手術變易紙上之人名。而蕪萊菲斯即頓爲變色矣。此書費余資至二鎊十二先令六便士之巨。當時余處境極窘。幾無以應也。大紳一聞此言。頓作失望之色。則探手囊中。作取錢狀。以挪揄之曰。此費余當承之。培佛雷仍夷然曰。否。今不需此。可以票寄余耳。隨挾杖於臂。取冠拭之。磬折逕行。愛石兒急自座起。欲止之。勿行。顧見迭克仍作冷漠之狀。復爲躊躇。及其意既決。則培佛雷已闔門出矣。

第十四章

越數日後之一晨。迭克夫婦方相對進晨餐。其樂融融。復如案未出前之狀。蓋似颯風急雨過後。復見杲

杲旭日。幸。菲麗斯已於數日前往游康威兒。用舒獄中積困。迭克初勸愛石兒與之同行。然愛石兒不願。謂當與迭克並影。閨中共樂。晨夕用償前茲之苦。迭克一聞其妻作是穠馥深摯之言。心花怒放。蓋可知矣。餐間迭克興趣極佳。曰。嚙信竟有如此美滿之結果哉。愛石兒曰。然爲事過佳。幾令人疑其非真。菲麗斯一經海行歸來。必能盡忘前事。彼等將於月杪成禮也。迭克曰。妹子勇敢。可嘉。曼脫琳得彼爲偶。當彌以自負矣。愛石兒曰。然曼脫琳亦殊不惡。吾妹頗自慶得人。當時吾妹苟不自承。彼必犧牲一己。到底此可斷言也。迭克復曰。彼兩人今日欣喜之情。殆難意喻。當感謝上蒼。不置。愛石兒夷然曰。尤當謝培佛雷君。迭克一聞培佛雷三字。頓露不悅之色。愛石兒復曰。迭克。汝亦思余儕之待培佛雷。未免過刻乎。迭克曰。噫嘻。愛石兒。奈何作是言。彼非嘗遺余儕以絕大困苦乎。愛石兒曰。彼固力救曼脫琳。微彼。余儕將終不知白束夫人之藏此小簡。且菲麗斯之得無恙。尤深賴彼力耳。迭克曰。凡此余固未嘗忘。然菲麗斯之被逮。彼實不能辭其過。彼之戲弄吾人。余不能爲之恕也。後此之事。僅能救其前失。初無感謝之足云。愛石兒曰。然菲麗斯初不作如是想。迭克愕然。愛石兒曰。當彼未赴康威兒之前。嘗偕哈雷至其寓所謝之。且求其見恕焉。迭克乃呼曰。嗟夫。愈令人不解矣。何有乎恕。愛石兒曰。彼日前殷勤來賀。吾儕冷待太甚。於禮頗爲不合耳。迭克回思之。頃覺前此待培佛雷於禮良有未愜。然仍不欲形之於面。且信彼之逼女吐實。實爲自炫其術。居心固不可問。愛石兒似審其意。卽曰。迭克亦嘗思彼果何因逼吾妹吐實耶。曰。大紳固已言之。謂欲令白束夫人知其實情。俾置此事不復究。然此說理由殊短。以吾儕已有小簡。足出哈雷於罪。又何事乎此。愛石兒曰。然則汝不信之耶。曰。固不信之。愛石兒曰。然則其故又安在。則憤然曰。無

非自炫其術。俾人知之耳。愛石兒乃呼曰。噫嘻。迭克。汝乃大誤矣。尙能思得他故否。曰。此必無之。愛石兒乃曰。固尙有一事。余當告汝。迭克日前之妖夢。汝尙憶之否。迭克聞言。頗以爲怪。念此事與夢何涉。則徐徐曰。固尙憶之。愛石兒復曰。夢非始於電鈴之琅琅作響。而終於慘劇乎。當汝醒時。非又與夢境一。一適相符乎。迭克時方瞑思其事。卽喃喃曰。然。愛石兒曰。汝且思之。後此夢中各節。非一一悉驗乎。曰。然。惟幸邀天佑。最後之慘劇。乃未驗耳。愛石兒曰。迭克。然則當培佛雷之橫加攙入。適當何時乎。曰。時適白東夫人。堅欲余覓此隱名之婦女。愛石兒卽曰。是矣。是矣。君記憶乃不謬。白東夫人。蓋疑余卽此婦。而欲汝亦信之。脫彼去。而此疑。長留汝之腦中。事將何若乎。於是迭克恍然大悟。念前此何竟懵懵不覺。乃曰。汝殆謂培佛雷……愛石兒不待其竟。卽曰。然。培佛雷信汝。必將依夢境而行。事蓋前數節。旣已驗。汝已爲夢所矇。將長爲傀儡。不能自主。非演至最末一節。不止。迭克曰。然。余固未嘗以夢中詳情告彼。又何得而知之。愛石兒曰。此良不可解。彼乃知之。故欲阻之。不實現也。迭克乃大感曰。余今亦信其言爲真。惟汝前此何不余告。愛石兒曰。蓋余猶未敢十分信之。今不忍見汝長持誤解。輒一言之。迭克曰。余儕宜有以謝之。明日當招之。至是小飲。余今卽常作書也。隨按鈴呼取文具。愛石兒則取晨報讀之。忽於報中有所見。斗作不豫之色。呼曰。迭克。迭克曰。何事耶。曰。余儕已無及矣。其觀此節新聞。迭克卽取報於手。按其所指處。讀之。曰。培佛雷者。卓負盛名之通神學大家也。雖設卜未久而神效卓著。凡倫敦人士類能言之。昨夕已東裝赴黑山國矣。

(完)

小名 天作之緣 (續)

第一百十六章 玉隕

七月二十五日

今日老醫生告余以一極慘之事。吾父昨經倫敦來之醫生割治後。竟以不起。此非醫生手術之不靈。實因吾父之症。早應割治。而吾父不許。遷延以至於今。致精力虧而難以奏效也。先是吾父之病。秘不告人。非獨余不知。全島中人民。實罕有知之者。蓋吾父銀行計畫之失敗。全島富戶。皆被牽連。深恐病重之信。一經傳出。則控案連翩而起也。葬禮舉行於今日黎明。葬地則在雪馬利亞寺內。夫所以有取於黎明者。以監督急於赴羅馬。須乘早船而行之故。然因是謠言紛起。謂吾父並未死者。僞也。恐被他人告發。已喬裝出逃。伴以監督者。使人不疑也。清晨下葬者。以柩中空無尸體。恐被他人看出也。然老醫生則謂余曰。此種謠言。皆不可信。汝父實死矣。且葬矣。其與監督同行之人。則來自倫敦之醫生也。嗚呼。以吾父之精強勇猛。如虎如獅。每入吾母房中。步履所至。舉室爲之震動。乃亦有今日。竟不免於一死乎。此真余夢想所不及也。雖然。吾父氣傲心高。不肯仰他人之鼻息。以鄙陋村農之質。一躍而儕於英豪之列。卽身世多艱。晚年事業動輒失敗。而推其志要亦足以與古人爭光矣。吾父雖死。猶之未死也。余既聞噩耗。終日慘然。嗚呼。吾自知識稍開而後。卽覺吾與吾父之間。暗然如隔一黑影。吾視吾父。不啻一重嶂。懸吾頂上。吾不知吾父易簣之際。亦有一見吾面之意否。雖然。吾父卽有此意。亦必爲耐窘之所沮。耐窘必曰。吾父之死。以心傷吾事之故。以恥辱吾事之故也。至於人之議論吾父。

者。或曰爲富不仁。或曰趨財奉勢。或曰奸商市儈。要皆不足爲吾父累。反以見其人立論之不中人欲議。論吾父之生平。當先考其幼年之歷史。當其爲兒之日。鵝衣百結。牧猪奴不啻也。橋下之日。蠟貴人馬。逸御者於大道之上。舉鞭擊其母。亦安知有後日。而吾父則曰。母勿悲。俟兒年長。當爲母置一車。爾時誰復敢以鞭擊母者。此其志何如耶。威廉端爾者。瑞士之矢人也。以愛國著名。奧大利巡撫于斯蘭。置己之冠於市中。端爾過之。不以爲禮。因處端爾以罪。令以蘋果置端耳之子之頂。而令端爾射之。端爾竟中蘋果。其子無恙。其後端爾卒殺于斯蘭。以報其仇。吾父之對蠟貴人。何殊端爾對于斯蘭之帽耶。惜哉。吾父心思。誤用。致使其親身之女。困苦顛連。以至於今日也。父乎父乎。吾今與父爲異世之人矣。吾於父之愛。不能因父死而增。吾於父之恨。則因父死而減矣。

七月二十六日

吾前告二老人。吾苟以病情正告麥丁。則麥丁南行之計畫。必因之而阻。此非虛語也。卽於今日。麥丁每談南行之事。猶若非余同去不可者。麥丁苟曉然於下月十六日。余必不能啓程。則其頹唐潦倒之狀。必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後此南行之事如何。不堪設想矣。世有處鼓盆之戚。如日月之遇食也者。新墓之土未乾。而哀痛之情已畢。曾幾何時。又與他。家。女。郎。作。白。頭。之。吟。矣。而。麥。丁。豈。其。人。哉。余。故。不。得。不。爲。之。計。陽。爲。病。日。就。痊。而。作。下。月。十。六。日。必。能。同。行。之。態。雖。然。近。數。日。來。余。之。作。態。似。不。若。前。數。日。之。神。當。余。歡。笑。之。際。見。麥。丁。凝。視。余。面。若。甚。不。安。也。者。殆。余。有。不。自。然。處。而。爲。麥。丁。所。窺。破。耳。余。際。此。惟。有。顧。左。右。以。避。之。至。於。今。日。余。雖。竭。力。自。克。不。使。淚。流。而。竟。不。能。聞。麥。丁。語。至。來。日。行。程。如。謂。海。

中風氣何等爽適。必有足以使余面目爲之一變者。余仍附和而贊之曰。美哉美哉。而麥丁突然問曰。既若是。君何以哭。余曰。此無意識之事。不足以介意也。嗚呼。此一不慎。不免塵埃一點。吹人麥丁眼中矣。旁晚。麥丁既抱余上樓。與帥立文醫生。同歸旅館。頃之。祭師唐諾文來。問康母覺得吾病如何。康母答語。不可聞。但聞祭師嘆曰。傷哉。命也。人生於世。何啻浮雲之過眼。耶。又約半小時許。湯姆來。攜牡蠣如干以贈余。仍謂此物可以已吾病。亦問康母曰。小娘子病如何矣。湯姆出門時。余聞其嘆曰。不意此次行程。無與娘子事也。

七月二十七日

吾必竭力支撐。勿遽令麥丁傷懷。麥丁今日。尙在夢中。滿懷希望。不稍虧損。余若於今日遽虧損之。則其來日之垂頭喪氣。余忍見之耶。且人非忍人。奚忍敗他人之大事。彼探險者。流固。有急功好利。不事遠大之徒。一日。功成名就。則心滿意足。從此安居家室。兒女情長。英雄志短。論昔年遊跡。談虎色變。矣。而麥丁亦非其人也。具此壯志。終身以之。其生也。魂夢與怒濤相接。其死也。白骨與冰雪長埋。豈若怯懦之子。生則臥牀上。爲兒女子所玩弄。死則葬身英國之土。待鮮草之怒生。墓旁耶。吾思之。吾重思之。如見麥丁之英魂。自窮陰凝閉。雪白風悲之荒土間。上升天空。而留其臭皮囊於地下。積雪爲其封樹。悲風爲其吊客也。嗚呼。人必有一死。麥丁將來必有如是之一日。以余之故而令麥丁不克。遂其初志。余又安忍哉。余又安忍哉。余必每日起身下樓。無論乳母若何勸我。我不顧也。

七月二十八日

其 帶 之 編

今日午後。余坐吾兒搖牀旁眠。兒康母坐火爐前紡線。談次。康母告余以姨母白禮姬與耐奢之爭。耐奢謂吾父未經醫生割治之前。先已與彼成婚。在律彼爲正式繼承人。凡吾父遺產。應爲彼有。姨母所居之大屋。亦吾父遺產之一。按律向姨母索回管理之權。因是母女之爭以起。可憐哉。姨母白禮姬氏也。吾母其親姊也。視之不啻如仇讎。余則其姨女也。待之尤刻薄。而寡恩。所以不恤人言。甘出此無情無義之下策哉。無非爲其親生之女。美蓓奢謀耳。豈知畫虎不成。反類於鵠。數十年苦心孤慮。至此皆成畫餅。而被前妻之女。逐諸大門之外乎。湯姆聞其事。曰。善惡到頭終有報。昔日逐人。今日見逐於人。不亦宜哉。龐婦龐婦。其亦自悔否乎。

七月二十九日

麥丁書稿。今日始校畢。帥立文醫生攜稿赴倫敦。當其與余告別之時。雖故高其聲。作得意之色。謂必於初十日偕船員及屈列格爾同來。然面色頗不自然。嗚呼。帥立文而亦起愛我之心。不亦可怪而可笑乎。然而人之愛我者多矣。奚止帥立文一人。吾自問生平何福。而能消受此許多愛耶。日來校稿頗爲急急。麥丁之稿既畢。余之精神亦若緣之而俱畢。今晚麥丁抱余上樓。臥余於牀上之時。笑樂不若平日之甚。余戲而謂之曰。何物使君不樂乎。中夜思之。始知麥丁之所以不樂者。亦深有故。余雖強作健態。而面色之日瘦。身體之日輕。有以使麥丁之覺之者。余於是定計自明日起。當自行以上樓。勿復令麥丁抱余。致使彼得權余輕重也。

七月三十日

當此之時。吾之病勢。一若與南行之計。畫賽跑。先到者爲勝。後到者爲負。余甚恐余之落後也。麥丁定於十六日啓程。距今僅十七日矣。十日結婚。距今僅十一日矣。勝敗之較。僅此十餘日間事耳。不亦大可畏哉。然而毋畏也。美利美利。試觀汝當前之境地。夫何畏哉。旁晚得貞母來信。彼將於明日由愛爾蘭啓程來此。貞母此次來期。據其前次來時之言。不應如是之早。度必祭師招之來者。至於余之所希望者。則麥丁與貞母見後。談至吾事之時。不至啓衝突而已。不然。貞母者。吾之所敬也。麥丁者。吾之所愛也。以所愛者與所敬者爭。使我何以處其間耶。

七月三十一日

今日醒時極遲。以昨夜終夜不睡。直至天明始閉目也。余醒後。正念及貞母時。黑水鎮之醫生來。醫生爲人謙謹。不染江湖惡習。謂昔日彼來。余有許彼再來之語。今故特來以踐前言。當醫生驗余身體之時。余頗注意其面色。而醫生面色。備極驚駭。不解變象之何自而來。至使已死之物。頓然復活。古人心傷必死之說。從此可以勿信。以余心傷而復還原也。余僞爲有所要需。囑乳母下樓。乳母既去。余仰首微向醫生曰。危在何時乎。醫生不答。但言帝力神奇。非科學之所及而已。既而於醫生口中探得一字。余頗用以自慰。嗚呼。此事有粗觀之極樂。而實至悽慘者。卽心傷而死是也。今吾之心竟不傷矣。竟以愈矣。苟非天恩。何以至此。

今夜得一酣睡。睡後昏然一夢。夢見吾母自外來。謂余曰。兒冷乎。遂取被爲余蓋之。余謂行將與吾兒永訣。頗用潛然。吾母曰。余當日舍汝而逝。亦猶是痛苦之心耳。又曰。天下之爲母者。大半不免於是苦。

然天庭不遠。別者其暫。而晤者甚常也。

八月一日

吾之所爲。不獨他人不解。卽我亦不能自解。昨日醫生之言。不猶在耳。而余今日。獨擇最新之衣。而穿之。且借乳婦之頸帶。而用之。以乳婦之肩爲杖。支以下樓。則麥丁已待我於樓下。見余。雖無贊余之語。然觀其貌。與當日在蠟台之末夜。余穿開羅所製之素裙。行入膳室。麥丁方余爲一銀椽樹。素體而黑骨者同也。嗚呼。麥丁。吾苟爲有用之人。不至病廢。如今日。吾與汝之匹配。果無不當於其間。一言以蔽之。苟上帝之意。非不許我二人爲世間之夫婦者。吾豈不願與汝偕老哉。

八月二日

貞母昨夜到島。今日來此。伴余一永日。不一提及修道院。但云遊蹤疲極。當在此息駕數日。余意貞母已心知余病之真相矣。麥丁與貞母。亦並無舛逆之言。余頗欣慰。旁晚貞母與余談及麥丁。稱麥丁爲人。真摯誠懇。雖對於教會。不免有錯誤之言。然其信道之篤。實不愧爲吾教之秀。今日日間。尤有一可樂之事。卽康母麥丁貞母及余等同坐園中。日暖風和。田間稻頭。迎風俯仰。衆方笑樂。有人突扯余襟。視之則吾女蕙賽也。彼匍匐於青草地上。採得延命菊數朵。返而置我衣襟之上。嗚呼。吾女竟有今日。吾得親見之。豈不心安。從此對於吾女。無事灑愛憐之淚矣。雖然。人生幻想。一旦竟成事實。反未有不悲從中來者。况余一生無福。好事多磨者哉。麥丁至此。有無察見吾病之真相。不可得而知。但今日園中談笑。獨謂吾女得此兩母。從此可以無患。兩母者。一爲貞母。一爲祖母。得祖母則願復有人。得貞母

則教育有地。爲吾兒計。至矣盡矣。然爲麥丁計。則何如。吾不以病情相告。一任其從事於南行之佈置。當乎否乎。吾對此問題。日夜不釋於心。然吾夜間苟稍得安睡者。則欲解決此問題。當亦非難事矣。

八月三日

精神日衰頹矣。有咳嗽乎。曰有之。有患苦乎。曰無之。然則何病乎。無病也。日以勞疲而已。今晨祭師來。謂吾貌愈似吾母。嗚呼。吾母。天人也。吾何克當之。吾知祭師之意。謂吾之狀態。日似吾母晚年耳。祭師老矣。秋之對爲春。昏之對爲晨。黃髮壽眉。其對爲髻齡。所異者。童年心性。潔白無瑕。而僂儂老人。飽經世故。心性早虧。是故善人而老。則不啻轉而爲童。惟祭師有之。雖然。余今日得人看護。亦幾如一孩提。吾兒之繞椅而行。倦則取抱。與麥丁之抱我上樓者。何以異。甚矣。人類之必有此一日。反需他人之顧復也。

八月四日

日來祭師頗憂慮。蓋深恐被監督誣控。而申斥之辭。自羅馬來也。而今日祭師急奔而至。面欣欣然有喜色。但氣喘不已。問之。知監督赴羅馬後。大被教皇訓責。且送入羅馬某學院拘禁。勿得復回本籍。另有一宗巨款。自羅馬匯來。令祭師散放。以濟哀蘭貧民。至此款何自而來。固可不問而知。而祭師則樂極。佈置舉行街遊慶典。排隊赴聖美利寺。然後作念珠禱及懺悔禮。定期本月十日午後舉行。適當余結婚之後。動身之前也。嗚呼。世事之奇。一至於此。吾人安能逆料哉。

八月六日

天作之緣

吾一任麥丁盲行而不早作警告。是誠吾之過也。麥丁今日告余。謂初十之事。已領有特別結婚證書。并示我船票二紙。謂已看定頭等房艙兩間。適當船中最高安適之部分云云。嗚呼麥丁。何事爲我購船票邪。吾得船票久矣。吾將入最深最大之海。歷最遠最長之路。赴生人不到之區矣。吾此行勇往直前。不稍退縮。與君之慣於海行者無以異也。今日晚上。余定計欲告麥丁。雖然。吾苟告麥丁者。吾何自而啓口。又何忍視其面哉。

八月七日

余將寫一信以告麥丁。事固有口說不如筆述之便者。吾若與麥丁面談。則吾心必動。且力弱聲微。語氣起伏斷續。如海洋中波浪之升沈。將使聞者爲之酸鼻。以此言之。尤不如筆述之爲得。然吾至此。欲坐而作字。力有不能。因以紙置胸前。下墊以書。臥而書之。

嚴美利致康麥丁書

我之愛人鑒。君讀吾書。宜先自壯其中懷。切勿氣短。吾書情長。君之不能卒讀者。勢也。吾知之。然吾不能不爲君言之者。亦勢也。

明日爲往見高等伯里夫之期。下星期之今日。爲啓程赴西特奈之期。兩閱月後。計已抵冬部矣。雖然。吾不能與君往見高等伯里夫也。吾不能與君同赴西特奈也。吾不能與君同往冬部也。吾不能離此一步。與君同行也。吾不能矣。吾誠不能矣。

愛人乎。吾一生愛情太濃。一點生機。已被愛情所燒盡。吾愛吾母。吾愛吾兒。吾尤愛君。綜此諸愛。丁

我平生。吾於此世。尙能留幾日也耶。

吾不早告君。而及今始相告。吾病日劇。而欺君曰漸愈。精神日衰。而欺君曰漸勝。吾之過。君能原我乎。吾所以不早告君者。皆吾志短之所致。及今思之。則吾之不早告君者。亦區區愛君之心耳。

吾自入此愛情密布之屋以來。以爲歡樂得矣。既得之。則患失之。愛人乎。君其解吾用意乎。君苟解吾用意者。則吾前此之不告君。而任君於暗中摸索者。當爲君之所恕也。

君抱此戚。必黯然神傷。概可想見。吾生前能爲君多節數分鐘之慘苦。吾死而亦安。然吾身雖死。吾心不能不冀君之愛我而哭我也。來日苟有人言曰。彼昔日曾與嚴美利相愛。今者彼美異世。世之女子。無足當其意者矣。則吾之心滿矣。愛人乎。吾苟無此心。吾不成爲女子矣。

然而愛人勿過神傷也。吾若無恙。則後此悠悠歲月。吾之境地何如乎。吾二人之境地何如乎。君盡思之。

吾二人苟非死別。果能分地而居乎。是必不能也。吾二人果爾成婚。吾見人之於君。歡迎恐後。而於我獨棄而勿與。謂我能忘情邪。嗟嗟。我生不辰。運行多乖。前事如此。謂能勿遭他人之白眼邪。當世無真是非。女子而有過也。雖其過非女子所自取。他人亦必不原之。吾生缺憾。有若破碎之碗。君是完人。用爲君偶。無所補益於君也。

愛人乎。吾知君於此。必若曰。彼之辭富而居貧。去榮而就辱。屏安而卽危者。爲愛我也。彼既舍萬有以愛我。我亦必先天下而擇彼。是報也。是情也。然而此事之結果。不堪言矣。君以愛我之故。將爲人

天作之緣

所輕視。而前程門路。昔之納君。惟恐其後者。今將拒君。惟恐不前矣。不獨此也。每歷一處。誹議我者之言。將如回聲之襲君而至。此情此境。君謂我安乎。

愛人乎。吾二人間之障礙。尤不至此。徵諸戒律。吾與君亦萬萬不能爲夫婦。君豈謂吾輩生於斯世。能逃戒律而爲人乎。

君勿誤會。謂吾之言此。乃吾自責其有愛君之心。而以愛君爲罪也。吾素無是想。亦必不再作是想。孰生我者。孰與我以此心者。當知吾心之未嘗非也。

君亦勿誤會。謂吾之言此。乃吾之追悔當初在蠟臺之夜也。吾於此事。並無悔意。卽他日對簿天庭。吾亦並勿膽怯。人各有自主之權。而吾之自主之權。天與之人奪之。臘臺之夜。吾行吾權而已。彼蒼者天。其有不知吾意者乎。

君亦勿自責而自悔也。他日者。吾與君共立天帝之前。天帝必知吾二人之本非外人。君則生而爲我夫。吾則生而爲君婦也。天帝必加恩而羽翼吾二人也。

君更勿誤會。謂吾視身歷之苦。如在哀蘭及倫敦者。爲一種之天譴也。吾實始終未嘗作是想。今更自信。以爲君在他鄉之日。吾一切遭逢。乃天所以度我。非天所以罪我也。

愛人乎。試爲我設身處地而思之。吾自結婚而後。苟不與君相晤。至於今而猶與彼所嫁我之人一屋而居。則吾之靈魂。必早虧損而泯滅矣。慘矣夫。好好女子。嫁而爲狂夫俗子之婦。而靈魂因以泯滅者。何可勝數。吾今日者。身體之遭逢。縱其如何殘酷。而吾之靈魂。不猶完全無缺也耶。大慈大悲。

在天之上帝。使我有此至快至潔至真之愛情。以保持我至貴至重之靈魂。而不至於泯滅者。吾安能不感謝也哉。

愛人愛人。婦人之嫁。一而已矣。吾曾在祭壇前立誓矣。吾之立誓。雖非出於本心。而爲他人所強迫。要之已爲天庭所登錄則一也。

嗚呼愛人。上帝戒律森嚴。吾人不可視爲無物。君謂教會對於戒律之意。解說不當。吾智識淺薄。不敢置可否於其間。然所必者。上帝具此戒律。後世之人。必不免於誤解。必有無數婦人。若男子。因此而受無窮之戚。上帝豈不知之。然不若是。不謂婚姻已結不可拆。則士也。或嫌婦醜。而思重娶。女也。或怨夫貧。而謀另嫁。夫婦之道。從此危矣。利害相權。猶不如定此嚴律之爲得也。

艱艱上帝。其意若是。吾心雖不欲。吾首曾在壇前低伏矣。然而仔細思之。要亦無事。慘苦也。婚盟之束縛人心。在當世則然耳。禮拜堂之婚律。發生效力。及身而止。不能延長須臾也。入棺而後。身體自由。冥冥靈魂。可隨所愛而薄附焉。豈不快哉。假使天假之年。吾得多生於人世者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則到處受人白眼。雖快一時之慾。亦何趣味之可言哉。

如是。又何慘苦之有。生也。君不能爲吾夫。吾不能爲君婦。死則君夫於我。我婦於君。吾二人之相愛。本不以生而存。以死而亡。死之關頭一過。吾二人之好合始矣。從此魂魄相依。永無離散之日。故死者非所以問我。實所以合我也。天地一彈指耳。間者其暫。不間者其常。豈不樂哉。豈不榮哉。

嗟嗟愛人。靈魂永生之說。君豈不信乎。吾則深信之也。吾信吾死而後。彼先我而棄世者。吾皆得與之相見。吾信吾離此世而後。彼後我而上天者。吾仍得與之相俱。吾所以視死如歸者。固以身在異世。吾之靈魂常在君之左右也。

愛人愛人。由前之說。吾死而後。君固毋庸哭我也。君乃達人。當作達觀。涕淚之流。本無補於事實。要知愛情一物。本不以生死而殊也。

吾非不欲多留數日。而時勢不我與矣。君書付印。吾不獲見其成。君業方興。吾不獲俟其立。兒年尙穉。吾不獲見其長。爲美貌之女童。是皆吾之所憾也。然而吾之憾。尤有進於此者。我本女子。不能無女子之心。苟得長留人世。日聞他人愛我之言。此固吾心之所至欲也。

嗚呼。事與心違。可憐孰甚。然我不敢怨天。以天恩於我。非不深也。

請更進言吾女。吾疇昔所瞿然驚悸者。則吾一旦溘然長逝。而兒年幼。他日懷念其母。而母之音容笑貌。盡在一幅紙圖中。平日行誼。了不可得。嗚呼。人生不幸。幼失怙恃。長抱無窮之戚者。我卽其一也。今也無畏矣。他日者。兒年稍長。問及其母。君必舉己之所知所憶者。一一爲吾兒告。吾兒不自記其母。而獨得由其父眼光中想見其母。吾豈不快哉。

愛人愛人。驚人之事。尤有甚於此者。他日兒貌或竟與我相似。或竟與君之所見於我者相似。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一若嚴美利再世。則吾兒立於君前。君之見之。不將曰。此又一嚴美利乎。嗚呼。死吾何畏也。能如是。吾其含笑九京矣。

嗚呼。年華不再。老大徒傷。丈夫前程遠大。勿宜以一弱女子故而遽灰其壯志。君若不忘白骨。每當歲暮春寒。思念前情。可自慰曰。美利在此也。愛之爲物。雖死不移。雖傾一江之水。不能洗而去也。則已矣。

吾今日仍勉強出牀者。因欲以吾自述一冊給君也。此非細故。吾自與君重逢而後。日夜筆述。成此區區。君取而讀之。則書中之所載。與所以作書之意。君自得之。吾又安用多言哉。

吾書所敘。雖皆一己之事。然君勿責其偏也。吾言皆出於至誠。君讀其書。可以知吾心。苟卽此而類推之。亦可以知他婦人之心。是則吾書雖爲己作。要不啻爲他人代作也。

當日落魄倫敦。余曾有作書之念。敘述婦人女子。苟失其天賦之權。至不得自擇其偶。其結果有不可言者。君讀吾書。則吾當日思想之浮夸。概可見矣。

嗚呼。吾之所欲言者。不能望於今日。然將來必有此一日。要之不在吾世。且恐不在吾兒之世也。嗚呼。吾甚望吾兒之世。不如吾所居之世之惡也。

君書所述。最足使余驚恐者。君知其爲何事乎。是卽南冰洋中之冰山。君之所身親經歷者是也。如君之說。冰山高出海平綫者五百尺。而其深入海中者亦五百尺。受海底之潮流。進行而己。逆風巨浪。勿能阻也。

甚矣。人世之可畏。何異於冰山。但願吾兒之世。世情稍厚。不若今日之薄也。

艱艱愛人。吾二人此別。雖云後會方長。然明日與君相別時。物或塞吾喉。言不能出吾口。吾固不能

不取吾心之所欲言者。再與君言之。

吾欲告君。吾深愛君。舍君而外。吾從未愛他人。吾之愛君。始終不渝。即婚誓亦未嘗阻我一日愛君之心也。

吾欲告君。君亦以至愛報我。吾深感焉。君之愛我。始於童年。君之愛我。不啻日光之照我。悲歡離合。事變無常。物換星移。年華荏苒。而君之愛我。始終如一日也。

自今而後。君勿憐我身世也。吾回想此身。自覺甚樂。即有不樂。而天之所以賜我者。亦至足以慰我心也。

愛人愛人。吾請告君以吾身之樂事。世界之繁華。吾得一見之。非吾之樂乎。日也。月也。星辰也。花卉也。百鳥之自鳴得意也。吾一一有之。非吾之樂乎。吾得宗教以信之。吾得禮拜堂以往之。吾有慈母之相愛。吾有佳兒之在抱。更得愛君而受君之愛。非皆吾之樂乎。

夫天以君授我。我至感之。吾與君生前之愛。雖不長。而身後之愛。無窮期也。愛人愛人。吾今長辭此世矣。與君暫別矣。風霜寒暑。諸惟珍攝。不宣。

嚴美利白

嚴美利在經文後所記雜事

八月九日至十日

吾事畢矣。吾書已付彼矣。吾之秘已宣矣。彼前此之知我。斷未有若讀吾書後知我之深也。吾今日穿

戴較往日尤慎。乳婦之頸纏。余仍借用之。且梳吾髮如吾母之狀。倚乳母肩以下樓。自覺精神頗壯。而見者亦莫不謂余今日面色勝恆。余下樓已在午後。麥丁亦在廚中。頃之扶余入園。日雖半落。而日光猶明。空氣鮮潔。萬卉無聲。吾固知今日爲吾二人最後之團聚。而談笑不異平時。伯里夫也。特別證書也。司各昔亞船員之來觀吾二人婚禮者。必於侵晨就道也。莫不一一及之。然而今日所當問者。不在二人之所談。而在二人之所覺。吾於其時。獨覺甚快。坐於絮墊之上。以潔白之手。置於麥丁赤手之中。時而相視。麥丁銳利之目。及柴色之面。時而瞻望碧色天空。既而夕陽返照。延命之菊。垂頭縮翼。漸入甜鄉。麥丁恐余沾露。於是二人共起而入室。余緊扶麥丁之臂。而步力獨佳。時老醫生在看病室內。康母在樓上眠兒。數日以來。吾兒已與祖母共睡矣。未幾。余將上樓。因取肘下之書付麥丁。囑其先讀書後之數頁。余與麥丁。前此雖無一語及吾書。而麥丁得書。並不駭異。一若早知吾之有此書者。余因是默然自念。以爲吾方欺麥丁爲不吾知。而麥丁亦正在弄吾之不自知。其實麥丁早已知之矣。余心且慰且痛甚矣。婦人心緒之奇也。此後二人握手並立於樓梯之下者久之。余深恐麥丁於此情不自禁。又復作當日在蠟臺之故態。黯然神傷。因自定主意。將以己之弱質。克彼英雄氣短之心。頃之。麥丁舉其堅強恩愛之臂。緊抱余身。與余接吻。低聲謂余曰。愛卿。長別矣。天恩高厚。冀其有惠於君也。余遂獨自上樓。麥丁猶佇立於樓下。余回首微笑以答之。即決然入臥室。行至床前。倒身牀上。則精力盡去矣。是夜神情愉悅。似夢而實非夢。似真而非真。吾不欲爲溢量之言。而謂此爲聖靈之默示。但必爲生前企望及思慮之結果。得神力之助。遂顯現於耳目之間。藉慰生平之望。則可必也。浸假而來朝至矣。

是吾結婚之期也。亦祭師舉行街遊慶典之期也。吾開房中之窗。向外而坐。一若躬逢其盛。見祭師素色袈裟。漁夫各穿圍裙。村中居民。咸更衣而出。樵採者。禁飲者。以至古昔之有功於國家者之後裔。各持徽幟。沿轉角而來。此外子女幼弱。不能舍之而獨出者。則各抱女攜男。立橋上以觀之。行者似皆過我窗前而入聖美利寺。禮堂狹小。不能容如許人民。後至者跪於階下。直達墻外。於是行淨祓之禮。衆唱頌聖之歌。余和之。至此。貞母入我房中。聞我唱歌。亦和之。既而歌畢。萬卉無聲。似聞康母在園中。與吾兒談話。余目一閉。又似親見兩人之坐於園中者。余於其時。似醉似麻。殊不知身之在患病之中。而知覺則仍在也。頃之。又若聞麥丁在窗下。雙手舉起吾兒。與余有所言。余欲答之。而聲不能出。但微笑以應之。至此。眼前忽覺昏黑。聞身旁有人聲。若不勝其悽慘也者。而祭師唐諾文。一似在吾母棄世之晨。謂旁立者曰。勿呼彼歸也。彼歷盡人間困苦。今方絕塵寰。入樂土矣。時則眼前之昏黑者。愈益昏黑。身旁人聲。默不可聞。又頃之。眼前光明大放。此光也。一若麥丁所述南極之曙光。極華麗。極神奇。爲人間所不可見。未幾。余足若履於冰原之上。四顧無涯。而麥丁則行於我身之旁。樂哉奇哉。永生之快。如是如是。

此何時乎。此侵晨四句鐘也。司各昔亞船員之來觀婚禮者。當已首途矣。吾初之恨未阻其來者。今也則樂其來。麥丁得彼輩以爲之伴。則悼亡之情。庶幾稍替也乎。

晨氣佳哉。光不過暗。可以見物。亦不過明。不至眩目。吾見聖母利石在海中。酷肖泗水之幽靈。浮游於水面。吾聞海中濤浪。推擠作聲。如人之吹海螺。吾聞一鳥鳴於園中。吾聞羣燕囀於巢中。吾見草地之

上滿布霧霧。吾見羣樹高仰。似浮於天地之間。樂哉。吾茲所入之世也。不久。霧自消。日自出。光自來。漫漫永夜。從此告終。白日長明。自今伊始矣。

康麥丁日記

吾之愛者所行至可敬也。吾非不知有今日。然而癡心妄想。深冀海程之有以振其精神。而南極雄風。或竟足以已其病也。嗚呼。愛者。卿每見我。必作自得之色。卿以睠睠之目視吾面。卿以纖纖之手。援吾手。足使我忘卿病之危。是故今日之事。一若當頭之棒。吾決不料今日之爲今日。卽在於今日也。卿乎。卿乎。卿以書授我之時。巧然一笑。吾何等傷心。吾攜書返旅舍後。盡夜讀之。直至次日而畢。卿之事至可憐。卿之心至誠懇。吾讀卿書。見如此長文。罕有塗改者。爲歎卿才之不可及矣。嗚呼。吾初以爲知卿甚悉者。及今而知吾之所素知者。僅百之一二而已。卿之愛我。如是之深。吾安得而知之。卿既不留。吾生無報卿之日矣。吾思卿境遇。頗抱不平。卿爲人冲挹。樂道不衰。心乎戒律。終始如一。而乃有今日。天心何在。世言眞婚姻爲上帝建造世界之磐石。吾何敢信。吾甚恨文明社會。冒爲君子者。流假宗教與法律之名。遇眞信之女子。欲自保其天賦之權者。則摧抑之不遺餘力也。而今而後。吾其看破紅塵矣。宗教之進行。吾不顧問也。男女之相愛。吾無是想也。漂流賣笑之婦女。棄而不育之私兒。凡人世一切不堪設想之患難。皆無與吾事也。嗚呼。舍卿而外。吾何意於人世哉。天本以卿與我。我何敢逆天。卿歷盡人間患難。又皆爲我。我何能棄君。嗟乎。嗟乎。君竟舍我而去乎。午後不知何時。余回至日講居。屋中人靜。兒坐火爐前地上。呀呀亂言。吾母默然無言。首垂而不敢

仰以目腫。恐爲余見也。吾之愛者則臥牀上。已竟日矣。而猶未醒也。嗚呼。卿乎。卿素不善睡。何今日睡之熟耶。余心痛且寒。頃之。獨行赴海濱。此吾與卿童時遊釣之地也。昔年與卿所乘小船。猶泊岸旁。聖母利石。對夕陽而孤立。有悽慘嚴憚之貌。午潮方漲。浪擊石作聲。時湯姆自其板屋中出。余乃轉身入其屋。取木椅向火爐坐之。室中煙霧迷漫。梁桷亦飽浸以煙。湯姆不語。但取土煤實之爐中。自取一三足凳。坐於火爐彼面。未幾起立。取牛乳精一盅授余。并取鐵箸通爐中之煤。遂又坐下。仍不言。旣而天暮。晚潮已起。余始行。湯姆送至門外。手握余臂而謂余曰。彼身世至慘。隨在逆風而行。毀者甚多。今已矣。風定浪平。孰得譏之哉。小子識之。勿漠視吾言。及抵大道。聞鼓樂之聲。見無數村民列隊而至。是祭師唐諾文所舉行之街遊慶典也。是嚴德瑗不義之財。送至羅馬。而復由羅馬送回。用以周濟島中貧民之記念也。余觸目傷心。旣無感激天恩之意。亦不見行者之作何狀。卽躍過路旁土牆。行於田間。抵家園後門。適見紅威廉葬處。而墓石之上。青苔蔓延。當年之鐫題。今已不可復識矣。入門。見吾母於園內。吾兒則匍匐於其旁。吾問吾母曰。彼何如矣。吾母曰。彼今已醒。醒來已兩小時。但醒狀至奇。兩目大張。燦若明星。似有所見。而他人不之見也。唇亦張動。似有所言。但他人不能聞也。吾母問曰。好兒。汝何所言。則見其如聽人言而極樂者。初不答。久之。始答曰。勿作聲。吾方與吾母言。吾告吾母。謂吾已以吾兒蕙賽託諸母。吾母謂如此甚好。吾母語余畢。余卽偕吾母及吾兒繞屋而行。直抵嚴美利之室之下。室中之窗大開。時氣象靜寂。彼街遊之衆。在聖美利寺唱頌聖之歌。遠遠可聞。頃之。樓上歌聲亦起。則吾愛者之聲也。其聲之清澈而悠揚。吾於斯世。未之前聞。而

今而後。亦不可復聞。頃之。他聲起而和之。則貞母之聲也。其聲沈而嚴。此時歌聲而外。不聞他聲。地面之上。空氣之中。寂無氣息。卽海中波浪。至此亦似暫平。以聽吾愛者之作歌。日亦西沉矣。雲色甚紅。榮光滿天。樓上歌聲既已。吾兒在吾母懷中咕嚕。不知其是歌是語也。余卽抱吾兒高舉。向樓窗呼曰。此而女也。愛者。盡一觀之。樓上無應者。頃之。貞母至窗前。余觀其面色。慘然無生氣。貞母不言。但向天作十字形。嗚呼哀哉。吾知之矣。出諸水火。登諸衽席。其今日之謂乎。

敬告本書之讀者

康麥丁此次南行。自英倫啓旋。僕親送之。見其舉措已復故常。抱此長恨。數日之內。卽無戚容。精神氣概。敏活軒宇。一至於此。是者何歟。此其秘不難推測而知之。蓋嚴美利者。深信乎愛情之爲物。不以死生而異者也。康麥丁信嚴美利之所信。見夫人人生既脫血肉之關係。則所之自由。嚴美利雖死。而其魂魄無時無日不與之俱矣。康麥丁之信此。不得謂之虛。不得謂之謬。不得謂之爲無男子氣。天下惟腦力精強。識解超透者。始足以語此。吾見康麥丁以壯健之身。奮勇南行。履險如夷。而其心若是不禁有感焉。康麥丁視此行。富有希望。大丈夫志在四方。彼既習慣於南極之迥寒。此行功成。或復布置第三次探險。亦不可知。吾佇立船埠。見其船順泰晤士河而下。直至船去已遠。望之不可復見。而後旋歸。康君此行。其必功成而返。無殊西沈之日。詰朝必復照臨也。任人事之如何。壯士之志自若也。

著者誌

天 作 之 緣

二〇

康麥丁在南冰洋洲所發無綫電（致著者）

巴抵南洲。沿途安善。此間氣候佳。天色藍和暖無風。日光終夜照臨。衆星流動不停。世界之大。如在眼前。明日當更南進。心甚安較。彼未亡時。有過之無不及。彼言甚是。彼與我魂魄終日相依。於今乃見。愛情爲物。非死亡所能剋。雖注南洋之水。不能息滅愛情也。麥

（完）

談陳

陳奮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 名 之 版 出 新 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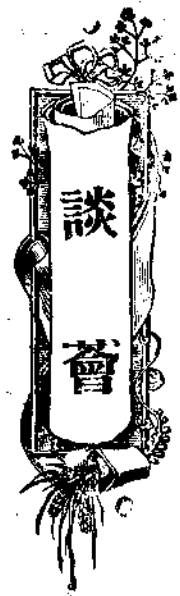
女 界 寶

● 婦女之韻事
 ● 婦女之藍蹟
 ● 婦女之奇聞
 ● 婦女之趣談
 ● 婦女之秘史
 ● 婦女之黑幕
 ● 婦女之孝節
 ● 婦女之義俠
 ● 多情之婦女
 ● 美貌之婦女
 ● 普通之婦女
 ● 怪異之婦女
 ● 邪正之婦女
 ● 哀樂之婦女
 ● 賢奸之婦女
 ● 智愚之婦女
 ● 剛柔之婦女
 ● 善惡之婦女
 ● 高年之壽母
 ● 老年之徐娘
 ● 青春之少婦
 ● 妙齡之女郎
 ● 此書無所不備
 ● 蔚為女界之寶

共 六 大 冊

比來坊間出版書籍較雜以蚯蚓蠅魚目混珠使此高尚生涯價值江河日下其故山一知半解之文人與惟利是賴之書賈狼狽為奸污我斯文言之殊堪痛憤本局新出版之女界寶獨能補德此病撰述則盡屬名家蒐輯則包羅萬象第一痛洗編纂舊籍之習氣第二力除抄襲報章之弊端由毘陵李定夷先生總纂先生合文學小說為一丁久雲聲於著作界分撰者如廬山逸史許指巖蒼海餘生江山洲徐吁公倪軼池吳綺綠貢少芹黃花奴朱劍山許慶父零丁山人等皆當代知名之士內容凡分八集悉記近來婦女之軼事形形色色皆屬未經人道計足四十二萬言無一篇非專撰之稿情節婉麗趣味濃烈不特為女界之寶亦男界無上之消遣品 與借廣告以吹法螺者實有天淵之別分訂查冊定價大洋二元加贈錦匣一只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墨隱廬漫墨

(定 夷)

●葵園先生

葵園長沙王益吾先生別字也。先生諱先謙。以著作名海內。三湘耆宿。二王並稱。湘綺老人於前年騎鯨西去。天不憇遺。舉世悼之時。葵園猶健在。惟以病足。家居閉戶著書耳。今歲一月八日忽應修文之召。春秋七十有六。名宿凋謝。繼起無人。蒿目蒼茫。憂心曷極。葵園生平著作皆屬千秋事業。不肯立言。本旨如續東華錄。續古文辭類纂。續皇清經解。十家駢體文。荀子莊子韓非子集辭。後漢書補注等書。嘉惠後學。功實不淺。今則大人先生競尙權利。誰復於古紙堆中。尋此蠹魚生活。廣陵格調。能無絕響之懼。吾於葵園之逝。爲之惘然。

●存齋先生

吳興陸叔同君。以藏珍家聞於時。余主小說新報。垂三年矣。所刊陸氏家藏古畫。數逾百幅。其尊人存齋先生。生平沉潛好古。遺澤極多。先生以孝廉起家。納粟爲太守。聽鼓粵東。歷任南韶高廉等處觀察。使幼嗜讀書。喜購秘籍。尤愛顧炎武著述。所撰儀顧堂文集。議論純正。根底淵深。其餘攷訂蒐輯之書。亦皆綜

貫精詳。明體達用。有裨於世。先後經劉長佑。張曜。李鴻章。諸公疏薦。或謂才識精明。志行清直。或謂學識閎深。才堪經世。及掛冠歸里。創議纂修湖州府志。徵文考獻。厥功良多。會清廷徵求古籍。先生捐送家藏舊刻舊鈔一百五十種。及所刊叢書三百餘卷。於國子監。曾奉優詔褒揚。錫以稽古尚義之美名。故後浙紳。愈明震上。先生生平事蹟。於大府。江督。端方。轉聞於朝。詔付史館。立傳。綜其生平功業。昭然若夫。搜藏書畫。不過先生之餘緒耳。然叔同君紹襲箕裘。克承先志。亦足多也。

●華胥幻影

華胥幻影者。周君大荒所著。紀吾友寧鄉黃君佑禪事也。丙辰冬。佑禪任公府軍事顧問。自京寓書於余。附以華胥幻影。謂寥寥數千言。語焉不詳。囑余爲撰說部。先後所寄書中。男女主人肖影。凡十餘種。海內名公之贈詩。且盈篋焉。佑禪家本勛閥。咸同軍興。三湘名將輩起。佑禪之先人襄恪公。軍功懋著。位列通侯。佑禪承襲男爵。歷統粵閩鄂隴諸軍。知兵之名彰聞於時。辛亥鄂省起義。佑禪方出防秦州。毅然反正。任職甘督。陝西民軍之保全共和政體之促成。佑禪之功實多。余向者僅知佑禪爲當代英雄。及讀華胥幻影。更知佑禪乃多情種子。余嘗謂英雄自古多情。種證於此事。而益信華胥幻影所紀。類於玉簫再世重遇韋郎故事。事奇情奇。有英雄有美人。有名士有才媛。人人都真言言。有本演爲說部。誠非時下小說所可比擬。余書卽取「玉簫再世紀」爲名。期以明年脫稿。藉副老友之望。特恐枯索之文。不獲狀肖其事耳。

●段合肥軼事

民國元年。南北和局未成。合肥任第一軍軍統。率所部退駐廣水。以示贊助共和之決心。部下第四鎮統制爲陳光遠。卽今江西督軍也。陳治軍有素。而所部兵士在漢臯之間。姦淫擄掠無所不至。陳心惡之。願以紀律廢弛已久。驕兵悍卒。屢思懲之。而無其術。會第四鎮礮台第二營兵士某甲。從孝感掠得民婦一人。陳之衛兵某乙。意存染指。遂至爭姦。甲勇而狠。乙卒不敵。則啣甲殊甚密。稟於陳。陳以人言藉藉。軍譽掃地。卽借此案發。揮欲爲懲一儆百之計。立將某甲正法。且傳示三軍。以肅軍紀。第二營礮隊全部聞此消息。人人危懼。立時譁變。一則因各人皆有所掠。未免存兔死狐悲之懼。一則兵士侮辱官長。早已相習成風。當時全營礮軍。悉向段軍統。陳統制行營而陣。聲勢洶洶。行將發礮。陳先聞信而遁。事急。段亦避走民家。段部管帶魏姓。素有膽略。投袂而起。橫身臥礮口前。泣語衆曰。弟兄輩果欲發礮。請先轟斃魏某。如可通融。辦理不妨。陳明軍統立將陳統制撤任。查辦偷軍統不從。再以激烈手段對付。亦不爲遲。時合肥欲檄他營鎮壓。奈各軍聲氣相通。姦淫犯法。又屬同病。竟無一軍可調。狼狽情形。殆難言喻。而變兵恃蠻。囂張不可理解。雖魏管帶言辭悽惻。聲淚俱下。若輩猶不卽允。後經再四說項礮管帶。隊官排長等。始要求以代表資格。往見合肥。視合肥意向。再定辦法。魏急趨報合肥。合肥難測。諸人來意猶豫。不敢遽出。變兵又復喧擾。合肥見禍急。始允傳見代表。出言挺撞。聲色俱厲。合肥允將陳統制撤任。電請政府查辦。代表疑以空言。緩兵。堅執不可。合肥不得已。立時辦文。用印通傳。全軍代表。又要求以吳某繼陳。亦逕允之。其事始平。夫因誅一犯法之兵。而至統制去官。軍統束手。兵之蠻橫固屬。創見。抑亦練兵者之奇辱也。

●鍾穎

鑿隱廬漫墨

民國元二年間。達賴稱兵。西藏不寧。尹將軍統兵西征。聲威赫然。及賜還達賴封號。藏事稍稍平定。實則番兵極不堪戰。一聞漢軍西征。卽已震懼。尹將軍大纛所至。僅及乍丫地方。去打箭爐未遠。甫及藏邊而已。考藏事之敗壞。咎實在駐藏辦事大臣鍾穎。鍾穎受任於清末。藉名興辦新政。勸捐斂資。不已。則縱兵強索。以至怨聲載道。民心日離。藏人鋌而走險。固有自也。鍾穎滿人。爲晉昌之子。貽穀之姪。庚子聯軍入京。晉昌方任盛京副都統。清制以奉天爲陪都。更設富庫。年解八萬金存奉天庫內。以爲積儲。其用意預爲異日退步計也。晉昌利用聯軍之變。將奉庫歷年存儲之錢。席捲入囊。奏報則謂盡被俄人劫去。時孝欽德宗方僕僕長途。置不爲意。及議約成立。兩宮回鑾。言官始以晉昌欺君事疏劾。晉昌乃出十二萬金。解都謂爲俄人劫餘之款。不意爲俄人所知。以晉昌毀損俄軍名譽大興問罪之師。晉昌卒以此獲譴。發往軍台。効力旋出。贓款爲鍾穎捐官。以道員分發四川。初隨聯豫入藏。及聯豫解辦。事大臣職。鍾遂繼之一。以搜括爲務。好貨之性。蓋得自遺傳也。

● 在理教

吾國幅員遼闊。各地習尙互異。千奇百怪。每多聞所未聞。而邊境荒鄙之鄉。尤甚。若吉林省之在理教。亦惡俗之一也。是教盛行於吉之雙陽德應榆樹諸縣。創之者本非地方善類。藉禁忌煙酒之名。以號召教徒。男女童叟趨之若鶩。其執事者名曰大爺。俗以葫蘆爲記。大爺極受教徒信仰。每集會演講。眞言男女雜處。穢德彰聞。且一般無賴子弟。尤常利用此機會。以逞其勾引之能。市之場。鄉之野。終日顛狂如醉。如癡者。皆此輩也。夫勸戒煙酒。本無設教之必要。設教而至集會。迹類妖言惑衆。效未覩而弊百出矣。况執

事者之意旨。本在吸取金錢與擴張勢力耶。今者是教已由北而南。大江流域漸見旗幟。此邦不乏明達之士。或能一反吉林之狀況乎。

●宅妖

河南正陽縣有大園林一。洪憲皇帝寵臣袁某之別墅也。當洪憲極盛時代。袁某督理糧台包辦鹽務。監查軍事運輸煙土。吸盡民脂民膏。既富且貴。氣燄赫然。遂營菟裘於正陽。藉爲異日終老計。宅爲新式洋樓。廣廈數百間。豫南推爲巨擘。徧徵歌妓。坤伶奇禽異獸。陳列其間。某雖以王事鞅掌。不獲躬享其福。然大足爲諸公子盤桓也。詎料冰山猝頽。帝運告終。城狐社鼠。遂夕憑藉。某既爲海外逋臣。而禍不單行。崔巍廣廈。忽現妖異。每於夜深人靜之候。牆壁門窗。常格格作響。動搖如地震。然雖月朗星稀。氣爽風清。亦復如故。若遇風雨雷電之夕。且隱隱聞鬼泣之聲。眷屬不能安居。乃闔宅徙去。或獻計於某之長公子。謂狐鬼爲祟。宜以烈燄痛剿之。公子乃使人市西洋烟火。歸而燃之。烟火發聲。至巨。公子欲藉以鎮壓。然不獲效。爲祟且加甚焉。飯鍋之中。常置穢物。粉白之璧。鮮血淋漓。房屋頂上。晚間輒見人影。往來守衛者。疑爲盜賊。發鎗擊之。空無所中。一人連發三鎗。忽有物自上擲下。適中其顛。痛極而仆。同列趨救之。則見鎗上之刺刀。已貫其腦。鮮血被面。不及救矣。於是諸守衛者。相率求去。數百間之洋樓。等諸墓門。幽宅矣。夫怪力亂神。儒者不道。際此科學昌明時代。妖異之說。尤當以誕妄視之。然茲事極確。豫南人士。皆能道之。方某假威稱盛之時。嘗廣招豐沛子弟。編爲鹽巡隊。正衛隊。緝捕隊等。卽由其長公子統帶。半以保衛。私第。半以示威。小民兵士。小有遇犯。輒予極刑。一二年間。冤死者殆難計數。厲魂不滅。能毋爲祟乎。

●黃蔡輓聯

黃蔡兩上將之死也。海內同聲哀悼。各地皆設位招魂以追薦之。輓聯之多。極自古未有之盛。大都崇揚功業之作。獨出新裁。殊不易。易北京追悼會有一聯云：「定軍山誓死討袁賊。渡瀘江仗義退曹兵。」北洋第三師嘗爲蔡公所殲。幾至片甲無餘。師長爲曹姓。此仿三國演義回目體也。成都追悼會有一聯云：「外患內訌。國幾不國。死得好。死得好。天昏地黯。人相食。人生何爲。生何爲。」又一聯云：「革命流血。都是獸子。名成利就。纔是偉人。」兩聯皆極快意。而寓憤世嫉俗之感。雖哀悼之作。不當以滑稽出之。然此三聯脫盡窠臼。別開蹊徑。足爲輓聯上開一新紀元也。

●賭禍

劉靈娘。粵西梧郡人。生有殊色。花容月貌。不足喻其美也。惟有劉盤龍。癖家本殷富。手帕交尤多。豪客以故呼盧。喝雉之聲。常滿閨中。興之所至。往往秉燭達旦。客有不足。則鬚眉亦可充數。踰檢之處。或所不免。父性極嚴。母則溺愛。不明父訓之女。輒嬌啼。母從而袒護之。無如何也。同郡陸某。年少翩翩。譽滿蒼梧。聞女豔名。洵人作伐。才情相嫁。卒委禽焉。女既歸陸。伉儷甚篤。女固白璧無瑕。陸亦不疑。有他惟女以久別。葉子技癢難耐。常託故歸寧。雖不能暢所欲言。而偶一嘗試。亦足解渴。亡何陸受外邑某中學之聘。臨行。囑女善事堂上。毋多歸寧。女唯唯。及陸行。女如鳥離樊籠。躍躍欲飛。不能遵守。夫言復歸。母家設局。舊日博友紛至沓來。晨昏圍坐。惟恐或輟。有時女伴不至。則仍與男子共博。履舄交錯。瓜李無嫌。無賴少年聞女美。亦假名以進。藉親芳姿。女雖問心無他。而人言嘖嘖。謗毀四起矣。女故無翁姑。聞所爲。憤不可耐。則

詔其子速返。陸乃倉皇過歸。抵家。母俱告之。陸怒眦欲裂。懷刃抵岳家。立門外。探之。錢聲錚錚。然。牌聲拍。拍。然。男子譁聲。女子笑聲。旁觀者之議論聲。不一而足。自門隙窺之。見女與二女一男同座。旁觀之。男子某拍女肩。作指點狀。女笑容相承。狀殊親狎。陸見之。怒火中熾。幾至氣塞。木立移時。欲入而止者。再既乃破門直入。逕趨女前。女方洋洋自得。驟見夫入。疑飛將軍從天而下。且驚且慚。不知所措。伏地求宥。觀客星散。同博者亦皇皇欲去。陸出刃於懷。直刺女胸。將及矣。手忽斂。蓋觀女之美。忽動憐惜心也。乃悽然顧女曰。此辱既不可洗。吾又無辣手斃汝。吾其讓汝乎。女方愕然。陸已刃貫喉中。鮮血四濺。頹然仆矣。女驚甚。女母亦至。撫壻已冰。大聲語衆曰。諸君與吾女同博。致吾壻憤而自殺。今趨避將獨坐。吾女以死刑耶。有罪共當。烏可逃。衆方欲辯。女父忽自外人見狀。亦大愕。女母求夫庇。女女父不可。厲聲曰。吾屢禁之。而汝不從。今如此。何以對壻。女方痛夫而號。聞父言。益無以自容。急拔陸某之刃。自刺其胸。女母趨救之。不及。女遂死。女父出雙扃。其門鳴諸官。同博者皆捕入獄。論罪有差。余友張君歸自粵西。親爲余言之。嗟乎。博之爲禍大矣。此事大足爲有同癖者戒也。

曩者袁世凱欲實行帝制。密令各省軍民兩長。召集代表。晉京投票。解決國體。當時一般輿論。謂爲強姦民意。其措詞殊爲滑稽之至。余嘗謂人曰。強姦民意四字。固切當不移。然余則尤有說者。彼時京內外各官長。皆仰袁氏之鼻息。一聞改變國體之言。無不翕然從者。謂之和姦。各代表奉召進京。袁氏予之以資斧。安之以館舍。餌之以未來之利祿。使其贊成帝制者。則謂之誘姦。迨雲貴起義。唐蔡諸公。不啻識破姦情。羣起捉姦矣。友人頗譴吾說。

袁帝盛時。某女士在京。常出入公府。結納袁帝妻妾。藉其勢力。曾攬得高等女顧問一席。有好事者。將高等女顧問五字。用拆字及象形法。銓發其義。語語滑稽。極遊戲筆墨之能事矣。其拆高字云。一個人兩張口。一口在上。一口在兩隻彎彎大腿當中。其拆等字云。个个十一寸。其象女字形云。你何事。蹺起兩腿盤膝坐蒲團中。其拆顧問字云。俏佳人啓半戶。又推開百頁窗。攏其拆問字云。入門卽瞧見。方方小窠籠。語帶雙關。妙有激射。

(少芹)

清風明月廬瑣記

(二)

●永明和尚

永明和尚居楞嚴寺。持戒甚嚴。終日跌坐蒲團。道行甚高。能爲人驅妖除怪。有奇效。鄰村有韓姓者。其女年十八。面麻而體臃腫醜陋。爲村人冠。其年六月。女以天氣酷暑。露臥於庭。夜半覺有人撫摩其肢體。開眸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許。眉目俊秀。衣服麗都。女不識其人。欲呼父母。則口噤不能聲。欲起而避。則手足不能自舉。體軟如棉。力不能拒。自是每夕必來。女漸消瘦。舉以告父母。父母不之信。女力言非妄。其母乃與女同寢。夜半。男子又至。女母親見其狀。呼女。女已不能聲。女母卽呼夫以燭來。夫婦均見男子與女同臥。叱之不去。扶之亦不動。至天明自去。女父母大憂。延羽士醮禳無效。未幾。女益消瘦。勢垂危矣。或語女父。謂永明和尚能除妖驅怪。女父大喜。來請和尚。和尚許之。抵女家。曰。今夜且觀彼怪之形狀。明日召神驅之。女父母乃令和尚同居一室中。夜半。男子又至。和尚拔佩劍斫之。男子受傷遁去。和尚出告女之父母曰。彼已受傷。不敢復來矣。父母大喜。出金酬之。和尚不受而去。自是男子果不復來。女體亦漸復原狀。月餘。日方午。女坐於室中。見男子率數人洶洶而至。女大驚失色。亟告父母。父母均無所見。女大呼頭痛。忽作男子聲曰。吾與女前世爲夫婦。而吾暴卒。與女緣未盡。前夜猝爲惡僧所傷。今特來報此仇。女父母踣地而禱。男子終不肯罷。其鄰人見狀。謂女父曰。曷不再請和尚來。父然之。馳至寺中。告和尚以故。并請再去。和尚諾之。既至。仗劍作法。忽見一貓跪於前。和尚怒斥之。令母復至。如再犯。當不赦。貓卽越

牆遁去而女遂安。又某村有一農夫某晨往田中耕作。忽見田中有一兔。某持鋤逐之。未數步。卽覺兩足如鍼刺。不能復行。而兔已不見。未幾。痛益劇。不能立。遂倒於地。鄰人見之。昇以歸。臥於床上。兩足如被刃割。呼痛不已。家人束手無術。某時見兔躍於床前。疑被兔祟。告家人以故。家人乃請永明和尚。往爲驅之。自此和尙之名大盛。後往某姓家驅怪。忽踏於地而死。或謂和尙但能驅小怪。遇巨敵便債事。是或然與。

●黃元球

龍游劇盜某。據山爲窟。有衆數百人。每行劫。必席捲一空。始呼嘯而去。商旅偶由山下過者。無一倖免。或稍稍與抗。則并殺其人。磔屍數段。投之溪壑中。有黃元球者。其父瑞林。素以行商爲業。偶挾貨經山下。爲某所偵知。率數盜下山。截瑞林去。揚言盡以所有卸下。則已。不則當殺死。瑞林大驚。曰。貨爲吾有。汝何得強劫。某怒。令盜劫其貨。又繫瑞林以去。囚之土室。詢瑞林以姓名。及家居何地。財產幾何。又告瑞林曰。本當殺汝。今汝可速致書家人。以千金來。卽釋汝去。如違命。殺無赦。瑞林不可。某怒。置白刃於瑞林頸。曰。汝不許者。吾卽殺汝。瑞林不得已。依某言。作書致家人。某命一盜致之。瑞林家。時元球年十九。得父書。大戚。持以告母。母曰。不如送千金去。或能贖汝。父歸。元球欲挺身往盜窟救父。其母不可。曰。汝父旣被囚。汝往設。又囚。汝將奈之。何。元球乃備千金。但欲親往贖父。其母固止之。元球不敢違母意。乃備書與金。令人往盜。既得金。乃釋瑞林。瑞林得釋。乃與往贖之人同歸。行至山麓。某忽疾馳而下。捉瑞林曰。吾釋汝去。汝必來報。復言已殺之。往贖之人急遁。得脫歸。告元球以故。元球聞之。大哭。怒髮上衝。曰。吾必報父仇。乃入告母。母止之曰。盜黨衆多。汝往必被殺。是父仇仍未報也。元球必欲往。其母曰。汝志固嘉。且徐圖善計。未晚。

也。元球乃從母言。後聞紹有林某者。技擊冠一時。元球乃至林處。請爲弟子。且告以習技之故。林嘉其志。以技教元球。元球勤習不倦。三年技成。辭林而行。曰：不報仇。此生不復面師矣。林爲設計曰：汝不如僞爲盜。而投身其中。乘隙而誅之。較爲妥善。元球然之。師生揮淚而別。歸家告母。母勉之曰：慎之。勿遭不測也。元球乃拜母而行。抵龍游。則某盜以官捕急。不能復居。率衆他徙矣。元球知之。大戚曰：吾初以非彼敵。故不敢冒昧。今技成而盜又去。茫茫大地。何處覓之。因隻身走南北。誓得盜後。知盜在齊中。元球乃往投願。爲盜某盜許之。元球又告以擅技。某大喜。遂厚待元球。命率衆五十人而爲之魁。元球欲誅之。而某之侍衛甚衆。急切不得下手。一日出劫而歸。設宴相慶。某大醉。侍衛亦盡醉。夜半元球挾利刃入殺盜某。而歸。歸則母已死。元球大哭曰：報死父之仇。而失吾生母。吾何以爲人。自刎其臂肉。深寸許。號跳如狂。數月始愈。不知所往。

● 俞有良

俞有良。諸暨之次峯人。早喪父母。依其叔以居。叔以兄止。此子頗愛之。叔產不豐。恃耕種以自給。嬖以有良衣食。均仰給於己家。心頗不悅。嘗蹈瑕抵隙。以扑責之。叔不忍。曰：彼爲兄子。猶吾子也。待之如此。地下人且恨汝矣。嬖不悛。叔乃令有良就業於某南貨肆。以避之。肆中諸夥。行多不端。有良受其薰陶。亦漸趨於惡。有某夥者。每夕必就博於外。偶或招有良同往。有良遂亦能博。屢負無以爲償。則竊取肆中貨物。售之以償債。事爲主人所覺。乃令有良歸。有良既失業歸。見其叔叔詢何以失業。有良不能答。後叔知有良博。遂怒責之曰：吾望汝甚殷。乃汝不向善。將何以爲人。有良羞慚無地。泣而言曰：姪知罪矣。後不敢再犯。

叔乃復薦之於杭之南貨肆。有良刻以前事爲戒。執業甚勤。卽暇時亦不敢外出。主人以有良執事勤。益其俸。有良悉以奉叔。無一毫自取。櫛乃稍稍厚視之。後數年。有良以勤謹升經理。叔櫛已老。有良迎之杭。奉侍終身。如父子焉。

●金月樵

金月樵。浙之湯溪人。母早卒。父以耕田爲業。月樵稍長。恆助父耕作。父以月樵年幼。且祇此子。恆止之。月樵曰。兒方壯健。烏能坐食。父以言誠。甚喜之。月樵年十八。父爲之娶鄰村女爲婦。婦亦農人女。而性甚懶。且淫蕩不羈。自嫁月樵。初不敢恣意爲非。懼翁與夫之責斥也。後連歲歉收。力耕所得。不足以償田租。月樵奉父命。乃棄農而爲商。終歲居於外。歸亦數日。卽去。婦不甘孤寂。嘗怨翁不當遣月樵。月樵父聞之曰。我家不豐。坐食勢所不能。歲既歉。收月樵。又不行商。勢將槁餓。以死。婦無以答。初。婦在母家時。與中表某有染。及婦旣嫁。某亦完娶。遂不相往來。是時婦乃託故歸寧。往某處續舊歡。數月不歸。月樵父以炊爨無人。使人速之。婦終不返。適月樵歸。問婦何在。父告之。月樵乃自往。婦無可辭。遂與月樵同歸。歸後。月樵責之曰。父年老起居。食飲在在需人。吾以事勢所迫。不能家居奉養。以有汝在。足以稍代子職。汝乃久居母家。置我老父於不顧。汝尙有人心否耶。婦聞言。不敢答。半月餘。月樵又將出。比行。切屬婦毋往母家。又語父。偷婦欲往。宜禁之。旣去。婦以不能歸母家。常悒悒不歡。某遂託故來。月樵家。婦見之。大喜。留宿於家。然屋居偪仄。所舍與翁連。不得暢所欲。婦乃私與某約。屬於夜分來。當啓後戶待。於是某每夕必來。至天明而去。如是者月餘。無知者。一夕夜半。月樵父偶起。如廁。經婦臥室。見室中燈光微明。有喁喁私語聲。疑之。

扣戶問婦。婦大驚。急匿某於床後。啓門而出。詭言夢中囑語。月樵父信之。不疑。持燈自去。婦乃呼某出。告之曰。隱情已洩。事將奈何。某笑慰之曰。老悖安知箇中情乎。何慮之深。婦終不自安。遂與某商曰。月樵終歲在外。卽歸。爲時亦暫。吾事彼當不易知。而最與吾人以大不便者。厥爲翁。吾意欲毒死之。某贊成。遂暗置毒物於茶中。月樵父飲之。遂死。月樵聞耗。星夜馳歸。問婦以父病狀。婦詞多支吾。面現驚惶。色月樵疑之。蓄意未發。自此長日家居。哀毀綦深。而婦自與某私。後恆嫌棄月樵。一日。月樵偶赴友人家。夜半始歸。至則婦方與某同衾。臥猝不及避。遂同被掩執。月樵嚴責之。月問父死之故。婦盡吐其實。乃駢戮之。棄家而去。

●胡氏女

胡氏女名佩蘭。父某爲雜貨肆經理。潔已奉公。不敢以一毫自私。顧營業不順。歲必虧耗。漸達數千金矣。主人某訝之曰。虧耗如此。必汝辦理不得法。或侵蝕吾款耳。某聞言。不知所答。主人詢肆夥。夥以某理肆務嚴。每事多不容寬假。心恨之。乃告主人曰。年來營業雖不佳。未必虧耗至是。此中情弊。當毋庸言。主人怒責某賠償。某憂煩成疾。居家療治。主人遂來某家催索。適佩蘭出汲歸。相遇於門際。主人見佩蘭美。知某女也。遂欲納爲妾。使人告某曰。能以佩蘭贈我。則虧耗之數。當不復究。某曰。吾女清白之身。何可售人爲妾。使者返報。主人怒甚。遂控於官。捉某去。限期相償。某力白無侵蝕事。而官不之理。蓋官已受主人賄也。某遂下於獄。佩蘭泣告母。彼旣願以女身抵虧耗。我身所值亦已昂矣。今事急。曷不令我。去當能脫吾父於罪。母曰。汝烏知者。肆中所虧耗者。實非汝父所侵蝕。佩蘭乃至主人處。告曰。汝欲納我爲妾。吾父母

雖。不。許。吾。已。許。汝。可。速。脫。吾。父。於。罪。主。人。大。喜。請。於。官。卽。釋。某。出。遂。請。佩。蘭。成。婚。佩。蘭。曰。此。大。事。也。何。可。草。草。主。人。以。佩。蘭。親。身。相。允。不。慮。有。變。許。之。而。某。出。獄。時。以。患。病。沉。重。抵。家。卽。死。佩。蘭。託。詞。喪。服。在。身。主。人。強。之。佩。蘭。乃。許。及。期。主。人。大。樂。就。寢。佩。蘭。突。出。利。刃。刺。之。中。其。要害。遂。死。佩。蘭。卽。夕。遁。去。明。日。家。人。以。新。人。久。不。出。往。覘。之。則。門。扃。甚。嚴。而。室。中。又。無。聲。息。撬。門。而。進。則。主。人。臥。血。泊。中。而。佩。蘭。不。知。何。往。尋。至。母。家。則。已。於。昨。夕。徙。去。矣。

懶 蓆 紀 異

(綺 緣)

● 清 都 宴

襄陽鄭子俊。少耽道學。好吐納之術。所與交遊者。多羽士之屬。燒丹鍊汞。習爲常課。然終無所成。則舍去。曰。此輩特愚我耳。真仙豈得瀾跡塵世者。行將往窮山僻壤。問求之矣。遂別其家。行漫遊天下。翼有所遇。無如碌碌數歲。終未有所見。初念漸釋。未忍遽歸。則更入蜀中某名山。行數十日。已絕人跡。山勢盤困。溪水迴環。道迷不得出。立志前進。極目所望。松柏成林。野花亂開。頗有逸趣。更前行百十里。忽見深林中有草廬。一纔如斗。大幾不堪避風。雨有長髯羽士。兀坐其中。雙眸堅閉。屏息無聲。其旁別無長物。僅松子數枚。散置座下。鄭擬就而問道。然不敢相擾。則亦屈足坐。其側瞑目稍憩。亦不知越幾許。時羽士忽起。挈之曰。子來。此將何爲。深山多虎狼。盍卽歸去。庶免飽其饞吻也。鄭亦起。稽首曰。弟子特來問道。願從大師遊。外魔且不足畏。况彼畜類耶。羽士微笑曰。孺子立志堅定。真吾徒也。因詢其於道學。亦稍有根柢否。鄭實以告。羽士笑曰。此輩野狐禪耳。卽學而成。亦屬旁門。不足爲訓也。鄭諾諾。羽士又曰。我將導汝一遊仙境。以堅汝念。子亦願否。鄭曰。固所願也。不敢請耳。羽士起立。略一拂袖。卽挈鄭御風行。其高不知幾許。直覺飄飄欲僊。不轉瞬間。已行數千里。鄭駭甚。堅握羽士之帶。不敢啓目。及聞羽士喚曰。至矣。始拭目視之。則身已入瓊樓玉宇間矣。羽士導之。由玉階上。卽有來迎之者。笑詢曰。從者誰耶。羽士笑答之曰。徒輩耳。遂任之入。鄭私問羽士爲何地。曰。此卽所謂天上清都也。非世人所得見者。子今獲履其地。亦有夙緣。蓋

今日設有盛宴先期招我故擊汝以俱耳。是時賓客已雜沓。來有戎裝佩劍者。有峨冠博帶者。而儒巾羽扇之文士。與夫明璫翠羽之美人。亦復不鮮。形式不愧盛會。有頃。席設仙樂。爭鳴歌聲。宛轉。主席者速諸客入座。各以其類而別。曰。褒忠。席則忠臣。義士集焉。曰。勸孝。席則孝子。悌弟集焉。曰。唾玉。席則爲文人。墨客所集。李太白主之。又有散花。席則集古今美人名媛而成主之者。蓋西子也。其中別設數席。則爲散仙所居。羽士與鄭隸焉。明燈閃爍。玉佩鏗鏘。頗極一時之盛。酒半酣。衆中有詢於羽士者。曰。高徒學業若何。亦足以相紹否。羽士笑曰。渠從我遊。猶未久也。其側坐者笑曰。我視若徒。頗具宿根。苟能加以力學。異日或青出於藍。亦未可知。相與撫掌大笑。及散。羽士仍挈鄭俱歸。途中鄭詢之曰。此宴何爲而設。羽士曰。此席不常有。蓋用以表忠勸孝者。百歲中僅一二度也。鄭更欲有所問。羽士忽猛撲之曰。流連已久。有誤常課。今可歸矣。鄭瞿然起。視則身猶兀坐。羽士側固未稍移也。不禁喟曰。我其夢耶。殆道力不堅歟。羽士笑顧之曰。子乃以爲夢幻。且是真。真卽是幻。固無所異。子乃必欲斷斷。然以別真幻。不亦愚哉。鄭始豁然醒。更不復問。羽士曰。子旣已悟。可卽自歸。外魔雖多。不足相擾。百年而後。我當待子於此。更續清都舊宴也。鄭諾卽辭歸。舉以語人。無信之者。遂獨關一舍居之。漸效辟穀。不與外人相往來。數十年後。忽舍而他適。或曰。已隨羽士去矣。

憶紅曰。清都設宴。乃用以旌表忠孝。足以箴薄俗。挽頹風也。

●旅店怪

廣陵何某。少習武技。苦不其精。然亦可敵數十人。尤擅跳躍。能升百仞之牆。行走若飛。某歲。入津訪戚。道

經東魯。時汽船猶未創設。北行者多僱車騎。循旱道而上。何方壯年。隻身就道。殊未挈伴。一日。時已薄暮。道遂冥黑。何力已懈。擬覓宿處。俟味爽而行。倉卒不可得。于道上忽見相距里許。亂樹中有燈光隱約。出心疑。殊其趨往視之。果宿店也。惟仄陋甚。居者亦不多。主人出詢以有虛室否。則曰。他屋已有人滿。患僅西偏數椽。屋可供下榻耳。何入。殊覺陰森。有鬼氣。且氣息惡濁。令人不耐。因謀易之。主人怫然曰。舍此別無他屋。幸速去。勿瀾我輩事。何無奈。襖被人寢。然默念。主人顏色驚悍。疑爲盜窟。中心惴惴。不敢入寐。則挑燈挾刃。默坐以待。久之。忽聞地下訇然有聲。知有變。亟爲戒備。而燈光又驟斂。作凄綠色。閃爍無定。景至幽寂。不寒而慄。有頃。土忽浮起。有物突出。形雖似人。而徧體作蒼綠色。毛毳毳然。長數寸。雙目外突。如球牙。則橫生唇外。長三寸許。指爪長亦相若。身高七尺許。殊猙獰可畏。見何立伸爪前。撲何格以刃。如中。鐵石了無所傷。轉鏗然作聲。刃反躍。幾落地。何駭甚。不知所措。蹴以右足。痛徹心髓。乃怪相迫。益力。何輾轉避之。且縱聲狂呼。冀有援者。無如室僅斗大。不敷迴旋。奔逐行且爲怪物所及。室有長檟。何躍其上。私念。怪若能升。則勢不足與抗。卽束手待斃矣。怪覓何不得。作聲狂嘯。忽仰首見何。怒益甚。百計攀援。終不得上。則抱柱而撼。作聲格格。泥屑紛落。幾至傾圮。何終不敢下。相持久之。雄雞忽鳴。怪遽奔往。故處躍入土中。土亦完好。如故。何猶逡巡。勿敢遽下。及東方大明。室外已有人聲。始啓戶出。秘不告人。主人見而狂駭。顏色驟變。吶吶不敢出一辭。目送其去。亦不索資。何出鳴諸官。官疑爲誑。集衆掘其地。纔三尺。一棺頓現。蓋已破裂。中臥一屍。兇惡萬狀。卽脊來追逐。何者也。擊以刀劍。終不能稍斷毫髮。因積薪院外。置其上。而焚之。數時始盡。臭聞數里。迴顧店主。則已潛遁。亟喚捕役繫之來。嚴詰之。始直承不諱。蓋店主固盜。

特因年適不堪復爲馮婦。偶聞室中有屍怪。爲崇。故市其宅。以爲旅居。遇有孤行客。則導入此室。俟怪於夜間殺之。詰旦怪隱。則盡取其物。雖有勇者亦悔爲所厄。不足抗也。業此數載。殺人蓋已百數。至是爲何某所破。其中蓋有天焉。案定。主人論死。旅舍則縱火燬之。

憶紅曰。旅店主人持怪行劫。方以爲萬全之策。永無謀之者矣。詎意亦有敗露之日在耶。然則人之不可爲惡也明矣。何以世之爲惡者。獨方興未艾。而必欲自戕其身以爲快也。

●怪胎

關東居民賂某。家素貧。後因友人之招。南下經商。其妻日出樵採。賴以自活。一日入山拾枯枝敗葉。將以供晚炊。行久覺倦。坐石上小憩。偶動遐想。歸而有娠。以其夫出纔數日。亦不之異。越一歲。腹膨亨然。將產矣。夫猶未歸。因招鄰婦數輩來伴。旣產。則儼然兒也。惟項生兩角。面作藍色。大逾常兒。醜惡可怖。驚而擲諸地。物疾趨。出外行走。若飛欲追。而埋之。終不可得。氏亦駭甚。幾至暈絕。越數日始能起。偶聞門外有喚者。疑是鄰人。拔關起視。則前物突入。蓋高已三尺餘矣。氏駭而仆地。物亟扶之起。曰。阿母勿懼。兒亦人也。且爲阿母所育。特面目稍異於衆。遂皆以妖物視之。耳實則兒貌。惡而心慈。固較之一般狼心狗肺者。爲勝。氏驚稍定。窺其無相害意。則語之曰。兒不得乳。何以爲生物。笑曰。兒非凡種。不願得乳。所餐者多屬獸類。氏曰。然則子每日可以晚來。勿爲鄉人見。或將疑爲異物。而加戕殺也。物唯唯去。自此每當日暮。卽來輒有所餽。強半爲獐鹿之屬。氏不令人知也。日以所得售之。可供溫飽。藉免樵蘇之勞。越一歲。物亦壯偉。高幾可及簷矣。而賂某忽歸。鄉人告以產異。猶不深信。而物忽來叩關。駭出視。狂駭。立拔廚刀斫之。氏奪

之曰。此吾兒也。素無過惡。何得相殘。時物已遁去。駱勃然怒曰。賤婦乃產異物。辱我門楣。何可更與共處。絕裾南去。遂不復返。物則仍數數來。一如恆日。氏嘗嘆曰。我初無過惡。而夫則見棄。戚屬亦無肯爲將伯者。幸有此兒。在否則凍餒以死者久矣。後氏老邁。不復能出。則以所得獸肉煮而餐之。賴以苟延殘喘。至年七十而歿。鄰人爲之藿葬。既畢。物乘夜來。匍匐墓側。號哭終夜始去。

憶紅曰。奇氣所鍾。乃產奇物。是物也。實禽獸而衣冠者。於人無忤。事母盡孝。賢於世之自許爲人類者多矣。

●司鑑神

姑蘇李某。家貧甚。恒累日不舉火。家徒壁立。甌釜生塵。而李淡泊性成。終不以爲念。家人凋亡殆盡。僅餘一妻。亦憔悴不勝。然能安貧。鹿車汲甕。不以爲勞。某年夏。李置敝船一。往來渡人。日得百錢以爲生。如是者半歲。已入冬。令氣候驟寒。鄉人皆瑟縮不出。李之生涯。亦因而驟減。及屆除夕。衆皆杜門息影。享家庭之樂事。李夫婦則仍蕭索如恆。短褐不完。納履見踵。爲朔風所逼。瑟縮作寒戰。齒牙相擊。成聲拾枯枝。敗葉。熬晝間。所餘殘粥。啜之佐以菜羹。仍不得飽。不禁浩嘆曰。吾畢生宅心忠厚。乃獲報竟若是耶。其妻慰之曰。吾常聞之。富不可恃。貧或能富。吾輩異日或有奇遇。亦未可知。此時自怨自艾。復奚益哉。李默默無言。喟然就寢。忽見朱衣人舉手招之。卽隨以俱出。諦視之。容貌清癯。側有童子二人侍立。其一衣黃。一則白也。李旣出。朱衣人笑謂之曰。子患貧耶。李曰。誠然。朱衣人莞爾曰。子命當富。可傾一郡。特不宜早享耳。今其期矣。特須我一揮手耳。李愕然曰。長者何人。乃能富我。朱衣人笑曰。我司鑑神。此我部下金銀二童。

子也。特來佐汝者。言訖自去。李猶有所問。方力追之。忽瞿然而醒。廻顧己身。猶在舟尾。擁敗絮。睡也。告其妻。妻亦色喜。遙聞夜已三鼓。寒甚。至不可耐。則相與話夢。語以解慰。後李遂祀司鑑神於舟。日夜禱拜。以冀蒼天。雨金。願終不驗。李既積思不衰。遂成癩疾。噫。神之誑人耶。抑人之自誑耶。

劍光軒零墨

(劍山)

●梅節婦

梅節婦性佚蕩。夫黃學賢病瘵死。子幼樵。方幼。姑恐其玷辱門楣。令心腹婢監之。眠食與共。出入與偕。未嘗斯須離。一日。婦謂婢曰。謝汝厚愛。伴我多年。然如此相待。無異獄囚。我寧伴先夫於地下也。婢以白其姑。姑乃令十齡小叔爲述。古來節烈事。婦鼓桌而起。斷髮毀容。矢志守節。姑亦不復監視矣。自此婦喜習靜。終日在室。作針黹。無復他念。鄉里賢之。及幼樵既婚。乃曰。今可以報先夫矣。遂自縊死。語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婦之謂乎。方其發憤。澈悟之時。實俱絕大之決心。毅力。嗚呼。晚蓋如此。是可風矣。

●徐節婦

徐節婦北京大興人。王國經妻也。年二十。于歸王氏。生二子。均痘殤。國經死。婦矢志守節。常紡織以養翁姑。翁姑亦安之。隣有某媪者。蟻媒也。見氏年少。又饒姿首。諷之再醮。婦峻拒之。某日。媪又往說。氏力批其頰。媪銜之刺骨。某年。鄰村有富戶周某者。喪偶。議續娶。某媪力言徐氏貌美狀周。曰。汝不曾因諷嫁而受辱耶。媪曰。事誠有之。惟王氏家貧。以重金陷彼翁姑。事必可成。周某諾。即取三百金爲賄。翁姑見金。逕許諾。絕不與婦商。及期。被以綵衣。強之登輿。婦不允。則縛之。擲輿中。婦大號。翁姑不問也。惟力促輿夫行。婦曰。我不慣輿。馬車可也。翁姑如其願。及僕夫振轡以行。哭聲竟與啼聲相應。答既而行。近周宅。旋風忽起。橫阻不能前。馬驚逸。直趨大道行。府尊迎面來。撞倒。鹵簿數人。府尊怒。拘御者。其事遂敗。婦卒。以節烈終。

●陳節婦

陳節婦諱慧貞。羅店富翁陳廷福女。廷福妻沈氏。精通詩史。性又賢淑。相夫教子。人言無間。慧貞生五六歲。即以四書相授。稍長。讀列女傳。怦然有動。竊慕孟光爲人。故常裙布釵荆。不事修飾。聞人談市井粗鄙語。每避之。惟恐不遑。凡里中不端之婦。從不與交。一言年二十一。歸同里張人鸞。儷情甚篤。閱三年。人鸞病。藥爐茶竈間。慧貞躬執其役。及病亟。人鸞謂慧貞曰。吾病已入膏肓。勢無生望。且術者謂我歲行在甲。將死。吾必不起矣。不二日。果死。慧貞頗欲殉夫。顧翁姑年老。侍奉無人。而身孕又已八月。復抱嗣。續希望。於是遂蠲殉夫之念。未幾。生一子。名懷椿。既而翁姑死。慧貞撫兒成立。以迄完婚。備嘗艱辛。一日。詔其子及婦。而謂之曰。汝父作故以來。二十有一年矣。余所以偷生苟活。不從汝父於地下者。以高堂年暮。侍奉需人。汝亦未成立耳。今祖父母既以天年終。汝亦已完娶。余心事已畢。當從汝父去矣。汝夫婦當勤儉持躬。毋墜家聲。父母有知。當亦含笑九原也。懷椿夫婦泣受教。是晚。節婦遂正命於內寢。

●黎文義夫婦

浙人黎文義。年十一。聘文氏女淑珍爲婦。文氏貧。淑珍遂歸黎家。爲童養媳。後黎家亦遭回祿。文義隨鄰人陸秀章。往南洋羣島。爲礦工。陸某每歸。必以文義家書及銀兩寄黎家。既而陸死於海外家中。遂不得文義書。函疑亦死矣。父若母。皆以憂死。淑珍執執子立往依母家。母方無以爲生。乃寄食其姨丈周姓。周姓亦商於南洋。女請附商船。以往。藉探文義消息。周許之一日。在爪哇島之巴塔非亞埠。遇見文義。四目相視。若在夢中。以別已十年。兩相懷疑。不敢問訊。惟日日往遊其地。以待時機之至。文義亦具此心。及淑

珍往。文義已先在。或淑珍先往。文義不久亦來。似有宿約。如是者四五日。文義乃前詢曰。姊非浙人乎。淑珍曰。誠然。哥請騎上牛背。妹當牽之。以行文義曰。他日成婚。後還是哥哥妹妹。此蓋文義與淑珍兒時所常言者。以是相試。乃知無誤。不禁抱持而泣。於是文義遂隨淑珍以行。登周姓商船。文義重詢南來及家庭狀況。淑珍盡以告。兩人又淚下不止。時文義已略有積資。即日雙雙歸國。

●補人

明末張獻忠亂於川。人民流離四竄。備嘗慘苦。史乘詳言之矣。而所謂補人者。則正史所不載。野乘所未傳也。初獻忠有部下黃山雄者。年少有勇力。獻忠愛之如子。及與豫親王戰。胸腹中刃數處。醫不能治。行且死矣。獻忠大慟。既而醫生程龍德曰。得之矣。苟能得一年壯血旺之男子。生剗其皮。羶於創上。以布帛束之。必不死。如法以治。果無恙。故清時大學士溫公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刃。以回婦腹皮羶之而愈。此亦程德龍之所傳也。

●遊山奇癖

錢欣夫。崑山人。清乾隆間孝廉也。官至少詹事。頗有文名。晚年喜游玩山水。嘗謂不到險處。不有佳境。故其游山也。雖遇無路可通。時亦必攀援涉險。以登。以是乃得游人所不能游之境。常以此誇耀儕輩。儕輩亦服其夔鑠也。某年與友人游華山。已登絕頂矣。顧尚有一五六丈之山峯。兀立在上。乃捫蘿上升。見一石碑。兀峙山巔。上鐫隆慶六年常熟庶吉士趙用賢游此狂喜曰。不圖百年前已有與余同志者。快意之頃。不覺失足山下。有一老松。身跨松枝。幸未墮地。然欲上不得。欲下不能。仰視則暮色沉沉。夕陽已下。俯

視絕壑。尤覺毛髮悚然。乃號哭不已。友人不見公下。大爲驚異。及聞哭聲。相顧失色曰。此錢某之聲也。錢僕黃禮。乃奮勇攀登。謀救主人。舉目四顧。不見蹤影。乃呼曰。主人何在。曰。在山之陰。曰。可下乎。曰。身騎松上。松下又爲絕壑。不可上。亦不可下。黃禮卽下告諸人。皆無善策。引導者曰。當令獵人救之。他則無法。乃星夜請獵人。至始免於危。既下山。友人曰。游山如此。不亦險乎。欣夫笑曰。何險之有。愈險則趣愈奇。吾游匡廬。金焦。祝融。羅浮。九嶷。終南。天台。雁宕。所歷奇境不少。而終以此游爲最。遂相與一笑而別。

●楊嘯英

楊嘯英。江寧名妓也。寶山諸純義慕其名。以鄉闈之便。造其粧閣。雪膚花貌。見者魂消。留二三日。兩情極洽。嘯英願委身事之。及試畢。請與俱歸。諸不可。直告曰。山荆性妬。恐不能容。吾不忍窘卿也。臨別。相約曰。待吾一年不來。而後他嫁。諸以妻故。竟一年不至。同院姊妹咸揶揄之。楊曰。諸郎非薄倖者。不來自必有故。乃數數寓書諸處。諸感其誠。雇舟往。又恐楊之或不誠也。乃故作窮苦狀。以往。楊見之。卽挈之入。泣然曰。君竟一貧至此耶。令沐浴更衣。諸乃躍起曰。某豈貧哉。試卿耳。遂相與一笑而罷。自是諸歲必五六至。至則必留旬日。所贈頗不資。既而諸氏忽遭回祿。家中所有爲之一空。諸以憂憤死。妻王氏染病。床褥子女啼飢。號寒。親戚不一顧。楊怪諸久不來。使使往問。知已死。乃雇舟赴寶。直造諸氏門。登堂泣拜。旣而出。其私資葬純。義事畢。始回院營故業。又五六年。知諸氏子女已長成。乃又爲之嫁娶。事畢。別去。子媳泣拜。請留。楊曰。妾楊花水性。不慣獨居。居恐累若父。令名遂揮手而別。

●王碧娥

月溪沿海一帶居民無老幼男女咸織草履草笠爲業。有王錫和者製尤精。生一女名碧娥。美而慧。字嘉定。陸方聲。碧娥自八歲習織業。後每織必擇其精潔之草。一二莖藏之筐中。及年十八。所貯盈筐矣。乃製一笠。一履。成婚後授其夫曰。此妾十數年來所積得者。幸君長守之。方聲寶之殊甚。穿戴而出。人有問之者。則曰。此吾妻所製也。鄰邑有某公子者。謀購其物。許以白銀百兩。方聲自念一草織物耳。易以百金。不從。何待遂售之。歸告碧娥。碧娥泣曰。竭我十數年之心力。始能成此二物。世間物皆可以銅臭相易。獨此物。卽有錢萬千。亦無買處。何君遽以百金出售耶。若富家以千金購妾者。汝亦許之乎。是晚卽闔戶自縊。幸獲救。方聲蹠而請罪。碧娥終不懌。及方聲贖其笠履。歸始和好如初。

●文正遇虎

朱文正軾未第時。讀書山寺。寺在山巔。故多虎患。人或止之。公則曰。虎自虎。我自我。我不負虎。虎來負我。耶。或曰。獸無人性焉。知負不負。公曰。彼寺僧何以不爲虎食。虎不食僧。敢食朱軾耶。一日。其友章學博攜酒就文正飲。酒酣。有人報虎至。二人同聲曰。生龍活虎。最爲可觀。生龍旣不得見。今幸活虎在山門外。可不往一觀乎。及出門。則不見。或曰。臥在三里外之蒼松下。二人勒馬以往。馬見虎。不敢前。相距已不及百步。隨行者亦代爲戰慄。旣而馬與虎皆不動。及虎回顧。則兩目眈眈。不可逼視。學博轉轡而歸。文正獨手鞭馬腹而前。引吭大呼曰。若欲食朱軾耶。虎忽驚走。公遂策馬歸。謂學博曰。子之胆力。終不及我。於是人咸知其爲非常人也。

●塾師擊鬼

塾師胡某。忘其名。聞父老云。清道光間孝廉也。爲人方正。鄉里咸欽敬之。人有過。必面責。不稍假以詞色。以是人皆望而畏之。一日。赴某氏宴。及席散。時已深夜。主人欲留之。却曰。歸途不過三里。奚留爲。主人曰。先生旣欲歸。某亦不敢留也。惟天色深黑。請攜燈而行。曰。某頂上有光。奚用燈爲。行及村前。忽遇一鬼。其人生前係鄉中無賴。百計鬪之。胡大聲叱之曰。汝爲人時。百般無理。我猶不畏。今爲鬼。乃欲相侮。吾豈畏汝者耶。鬼仍不動。胡拾道旁瓦礫投之。瞥然而滅。正能克邪。其殆然歟。

艷

藻

家庭必備之書 閨房金鑑

◎第一集育兒術

李定夷著

育兒爲婦女唯一之天職凡在婦女皆當盡心研究之小國民即異日之主人翁負有莫大之責而爲人母者實間接負此鉅任是以本書列育兒爲首集

◎第二集御夫術

貢少芹著

吾國夫婦道苦由來已久其故在婦女缺乏能力不能操縱男子以是每爲男子所陵虐是集專述男子之心理與婦女對付之手段人之種種不一御之術亦因之而異

◎第三集行樂術

吳綺縵著

人生如朝露原貴及時行樂婦女心胸視男子爲窄尤不可不注意惜花愛月園亭之行樂也涉水登山遊覽之行樂也至若閨房之行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行樂之範圍極廣而行樂之法術無窮

◎第四集美容術

徐半梅著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知粧飾爲婦女不可不研究之要務徐子爲文學新劇家於此道研究有素體纖瘦肥皆具妙訣婦女讀之受惠無窮

◎第五集理財術

吳綺縵著

試執途人而問之曰子願多財否無不應之曰然蓋今之世界純爲黃金勢力所佔有婦女寄男子雖下事事仰給於人爲至苦惱之事本集爲婦女計理財之道無論何種婦女習之皆可致富

◎第六集爭寵術

呂紅俠著

女爲悅己者容古有成訓婦女欲求寵於男子固人人具此心理然求之無道則矯揉造作轉覺可惜故爭寵亦有法術非空言可求熟讀此編者雖求如楊太真之三千寵愛在一身亦不難也

出版書籍首貴實用主義 閨房金鑑一書純

以適合婦女實用爲宗旨男子讀

之可以稔婦女之種種功用尤有無限妙趣

者皆知名之士以上六集 每集析爲五六

編每編又分數十節總計念餘萬言

分訂六冊定價大洋二元外部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藍藻

●懷人曲

(佚名)

(雙調新水令) 燒痕回綠遍天涯。憶王孫去時殘臘。愁垂簷。下雨。憂損鏡中花。掘土。擲沙。感事。自驚訝。
 (駐馬聽) 望眼巴巴。春陌香塵。迷去馬。夢魂颯颯。曉窗初日。鬧啼鴉。千聲作念。湊嗟呀。一絲情景留牽掛。
 許歸期全是假。秀才每說謊。天來大。

(喬牌兒) 繡雙飛線脚差。描並宿筆尖怕。牡丹亭。閑却鞦韆架。好春光。誰共耍。

(落梅風) 肌消玉臉褪。霞怎打熬。九秋三夏。被薄賺的孤。又寡。辜負了小喬初嫁。

(雁兒落) 誰攔截。巫女峽。誰改變。崔徽畫。誰糊突。漢上衿。誰扯破。秋雲帕。

(得勝令) 呀。身似井中蛙。命似釜中蝦。難把猿心鎖。空將鵲淚洒。情雜。下不的題着他名兒。罵性猾。恨不的揪住他身子打。

(鬚水令) 馬上牆頭月底星。前窗間簾下容易得歡洽。案舉齊眉帶綰同心釵。留結髮。那曾有一點兒褻狎。

(折桂令) 好姻緣。兩意相答。你本是秋水無塵。我本是美玉無瑕。十字為媒。又不圖紅定黃茶。我不學普救寺幽期調發。你怎犯海神祠。負意折罰生也。因他死也。因他恩愛人兒歡喜冤家。

(錦上花) 想着他錦繡充腸諸餘俊雅山海填胸所事撐撐花下低頭風吹帽紗月底潛蹤露濕羅襪朱絃續有時寶劍配無價求似神仙信似菩薩纔得相逢撲絮納瓜恰早分離瓶沉珠撒

(清江引) 一聲去也沒亂殺少幾句叮嚀話說歸甚日歸待罷何時罷夢兒中見他剛半霎

(離亭宴) (帶歇拍煞) 狂風飄散鴛鴦瓦嚴霜冷透鸞鳳榻好教我如痴似啞佳期絕往來後約無憑準前語皆欺詐空傳紅葉詩枉卜金錢卦淒涼日加燕驚飛張氏樓犬吠斷韓生宅虎攔住蕭郎駕悶隨秋夜長情逐春冰化待他見咱算他那狼罪過有千椿害的我這瘦骨頭沒一把

● 豔體詩

(東 園)

▲ 湘妃淚

啼妝慘淡到湘靈愁對湖峯半面青蒼野陸沉山鬼泣黃陵廟哭水神聽雙痕照月凝雲夢幾點隨風落洞庭多少血癍多少竹彈珠成柱瑟冷冷

▲ 西子心

吳宮成沼痛如何井冷桐秋水不波繫念十年臺走鹿斂眉一慟鏡描螺妝樓抱恨空楊柳故國含悽問苧蘿睡起浣紗曾捧日效顰知否麗人多

▲ 潘妃步

落花點點訝飄茵劫後齊宮幾美人玉樹當階香暗墜金蓮貼地粉初勻一彎羅襪凌波瘦三寸弓鞋變樣新莫向芙蓉池畔過繁華事散逐芳塵

▲太真乳
洗兒錢。擲笑相逢。賜浴華清。半露胸誦罷。心經懺。鸚鵡夢回。指畫痛豬龍。花肥繡葆環。猶誤棠睡香。囊結已鬆。着手成春。原秘戲金詞。子在血痕濃。

●代某校書致某君書

(詩 隱)

某公子如握別甫三句。地逾千里。望美人而不見。託永好以何如。追念前歡。殊深悵惘。每讀太史公書。有所謂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往復低徊。竊歎千古來之英雄豪傑。無不於此二語見之。妾之於君。當不過是矣。憶自風塵落魄。墜入煙花。荏苒光陰。瞬將一載。自維幼年嬌養。粗識之無。雖難誇閱之榮。卻深守防閑之節。一日命臨磨礪。遽遭暴露之羞。似此玷辱家聲。幾有痛不欲生之慨。繼思先人見背。窀穸未安。枯骨浮沉。殊深隱痛。若徒以白綾三尺了此餘生。而廬墓之營。誰爲措置。因是勉支弱質。強理殘粧。冀從燈紅酒綠之餘。俾獲璧合珠聯之美。或者天憐孤苦。得遇良緣。雖列以小星。備作衾裯之選。命由天付。夫復何尤。但願借此殘喘之延。勉營吉壤。妥慰先靈。此區區寸心。所以含垢忍辱。而不敢稍忘於旦夕者。職是故也。然而五陵豪客。三河少年。裘馬翩翩。揮金如土。原不乏纏頭之贈。作把臂之游。顧非尙浮華。卽徒矜徵逐。欲求一性情敦篤。心地光明者。邈焉難得。每於歌筵星散。斜背銀缸。輒不禁淚眼欲枯。愁腸欲斷矣。不意萍蹤偶聚。遽荷垂青。一見心傾。幾有相見恨晚之概。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此非徒遇合於一時。綢繆於當境也。必於形迹相疑之日。譏讒交集之中。獨能確然自持。不以遠疏。不以言間。斯其爲知也。乃足以稱千古。回憶於某公席上。勉撥琵琶。一曲歌終。辱承洗耳。謬許以繞梁之韻。并樂爲枉

駕之遊。從此幾度流連。殷勤款洽。私心竊幸。自喜以爲君之知我愛我。然猶不敢必其爲真知真愛也。迨
 相處日久。相與日深。覺神情意氣之間。誠有異乎他人之相待者。於是慨焉興歎。以爲如君者。真能知我
 愛我。不以肉慾爲棄。取不以顏色爲愛。憎轉笑。前此之將信將疑。未免遽然淺測矣。以是半載以來。竭其
 愚誠。盡其綿力。作借花之計。爲補苴之謀。雖未留髻。有如嚙臂深情脈脈。痛癢相關。自問一副熱腸。一腔
 熱血。不肯稍負所知所愛者。良以知我如此。其真愛我如此。其至而妾若不以此報之。是馬逢伯樂而不
 鳴。劍遇張華而自晦矣。不謂傾情相吐。默記偏牢。爲訪浮屠於里門。深表哀思於故骨。在妾尙行蹤未悉。
 而君已轉瞬言旋。消息相傳。護持備至。并又以此須微款。歸趙良殷。足徵體貼之深。愛憐之切。稠情厚意。
 無過於斯。且承許脫我牢籠。還我自由之樂。而雙親遺榭。更爲料量。畚揭早謀。入土之安。自願何人。謬蒙
 大德。是雖銜環結草。亦不足酬報於萬一。又何敢惜此殘軀乎。惟所可自信者。堅貞素抱。白水堪盟。雖江
 上箏琶。箇中風月。迎來送往。未免因人。而每牽有意之絲。仍守無瑕之璧。皇天后土。實鑒孤衷。縱有時怪
 雨。罡風。逼人過甚。但此心匪席。不可卷舒。非託疾推辭。卽婉言敷衍。千方百計。一意孤行。真可謂茹苦含
 辛。比之歷水。火刀兵。而更劇者矣。茲以遠違光霽。令入隆冬。瞻秦嶺以雲橫。望藍關而雪擁。梅花香裏。驛
 使稽遲。明知誼薄雲天。千金重於一諾。况復河梁攜手。情緒依依。繾綣於臨別之時。叮嚀於繼見之約。遺
 言猶在。良晤非遙。然情以擊而難忘。別雖暫而莫忍。又深恐冰天雪地。飽歷風霜。偷因病擾。相如不克。以
 一念之藥。迴盡微忱於省問。五中焦灼。楮墨難宣。因是香鼎頻添。金錢暗卜。思量入夢。淚漬凝斑。慨其豆
 以相煎。蠟拈紅豆。對菱花而自忖。瘦損黃花。覺長日奄奄。說不盡柔腸萬轉也。務乞一言慰藉。俾釋拳拳。

妾當堅抱冬心。靜候春風消息。敢望築將金屋。深貯阿嬌。惟期待巾櫛於晨昏。佐羹湯於左右。高山流水。寫我琴絃。玉軸牙籤。隨君書案。則出茲孽障。已如重入輪迴。感德銘心。直勝於天地之生成。父母之鞠育。矣。情長紙短。不盡欲言。敬布芟芟。伏惟昭察。

武昌起義時。藩臺連甲。於睡夢中驚醒。急着衣奔赴督轅告警。坐會客室中。立候瑞激。請示辦法。瑞聞連甲至。乃出見。行及室外。警覩一旗婦兀坐。心愕然。詢侍從曰。連大人在那裏。僕從未及答。而兀坐之婦人起立。迳而出。瑞熟視之。果連甲也。因詰曰。貴司何改易女裝。連聆是語。低首自視。始訥訥曰。司裏該死。誤將兒媳之衣着錯了。蓋連素賦新台之詩。平時極端秘密。今倉猝間。不覺矢口直陳。殆亦天奪其魄歟。

某中將爲陝西都督時。國事民事悉置之不理。專以販賣煙土爲業。雖政府屢頒禁煙功令。某視之蔑如也。其販運之法。以裝載軍火之巨木箱。置煙土實其中。復嚴密而封固之。箱外黏貼陝西將軍署長封條。轉運各處銷售。僞言所購之槍械不良。將運回上海退換者。所過關卡。皆不敢檢查。以故每次某獲利無算。或十數萬數十萬不等。久之。漸爲關員所偵知。一日。又有大宗煙土出境。經過某關。扞手詢以何物。則仍以槍械對扞手。冰語曰。我也。知此箱中裝載的是操扞子槍的藥。罷押送者。恐其揭破真相。賂以金始寢。

(少芹)

丸
銘
庄云



府

清鑑易知錄

出 版 佈 告

近世文化趨進人詳近略遠所以顯當宜備實思也有清退位六年以來史書修輯未竣而坊間疏有
事繁繁故歷史家詳近略遠新德更中暫充教科未足謂學者研究之望同人體焉因查舊日學界所
奉為圭臬者惟綱鑑
易知錄一書是為
簡當切用便於記憶
搜輯有清一代文獻採訪吳書成便自管一編於
訪得當世
史學巨子武進許國英(字指)先生
讀此書已歷歲餘此書輯過半矣亟懇其計日完稿
有清

掌故尤夙究心
清史講義
朝全史國史教本
商務印書館

南洋公學交通部高等工業學堂等歷史教員
編內咸知茲特

詳素
有實驗
清史館聘為協修
經驗宏富
編尤為先生精

當之作
去取裁擇
突過吳書
研心史學者不可不備
內容也

色有(一)筆
四(一)法
字句老鍊
褒貶謹嚴
詳因究果
抉細拾遺
仿

體編年條分綱目
博採蒐集
核要
系領
有清末季之維新時政及國
際交涉等事實屬繁多

全書都三十萬言
分四正編二
十朝大事及
國際重要事實

外債區域
十二册兩函定價每部洋二元四角業已

出版七折發售
外部函購加寄費二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算
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文 選

●與定夷商榷新報書

(錫三)

定夷先生道席。瞻企高風。時深景慕。悵河山之修阻。欲晤教以末由。夙仰先生文學泰斗。小說名家。譽滿海內。有識同欽。錫三碌碌無所短長。惟癖性酷愛小說。尤喜閱小說雜誌。現今刊印之小說報。靡所不讀。嘗取數種互較優劣。則覺多所複雜。純粹之小說報。實不易覯。最崇拜者。惟先生主任之小說新報。故對新報前途。有無窮之希望。用貢管見。聊備采納。先牛固具卓識。自有主張。似無容局外人饒舌。然愚夫之言。或亦有賢者所不及也。竊謂雜誌。既以小說簽標。即當以小說為主體。小說為藝文之一範圍。較隘。非其他文藝雜誌。比蓋定名小說。而以叢報體出之者。不過社會武俠偵探言情各種名稱。可於一編中兼收並蓄也。進而擴充其門類。亦當以筆記等之富有小說趣味者為合格。大報顏曰小說新報。揆其意。含有革故鼎新之意。所分各門。並皆佳妙。即藝府選錄詩文。亦極精采。但與標簽命意。間有毫無關切者。然則其遂可去之乎。如其不然。即請作者諸君。依照本編所登長篇或短篇。作為序文書後題詩題詞等類。

文字以更替之。藝府門可仍其舊。視前此登載者不尤確而有當乎。小說詩文。倘不易得。暫付闕如。未為不可要之。凡非說部。應有文字。宜裁汰之。而以興味濃厚之小說。彌補其缺。俾成一種唯一無二之純粹。小說報如是。則革故鼎新之義。盡優勝之旗。職當讓先生一人獨得此固可預卜者也。曩見某小說報體例。複雜曾為文飾之詞。云編中詩文。強半出自聞人。丁此文敝之世。廣為傳布。俾青年知國文之高者。有如此竊意。以為若為保存國粹。不如選刊文藝雜誌。以之闖入小說報中。無論據何理由。終不免於牽強。鄙見如是。高明以為然否。肅此祇請。鑒安。諸希鑒諒。不備。

直隸薊縣王錫三上言

●菊花新詠倡和集序

(東園)

得天則其氣清。閱世則其情淡。其命名則隱逸。其植品則孤高。總白卉之秀靈。作羣芳之後勁。孰有如菊花者乎。主人愛之。治以晚節之貞。秋心之正耳。當民國之六年。際涼秋之九月。一園初闢。三徑未荒。煙葉萬叢。霜枝五色。入虎頭之畫。為繪丹青。停鴉嘴之鋤。且呼元白。發為歌詠。俾寫性情。逸興遄飛。陶令之疏籬。豔秋容。共澹魏公之老圃。香多金英。偕蛟蜃。皆仙玉幹。與蟹螯。競美新詩。既賦舊學。不遺齊魯。韓毛成四賢之羽翼。曹劉何謝。拓萬古之心胸。海內和者得二百家。詩中選者有一千首。擲地之聲。金石燭天之燄。珠璣情信。其芳吹南郭之竽。非濫文。摘是藻。近東籬之酒。無嫌李杜一堂。光芒萬丈。蘇梅千里。酬和三秋白雪。調高道寧。墜地青霞。氣鬱文未喪。天墨海騰蛟。挽狂瀾於既倒。藝林起鳳。振絕學於將衰。鄜泉之水。常清塵襟。灑滌兜率之宮。最潔夾梵。終存經續。離騷解聽。陽春而識。曲輪扶大雅。勉追子夏。而序詩。

楊蝨鳴畫梅百詠序

(曉齋)

探詩根於月。腦天心自是老。蘇標格會畫。意於參橫。月落居然小。李風神集老。鳳雛鳳於桐。花辨有聲無。聲於楮葉。化機輪其活潑。意匠慘乎經營。游藝無方。義豈忘夫資父傳薪。有自癖不嫌於譽兒。播陽春兮。一新見。香月之皆古畫。梅百詠者。社友楊子。瑟民爲其嗣。君敷海題畫作也。盡作述之能事。循舊稷之成。規詩美。靈椿株看老。一樓開花。萼郎合稱三。抑太玄吐鳳之才。揚童子。雕蟲之技。小橋則水環一曲。故園則地闢三弓。置身不礙。閒雲弄影。自鋤明月。餐將冷豔。有雪皆香。畫到橫枝。與詩同瘦。圓羅浮之夢。一詠一圖。拜姑射之仙。三熏三沐。既揮毫而臻妙。價重藝林。復按部以尋聲。序排韻府。高人一等。遠懷灑上吟。翁貽我百篇。近揖江南驛。使鍊品入峭。和神當春。薄采芬華共成。馨逸想其嚼蕊。吹香裁雲剪雪。燈剔寒穗。筆呵凍花。琴百衲而無聲。衣百家而不暖。對月寫照。扶影上窗。當風開簾。勾魂入硯。癡豬減色。自成墨暈。一家鳴鶴和聲。齊下白描。雙管露出文章。真面面俱圓。復覘天地本心心相印。三生脩到一卷傳。觀盼北枝兮。尙嬌問西笑。其誰索詩禪乎。畫禪乎。殆將融東閣之春。併入南陵之冶矣。僕爲花心折。不勝同社之情。撫樹神癡。欲覓前身之影。三年夢憶美人。未來千里心知。逋仙在望。證浮名於畫餅。回甘味於詩錫。鋼百鍊以成柔。屢誦廣平之賦。湯百沸而調劑。空和傳說之羹。賤子請具陳。何日尋春過渭北。解人何處索累君。問月到揚州。詩中有如此解人。何處索思量。問月到揚州句。願追玉笛中腔。換取小窗橫幅。不寒宿諾。請踐斯盟。

詩選

●雪窗對月 五排二十韻 限十四鹽

(東園)

雪。朔。朔。朔。風。嚴。圍。爐。獸。炭。添。窗。明。霞。散。綺。壁。削。月。如。鏤。糝。徑。疑。飛。絮。熬。波。誤。撒。鹽。花。生。銀。海。炫。粟。結。玉。樓。黏。
 健。翅。方。凝。粉。蝦。鬚。不。捲。簾。梅。魂。銷。瘦。鶴。桂。魄。暈。孤。蟾。虛。幌。疏。松。漏。寒。衣。密。藻。潛。(成句)鴻。泥。迷。舊。印。鴛。瓦。
 冷。屑。檐。苔。蘚。全。鋪。練。芙蓉。半。啓。匳。文。紗。痕。皎。皎。寶。鑑。影。纖。纖。膝。六。威。猶。懷。初。三。思。未。忤。補。詩。追。束。皙。賦。恨。
 笑。江。淹。鄭。榮。游。難。定。袁。安。臥。不。嫌。名。賢。輕。驥。尾。大。俠。重。虬。髯。對。酒。先。心。醉。傳。書。幾。日。占。(見漢書陳遵傳)
 霸。圖。分。晉。楚。國。事。問。演。黔。白。戰。昨。宵。弭。蒼。穹。今。夕。覘。納。壬。包。宇。宙。呼。癸。徧。閭。闔。末。路。慨。黃。耆。睡。鄉。尋。黑。甜。
 北。事。雖。有。約。慵。與。鬪。又。尖。

●雪窗對月 五排十二韻 限十四鹽

(蓮園)

慣。對。窗。前。月。難。逢。瑞。雪。兼。壺。冰。如。在。抱。燈。火。不。須。添。翳。盡。將。雲。掃。泥。都。被。絮。黏。晶。簾。三。尺。捲。塵。夢。一。時。恬。
 鶴。相。驚。窺。鏡。蟾。輝。悄。度。檐。圍。爐。紅。撥。箸。寫。景。白。描。纖。圓。澈。禪。初。悟。尖。又。韻。可。拈。髻。寒。霜。欲。上。眼。淨。俗。俱。砭。
 濁。界。開。蒙。昧。仙。鄉。失。黑。甜。清。談。宜。屑。玉。擬。句。陋。堆。鹽。天。地。梅。花。影。山。河。芥。子。纖。清。涼。如。此。境。擾。擾。尙。趨。炎。

●雪窗對月 五排十二韻 限十四鹽

(蓮園)

虛。室。宵。生。白。吟。窗。興。倍。添。最。難。雪。相。映。還。有。月。來。兼。夜。氣。澄。如。此。寒。光。逼。不。嫌。水。同。山。一。色。天。與。地。相。黏。
 玉。立。停。孤。鶴。晶。瑩。凍。一。蟾。松。柯。標。骨。格。梅。影。露。枝。尖。境。想。凡。塵。脫。歡。將。樂。歲。占。有。詩。皆。絕。俗。無。路。許。趨。炎。
 獨。惜。通。明。界。人。偏。黑。暗。潛。紗。櫺。留。障。礙。貝。闕。負。莊。嚴。幻。枕。爭。炊。夢。冰。山。儼。具。瞻。何。時。破。昏。曉。暖。日。對。茅。檐。

●雪窗對月 五排十二韻 限十四鹽

(夢公)

難得神仙境。雙清景。獨占高懸金背鏡。平撒水精鹽。碎響纒璇閣。流輝又綺檐。舉杯邀影伴。倚檻喜香添。淺印尋詩屐。遙窺賣酒帘。三千籠玉鳳。十五吐銀蟾。豈必當門臥。何妨自牖瞻。寒光侵鬢角。爽氣撲眉尖。皎皎無塵染。明明有絮霑。梅孤猜鶴守。松老狎龍潛。梯可通蒼昊。鄉休入黑甜。天開城不夜。世界自森嚴。

雪窗對月 五排十二韻 限十四鹽

(聾癡子)

雪霽清如許。窗前逸興添。豈知宵未半。更得月來兼。院注溶溶水。庭堆昔昔鹽。爐紅溫寶鴨。室白逼銀蟾。擁被寒侵枕。披衣悄捲簾。須防鄰鑿壁。轉恨屋垂檐。熠聚燈逾綠。煙凝突不黔。置身晶域澈。吹背朔風尖。夜永鷄談倦。廊空鶴睡恬。幽人偏耐冷。熱客任趨炎。西嶺吟懷迥。東園課體嚴。新詩徵海內。選韻步蘇髯。

和閩仙夫人菊花新詠

(琴仙女史)

塵飛散漫徑。霜濃酒借鵝兒一洗胸。客有英聲蜚晚節。人多菜色慘秋容。袍疑染赭籬。鏡覺血戰分。玄野鬪龍歸。里插冠誰顧。問河清畢竟幾時逢。(黃菊)

雪後樊村玉戲時。素娥青女見丰姿。三生仙骨將霜傲。一片秋心只月知。銀藥雲團清不滓。金莖露飲渴能醫。紅塵滌盡人皆淡。表聖於今但品詩。(白菊)

大葉粗枝數畝遮。背明古國日精誇。釵同玉珥雙枝插。綬共金章一朶斜。秋豔無端隨燕剪。冷香寧願戴烏紗。不分荆樹分薇省。采采東籬散晚霞。(紫菊)

秋山明淨已如妝。幾點螺鬟幾點芳。鳥集疏籬煙冷碧。鴉塗老圃月昏黃。勢摹章草渾難辨。格仿簪花不覺狂。認取金壺新潑汁。霜枝蘸入硯池香。(墨菊)

●和閩仙夫人菊花新詠次韻

(絳珠女史)

浮向樽。疊色更濃。催開瓊宴。酒澆胸小。憐續命原無恙。叔度澄懷。別有容。落葉江村。豺祭獸。看花泥坂。馬如龍。披衫俠客。來三徑。散盡千金一笑。逢(黃菊)

認取。酈泉曉汲。時水平一鑑。照冰姿生成。仙骨宜霜傲。抱有芳心。怕月知唐苑。打錢貧易療。杭州籠藥。病能醫。淡忘色相。塵都洗。品到司空表聖詩。(白菊)

綬拖香圃。會無遮。隱逸花前。莫浪誇。煙藥光凝涼。露潤日精影。帶夕陽。斜朱門。奪豔珠。囊錦博士。披香絳帳。紗佳氣。東來羅宅近。錯疑薇省。絢殘霞。(紫菊)

闌然卉服。舊時妝。楮國流芬。殿衆芳。淡畫蛾眉分。黛綠冷盤鴉。髻卸鉛黃。寄人籬下。污難染。有婢泥中舉。若狂插滿頭。濡陶令。醉守立。晚節最馨香。(墨菊)

●方佛生廣文有廣德之游詩來留別依韻寄酬

(東園)

不定萍蹤。又遠游。西風一葉送行舟。名傳鴻博。追班馬。文有龍光射斗牛。壘白受辛辭。易解荊州。知己德難酬。淮南不隔江。南路千里書。回碧樹秋。(借句)

●輓奉賢王紫泉先生

(東園)

西風一陣雁驚秋。帶著哀音下荻洲。季札縱然思挂劍。仲宣不復賦登樓。鬱成奇氣雲千里。釣得詩魂月半鉤。青鳥不來黃鶴去。煙波江人使人愁。(借句)

●贈李雙子校書 并引

(介石)

雙子芳卿，温存要眇，豔譽噪東皋。某君頗愛憐之，數介予贈墨，因將兩字芳名，着之紙界，并繫以詩，訂

餽不辭，識余傾慕，不值大雅一盼，其亦博雙卿一粲否耶？
東皋故宅董雙成，紙醉金迷夜五更。石上三生修豔福，人前兩字說芳名。春風旖旎同心夢，秋月團圓鬢

臂盟小謫神仙才，調好藍橋邁莫誤。雲英鸚鵡籠低燕子歸，盼來疑是又疑非。枇杷巷口風初定，豈惹梢頭露未晞。為囑好花須自愛，莫教飛絮竟無依。聽彈寶瑟雙聲叶，酒漬新痕到錦衣。

輓揚州劉君

(介石)

屋梁月落夢難成，雁帶哀聲過柳營。龍蛇傳噩耗，可堪千里故人情。生離死別兩茫茫，淚洒西風枉斷腸。看到玄都舊時觀，兔葵燕麥弔劉郎。連天秋水碧迢迢，江上何從賦大招。薤露歌悲聽不得，夜深悽絕廣陵潮。白玉樓成一剎那，塵寰知己更無多。華年四十浮泡影，子舍哀哀廢蓼莪。

詞選

沁園春 詠女兒酒

(樊山)

見卽銷魂，仙人所居橋西一樓，在餘杭酒媪膝前，長大宜成琴客身畔，勾留北海，徒豪東坡，不飲得遇，相如便嫁，休知何似似楊枝，無力葦草忘憂。為伊典盡鸚裘，便趙璧連城未易求。願身為花露，消郎渴疾。

蕙 府

八

手持箕帚掃爾春。愁茗號佳人。煙爲美女換得五花名馬。不春來。夢在醉鄉深處。一味溫柔。

●前調 和樊山女兒酒之作

(長木)

花面丫頭刻畫西施金貂。換來看千絲網後光浮。琥珀掌珠擎處。香泛玫瑰。揀茗爲媒。插花作聘。嫁與東鄰。麴秀才好滋味。是隨郎別母。莫任徘徊。合歡且酌。雙盃有宋嫂魚羹。早晚陪歡。恩情融洽。無非是水相思。盪漾總要成灰。那似當年楊家有女。滿飲一杯紅繡鞋。真堪笑笑。麻姑手裏。送到蓬萊。

●聲聲慢 秋柳

(蛻仙)

煙絲習恨。浪縵攢愁。河橋徧染秋痕。舊曲章臺。殘蟬咽破黃昏。腰圍漸看瘦盡。奈西風不解。溫存腸斷處。只危闌一曲。界住斜曛。莫向陽關再唱。怕怨生玉笛。量減金樽。銷盡風流。憑誰喚醒芳魂。青青未應憔悴。算東皇誤種。情根春夢。遠繫相思。千里暮雲。

●聲聲慢 秋柳和蛻仙韻

(東園)

黃金色減。碧玉愁添。秋波翠暈眉痕。訪舊臺城。難忘燕曉鶯昏。重來白門倚笛。算屯田曲譜。猶存傷別處。賸晴絲萬縷。綰住斜曛。一自攀條人遠。甚妝樓詠絮。酒店攜樽。回首旗亭。綠陰鎖斷香魂。蒼涼大隄十里。弔青溪桃葉。桃根如此。樹夢江南。都化白雲。

●過龍門 丁巳重九舟過劉莊

(東園)

風利過雲溪。白日斜西。舟行只繞范公隄。不斷淮流三百里。海關天低。陳迹認鴻泥。芳草萋萋。舊曾經處。路途迷客裏。又逢重九。節餠字慵題。

●金菊對芙蓉 淮上感秋用康與之韻

(東園)

驛路秋深。荻花楓葉蕭疎。一抹斜輝。問天涯。逆旅誰寄。當歸江南。別後人千里。怪今年。朔雁來遲。謝娘已嫁。徐娘又老。說甚芳時。望遠捲起重幃。恁潮平岸闊。海立山飛。記蓬瀛名勝。紙醉金迷。紅樓紫殿。知何處。料肥環愁損。豐肌。寂寥難慰。鮫珠墮。落別淚。垂垂。

●浣溪紗 寄金陵

(東園)

幾度秦淮憶舊遊。石頭城外任沈浮。何人載酒過西州。雙槳打潮。桃葉渡。片帆挂月。荻花洲。鯉魚風起。一江秋。

●前調 秋感

(東園)

鄒衍空談大九州。寄生同此感。蜉蝣天荒地老。兩悠悠。送別難攜。陶令酒。登高獨上。謝公樓。白雲紅樹。萬山秋。

●南浦 感秋用魯逸仲韻

(東園)

一聲磬響散西風。隔斷涅槃門。幾點高臺花雨。寒鎖水香村。到此禪心俱淨。看金蓮玉蕊。簇綴紛。甚蟾蜍。淚迹鴛鴦。夢影都化。石牀雲。一自漢皋解佩。料飄零倩女。早離魂。扇底塵污。難避。漬滿柳絲。裙聽說青溪。桃葉有脂。紅粉白漲。潮痕認。媚香樓下。綠陰陌巷。月黃昏。

●一翦梅 輓雲間陸志雲先生

(東園)

聽說雲間陸士龍。獨步江東。望重江東。傳來噩耗太匆匆。鶴去樓空。鳳去臺空。洒淚留題。落葉紅色慘。

霜濃色澹秋濃文章何處哭西風井冷梧桐城隔芙蓉

陸羽遺經重品茶賚夢仙家鍛句詩家招魂江上月輪斜夜蝕蝦蟆歲識龍蛇
無遮死是無涯輓歌一曲弔圓華笛譜梅花酒薦梨花
白馬來賓擁素車會是

蘭陵王 彝陵道中書所見用周美成韻

(東園)

大隄直楊柳煙絲袅碧彝陵路紅蓼白蘋繞岸花疏媚秋色鷗蹤寄澤國誰識鴻賓燕客平沙
雨後漲痕秋水纔添兩三尺沈浮感萍迹又一櫂淮東高挂帆席匏瓜繫慣焉能食空四海游好五陵豪俠南
陽傳送置鄭驛德星聚江北悽惻舊愁積怪夜泊荒村難破岑寂推篷望遠天何極聽一片霜角數聲
風笛離情挑撥幾點淚絳蠟滴

南浦 對酒借東老秋感用魯逸仲韻

(曉盦)

繁華易散錦梁園爭及長卿門不速客來三兩邀赴酒家村扶病餐英去也遍東郊黃葉落紛紛算一年
好景四時佳興難負是秋雲競說當歌對酒問誰招詩裏阿瞞魂一樣王孫末路草色黯青裙京洛故
交何似有斑斑襟上舊題痕勸危闌休倚前山斜日又黃昏

壽星明 三十初度

(稼村)

三十平頭忽忽悠悠隨波逐流歎仲由有母米勞遠負班超有姊筆效輕投變局滄桑生涯潦草徒對張
衡賦四愁與誰說說酒痕襟上約略杭州堪羞海屋添籌數霸上銅人歲幾周怪童鳥早逝桂蘭減色
伯牛多疾芣苢成謳走俗年年抗塵處處海角天涯任去留知己感感少陵廣廈太傅長裘

傳

奇

敬謝百代公司
戲片療疾



啓者鄙人歷年奔走政商兩
界時運不齊所如輒阻因中
心鬱鬱萬念盡灰遂搆氣體
衰弱之症幾於世無望矣一
日友人勸購百代公司留聲
機遍唱各名角唱片以事消
遣不覺神志爲之舒數禮拜
後更覺津津有味不一月而
宿疾全去心思活潑所營各
業亦遂順手鄙人反躬自思
皆百代公司之賜也特呈數
語以誌謝忱揚州李有慶謹
上



星劍俠傳奇

(東園倚聲)

送歸 第三十五齣

花旦紅妝拈詩箋上

波斯埃及兩國女郎相從已久。今將歸國。一片離情。無從發洩。且填短令。以誌別忱。(貼左上)(小旦右上)(見花旦介)(花旦以詩

箋交兩旦介)(讀介)

(賣花聲)澹蕩酒旗風。吹夢無蹤。晚霞猶在綠陰中。煖豔動隨鶯。翹落恨紫愁紅。蝴蝶戀疎叢。露重煙濃。一枝又逐月痕空。玉勒雕鞍。游冶處。惆悵牆東。

(貼拜謝介)絕妙好詞。(小旦謝介)夫人集成句為詞。妙造自然。(雜送酒上)(生進兩旦酒介)(兩旦謝介)(花旦進兩旦酒介)

(兩旦謝介)(貼)多蒙夫人優待。大帥栽培。學成回國。感且不朽。此別不知今生能重見否。(小旦)將來必定在天堂上會了。(花旦

淚介)兩君別後。要不時通信呢。(貼)我三人形骸雖隔。夢寐能通。(小旦淚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貼淚介)夫人倘隨大帥出使

外洋。路經埃及波斯。天緣亦或巧假。(生)後事難料。夫人今夜且吹一枝折柳。為兩君贈別。(花旦)恐嗚咽不能成聲也。(合唱)

(南呂引子)(阮郎)西風一夜雁。南飛郵亭折柳枝。笛聲吹徹月明時。離情只自知。

(花旦進兩旦酒介)且進一杯(兩旦飲介)(合唱)

(南呂過曲)(香儒)記相逢萍水因緣白石是耶非恁玉輔金相休輕視芝蘭成臭味問他向日葵傾心

卻為誰為的是三生契

(生再進兩旦酒介)(唱介)

(朝天懶)(朝天)我只道相親相近不相違永作司香尉好護持(水紅)誰知道伯勞飛燕忽東西兩分

離(懶畫)許多滯雨尤雲意譜作愁風恨月詞

(貼)我兩人雖欲歸祖國遠開歐戰將開戰區經過危險異常且到江南確探消息後會亦或有緣(花旦)地北天南萍蹤難定日後

重逢姑作此說(進兩旦酒介)(唱介)

(二犯梧桐樹)(金樞)燈酒三杯醉鶯簫一曲催蠟炬流紅點點離人淚(梧桐)孤舟欲繫無由繫煙雨

絲絲高拂低縈水一涯(五更)江東欲去緣何事不為蒹蘆不觸清秋思

(生嘆介)這時候連我的歸心關擦欲為張輪了(貼)我兩人三年京邸叨蔭感深臨別贈言但祝功成德立急流勇退將來賢伉儷

享山林之清福追蹤綠野山莊(生謝介)(雜上)稟大人舟楫履定請兩位姑子登程(兩旦起辭行介)(生且挽留介)今夜且談一

晌(花旦)明日開船便了(雜)噯(下)(花旦唱介)

(浣溪紗)浦南萬古傷心地怎石尤風猛行難止兼葭秋水天尺咫漫提起花明柳暗林園裏幾番掃石

圍棋幾番刻燭催詩

(貼)當年韻事今日離愁徒令人惆悵耳(小旦唱介)

(劉潑帽)雖然久後能相會這時節怎忍臨歧驚離鵝別愁如此酸了鼻皺了眉待何日你裁紅俺翠翦

(貼)我兩人將行裝去檢點預備啓程(小旦仰天望介)(合唱)

(秋夜月)海雲漠漠天無際煙雨津門何處是明朝連轡趨燕市笑羈人一肩行李盼斷重瀛萬里

(生)夜已深了大家去休歇罷(暗下)(兩旦左下)(雜秉燭引花旦入房介)(倚紅帳介)(唱介)

(東甌令)心欲醉意成癡不耐花陰絡緯啼夜來攪亂愁人耳輾轉竟難成寐銀缸黯黯漏遲遲惱他賦歸去來辭

(內自鳴鐘六下介)(兩旦上)(生上)(花旦尾行介)(相見介)(兩旦告別介)(雜上)(擔行裝下)(花旦垂淚介)(兩旦掩淚介)(花旦咽不成聲介)兩君客途珍重(兩旦收淚介)大人及夫人珍重勿以異國殊族爲念(花旦唱介)

(金蓮子)別後哩須教黃耳將書寄寄幾個平安字渺天涯蠻箋十幅寄相思

(花旦贈兩旦如意各一枝介)願別後凡事皆如意(兩旦謝介)(合唱)

(尾聲)鐵如意睡壺兒擊破試把江郎賦擬黯黯魂銷者別而已矣

(生掩袖先下)(花旦送兩旦介)難引兩旦下(花旦凝望介)(兩旦回顧介)(卻步返介)(淚介)夫人之德永矢弗諼如西歐有亂事我兩人到江南一時不返或到京或夫人到滬亦可暢聚(花旦)兩君誑我(小旦)何敢誑夫人(花旦)真的(貼)真的(花旦)果真的(小旦)自然真的(兩旦)夫人請回(花旦呆立介)(兩旦掖入介)

(貼)別情縈繞海西頭 (小旦)送罷行人又送秋

(貼)瑟瑟荻花楓葉外 (小旦)一天風雨壓孤舟

陳樹軒評

萬里非洲歸心成苦三年契好知已感深讀送歸一折河梁贈別黯然魂銷墨痕冷淚亦潯潯數行下

● 勘誤 第十一期刊「南中」一齣係第三十四齣四字誤排五字特此更正

傳 奇

四

彈

詞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著名空前髓精書情

李定夷詳註
情書規範

業已出版

社會之程度日高人類之交際斯繁尺牘者交際上唯一之要品也灌輸智識通達情懷無不惟尺牘是賴近今風氣宏開婚姻自由仿行歐美因時勢之需要關於言情信札之書坊間觸目皆是但東抄西襲此缺彼殘絕鮮完璧是書力矯各家之失有三大

特色足為言情信札開闢一新紀元內書計共百餘篇由李定夷先生點題特聘錢塘朱詩隱先生撰著

全書文義一氣貫注恍如一小

說情節他種情書皆雜亂無章篇自為謀不免如此失彼讀者遇需要時每每檢查無若是書則以有秩序故色色皆備起自暗而通款以迄成婚誼見無所不包

男女交際之事於此燦然大備勝於他書數種

特色一著朱詩隱先生為錢塘領袖富於學根底故是書搜羅典實多至千五百條

足與小倉山摘辭則風流個儻綺語串珠言情則溫柔細膩體貼入微其神味骨格

房秋水軒兩書媲美洗堆砌之習無呆滯之病讀者既易於領悟更可收融會貫通之益

定夷先生為之詳註源原本本細數來歷近人國學功淺每每數典忘祖試取一二篇由

此編讀之可知無數典故用諸文字之特色謂為規範

誰曰不宜洋裝大本大洋八角外埠另加郵費一角



林婉娘彈詞

(續)

(醒獨)

第十一回 遭虐

那、年、臘、月、中、旬、俊、甫、因、預、備、着、續、娶、的、事、急、將、呂、夫、人、靈、幃、撤、除、以、了、俗、例、並、請、介、紹、人、陳、少、谷、往、坤、宅、去、道、達、喜、期、郎、小、姐、的、母、親、因、女、兒、待、嫁、年、華、已、逾、花、信、他、未、婚、夫、婿、又、係、瞬、逢、五、秩、的、人、一、則、生、稊、之、占、冀、符、乎、爻、象、一、則、標、梅、之、歎、有、感、夫、風、詩、當、下、便、絕、不、躊、躇、遽、爾、應、允、少、谷、得、了、回、音、自、然、是、歡、歡、欣、欣、的、來、告、知、俊、甫、這、也、不、在、話、下、光、陰、容、易、不、上、幾、時、已、是、(唱) 鬢、髮、臘、臘、鼓、闌、喧、闐、急、景、頻、催、似、箭、脫、絃、竹、爆、千、聲、除、舊、歲、桃、符、萬、戶、換、新、年、家、家、兒、女、爭、嬉、樂、處、處、謳、歌、雜、管、絃、帖、寫、宜、春、多、祝、頌、婢、呼、如、願、憶、神、仙、椒、花、紅、泛、傾、杯、裏、柳、葉、青、歸、在、目、前、燈、節、纔、過、春、又、半、霎、時、間、杏、嬌、桃、妬、鬥、芳、妍、豔、陽、天、氣、韶、光、好、祇、覺、得、淑、氣、迎、人、樂、熏、綿、(白) 列、位、大、凡、做、丈、夫、的、沒、有、真、情、那、戀、愛、之、忱、往、往、是、最、易、消、滅、若、然、妻、子、死、了、更、何、能、獨、耐、凄、清、著、贖、粉、殘、脂、之、慨、呢、俊、甫、自、賦、悼、亡、當、一、年、半、載、的、辰、光、恰、也、動、觸、悲、懷、時、深、惆、悵、及、至、聘、定、繼、室、而、後、對、於、前、妻、的、思、念、已、淡、焉、若、忘、此、時、正、料、理、締、婚、十、分、忙、碌、憑、你、景、物、如、何、料、他、事、過、情、遷、未、必、再、發、生、什、麼、感、想、了、閒、話、少、費、到、了、三、月、二、十、那、一、天、

俊甫便把那小姐娶了進來。那迎親的儀注，少不得和娶呂夫人一般。不過俊甫那時因為自己家裏這幾年事情很多，常常打擾人，是有些抱歉。這回鸞膠重續，除了至友周親，他都守着秘密，所以賀客一方，面似比不上從前熱鬧進門的時候。那來赴喜宴的賓朋，大家翹首跂踵，爭看着半老新娘，但見他（唱）

妝成體態自輕盈，修短還堪合度稱。穩戴花冠迷彩色，慢移蓮步絕纖塵。華堂樂奏雙聲曲，

祇聽得恭喜連連吉語頻。禮畢競思先覩快，一個個近前仔細睇丰神。那知身格雖苗條樣，容

貌偏生欠雅馴。柳葉眉粗濃潑墨，桃花眼巨悄含嗔。頰額高聳如峯起，鼻準低凹似路平。欲

效梅妝難點額，未開櫻口已翻唇。這其間縱然差勝無鹽醜，終不成謬說嬌妍似美人（白）看了

一回，俱各暗自忖量，不加評論。就中祇有幾位女眷們，却當着筵席上，在那裏唧唧噥噥，把本地風光作

談話的消遣。好在堂屋寬大，聲浪又低，不怕那新娘聽見（唱）竟然共與恣評量。彷彿相術曾經學

柳莊，有的說望去性情非懦弱，有的說生來面目異尋常。有的說眉端絕少清靈氣，有的說眼

角微騰兇險光。有的說臉際骨高主權獨掌，有的說吻邊齒露恐福難長。紛紛議論雖無謂，也

算是氣色能觀識見強。婦人家好品妍媸原習慣（白）况是遇了初見的新人，莫怪他（唱）難禁衆口

肆雌黃。那談言或者能微中，請諸君姑妄聽之，且勿忘。喜讌告終無別事，不多時酒闌客散，自

匆忙。閑文拋却，休煩絮。快把那家室情形，話細詳（白）俊甫自那天娶了繼妻，意下十分安慰。雖是

這位夫人的尊容，在旁人看了，都不敢恭維，着一個好字。他卻歡歡喜喜，毫不憎嫌。一來為着他自己兩

鬢霜侵，年將半百，對於玉顏花貌，這一層本沒有存什麼奢望。二來是鶼鶼情懷，久經消歇。此際綢繆共

切宛釵鏡之重圓。靜好同慶。又瑟琴之在御。心理上自別有一種快樂。所以他和郎氏的感情不到幾時。差不多已較待呂夫人來得濃厚。每天從商肆歸家。兩口兒說說談談。狼饒趣興。有時在房裏弄些小吃。拿着一把壺對斟對酌。俊甫本是個酒水糊塗的人。平日間交遊往還。祇要能陪着他喝幾杯。便是他的良友。家裏人更不必說了。況且俗語說得好。髮妻如草。後妻如寶。這時林俊甫的情形。早被那下一句道。個正着。(唱)這叫做男兒本屬寡情多。妻死後。嚙願終。鰥作義夫。哀逝傷亡原偶暫。歷來是得新忘故。總相符。但看那今朝俊甫堪明證。已對着郎氏夫人笑語呼。忘却前塵和影事。一天天洞房。昕夕樂婆娑。縱然伉儷應相洽。可惜戀愛之心太着魔。須識婦人都恃寵。弄到了河東獅吼待如何。(白)郎小姐進了林家。起初的辰光。恰也隨處留神。耐守着新嫁娘本分。并且見秀華因喜事歸寧。尙未回返。顏宅俊甫性情一時又無從窺測。有了這兩種原因。他於語言舉動。免不得要存些顧忌。後來大女兒走了。那夫婿的態度。又漸漸被他瞧穿。便即一步一步擴充起自由主義來。婉娘年方童稚。本不在他眼中。祇以靜默寡言。對於他。從未有甚觸犯。倒也不能借着小女兒發什麼威。使什麼性。可奈前妻的子女。憑你若何愛好。終難得後母歡心。不是背地裏說短論長。便是當着面毒咒狠罵。你性格和柔。他偏指你陰刻。你脾氣爽直。他却怪你剛強。有的還要在男人面前搬弄。是非害得你有冤沒處去訴。總而言之。那不仁慈的後母。把前妻兒女。簡直是當作仇人說也可嘆。在下。已不知看了多少了。郎夫人原是那一路人。潑辣聲名。早傳闔閭。那裏肯藏着手段。不試用試用呢。一天早起。爲了秋囊。經過他房前。匆匆忙忙。見了他。忘却尊聲太太。他便。(唱)登時啓口。詈娼根。道是若個丫頭。定失了魂。眼底無人。

常自大。茫不曉由來主母比天尊。竟然規矩全拋撇。說甚麼達禮知書有教誨存。料得此中多。諷使。故而百般藐視氣堪吞。須知虎頭難把飛蠅捉。不比那貓尾能將跳虱捫。卑欲陵尊休妄。想。奴思欺主太辜恩。縱然說得人護庇無妨礙。(白)哼哼秋囊我看你(唱)蒙着心肝枉發昏。今日情非同往日。目下是但憑權勢別休論。爾曹若再存輕肆。莫怪我青紫批來上頰痕。

那郎氏惡語狺狺如犬吠。真鬧得六缸清水盡翻渾。東牽西扯言含刺。要無非故示淫威使女聞。(白)秋囊被郎氏無端痛罵心中非常憤恨到了婉娘身邊自然一五一十的都訴個明白婉小姐聽了早知道是指桑罵槐為嫌着他平日問不甚和他講話故此借題發揮做出這一番動作便對着秋囊道恐怕不是罵你竟是罵我呢不然為什麼口口聲聲說你有人保護又說家裏人都瞧他不起秋囊老爺待他狠好無論那件事總得和他商量就是那回送大姑奶奶的東西到底沒有依着我主意祇拼拼湊湊擊了些他的權力直比太太在時要大得多咧你想今天的話語可不是說給我聽要人家知他利害麼婉娘一面說一面已禁不住(唱)兩眼汪汪淚欲垂。吞聲忍氣悄含悲。回思阿母生存日。仰受着慈廕。耕稼怎護持。但有勤劬多厚愛。從來呼叱不輕施。歡承色笑顏常靚。曲體心情意總知。更為我姊妹三人儂最幼。倍深憐惜儘嬌癡。痛今朝春暉永逝徒追念。寸草難逢雨露滋。弱質零丁遺愛女。只落得饜風虐雪任人欺。(白)唉父親近來看待女兒也不能像當日一般顧念。(唱)誰把儂愛看復似投懷鳥。誰把儂珍視還同掌上珠。如此光陰真苦惱。那能夠思前想後不淒其。婉娘是中心轉轉增傷感。惹得青衣也蹙眉。(白)停了一會秋囊忙勸着小姐不用懊悶說凡事有

個是非。我們若把方纔的話告訴了老爺。當然自有道理。婉娘道：「這個使不得。他有繼母的名分。做女兒的終不該和娘鬧氣。况且自一方面講來。係屬爲着你。丫鬟失了規矩。那裏肯直截爽快承認是罵女兒呢。老爺斷不會派他不是的。我們還是忍耐過去罷。」秋囊聽小姐這麼說。便也沒有法兒。後來見了郎氏。祇好和沒事一樣。誰知郎氏這個人是得步進步。不肯饒放過了幾天。他見婉娘沒能力和他對付。更擺起後母面子。天天要婉娘到他房中伺候梳洗。有時鋪牀疊被。也要使喚着他。婉娘無可奈何。只得耐着氣去做。想到他母親存在的時光。何等愛憐。何等體貼。暗地裏又不知落了多少眼淚。郎氏對着俊甫。偏說女孩兒家。總應當勤謹。將來嫁了人。好博翁姑的歡喜。俊甫迷惑既深。那曉他是故意刻待。便也不加禁阻。自此以後。那郎氏（唱）公然大膽肆胡行。對婉娘呼斥。時時出厲聲。侍奉每嫌多拂意。語言更覺罕留情。衣裳不開新和舊。飲食何論麤與精。但使飢寒差免耳。竟把他視同奴婢。看來輕可憐。好個聰明女。沒了娘親。便苦趣禁。若個家庭。眞黑闇。說書人爲談往事。恨難平。這時候先將虐遇情形表。尙有餘文要續。廣待消停。再憑彈唱道分明。

第十二回 誤姻

婉娘被郎氏虐待以來。歷盡種種困苦。非但洗臉梳頭鋪牀疊被。事事要伺候他。並且還挨着厲色嚴聲的責備。俊甫一味糊塗。又不解爲前妻女兒略施保護。一任他過那憂憂鬱鬱的日子。列位。你想婉小姐處了這種家庭。更有什麼希望呢。可奈一個人到着沒有法兒的辰光。無論若何爲難。也祇得硬着頭皮挨一天過一天的（唱）且從愁裏度春秋。隨處常將忍耐留。好歹悉憑天作主。憂娛聊共命爲謀。

彈 詞

拚著那逆來順受行將去。拚著那負屈含冤恨不休。拚著那馬上危陂經險阻。拚著那舟逢惡浪聽沉浮。拚著那一身幸福全消滅。拚著那萬種心情付水流。這叫做事到其間無計劃。真怪他強捱歲月自悠悠。(自)婉娘和那兇悍的後母相處雖然。(唱)朝朝隱忍眉攢恨。夜夜悲親淚浴眸。觸景成吟多感慨。因時遇事總煩憂。鴉兒聒耳真堪厭。狠毒驚心枉自愁。委曲求全聊度日。一霎時居諸荏苒歲逾周。(自)光陰容易恰也不知不覺苦過了年餘。那時婉小姐的青春已交十七更長得和成人一般。他的性格溫和姿稟聰穎。凡係和林家來往的人。本沒有一個不知道。就有幾家親戚們向來和呂夫人最關切的。此時見他女兒遭着繼母的折磨。意下好生憐惜。巴不得替婉娘做就媒人。好讓他早早出閣脫離那勢力範圍。免致在家內多受苦楚。一天俊甫在家正閒坐房中啣啣。囑同郎氏講話。忽見僕婦朱媽從外邊進來。說是來了一位客要會老爺。俊甫忙問他是什麼人。他說好像是曾經來過的那位徐老爺呢。俊甫料知是他表弟徐選青。隨即出見到了廳前。果見選青在那裏等候。忙趕上幾步。(唱)笑顏拱揖表歡迎。道是失迓之愆。歎莫名。趨候多疎。常記憶。何幸惠勞玉趾此間行。想近來門庭納福。麻祥集。事業從心樂趣呈。難得一堂相晤對。大好話將衷曲共談傾。(自)俊甫說完。便和選青二人分賓主坐定。並命僕婦們奉了茶。當下選青也笑容可掬的道。承老表兄關心。舍間都好。至於小弟近狀。恰沒甚進步。慚愧。俊甫道。弟久不到舍下。今日駕臨。當必有所見。教選青道。弟此來無甚別事。是為着。(唱)令媛才華冠女儔。更兼德性夙嘉柔。紅闈待字芳名盛。一家家爭味。關雎賦好逑。(自)祇因老表兄。(唱)疊次相攸嚴擇婿。故爾雀屏猶待中雙眸。弟此時不

嫌。冒。昧。來。探。訊。敢。為。殷。勤。作。蹇。脩。(自)俊甫聽了，選青這一番話，忙急謙遜道：「老弟如此說來，未免言重。愚兄對於小女的親事，但求門第清高，那小郎是個讀書種子，便當絲蘿喜附，聯永好之姻。玉鏡欣看了，向平之願，本不敢選擇，自矜過存，妄想未識，頃承作伐的，是那一家。選青道：「弟有至友，梁誦芬，乃是學界上著名人物，家裏住在婁門，景况却還過得去。他的兒子，名叫國楨，文才狠好，現下年纔弱冠，去歲已畢業於師範學堂，誦芬祇此一子，以望孫心，切亟欲替他宗姍，弟想若是和表姪女配了夫婦，豈不是(唱)得雙白璧成佳偶，伉儷多才兩好俦。一個是絮詠謝家名，早播；一個是英蜚鬢舍志先酬。定堪喜洽同心卜，異日裏唱和從教韻事留。因此上謬任冰人，思撮合，不審可能要諾勿衷，猶(自)俊甫見選青如此殷勤，且素稔他言出必誠，不像那慣於做媒的人，專謔謊話。當下便允許他，俟擇日送與庚帖，選青得俊甫允諾，自是歡喜，談了一回，便即告辭而去。俊甫送客後，忙入內說與郎氏知道。誰知郎氏聽了，大不贊成，憤憤的向俊甫道：「你怎的擅自應允，不先和我商量？女兒嫁人，須由為娘的作主。雖是那小妮子，不是我自己親生，他終身事情，我本不必問信，在你總應該盡些道理。先問問我的意思，不要等到弄錯了人家，翻怪我當時沒有經管。旁人看了，又要說做後母的，看冷破，故意坑陷着前妻子女，你想這個聲名，可不是你累我擔受麼？梁家是怎樣人家，我也不管總之，這件事斷不能承認的。」(唱)那郎氏氣勢洶洶，態若狂，出言無狀太囂張，中懷叵測藏奸惡，表面還將好意裝。遇事有心來作梗，要使他丈夫屈服到紅妝，其間更蓄深謀在(自)他於嫗娘嫁事，早定了主見。(唱)欲把奩資索巨昂，料得儒生都冷淡，那梁家當然境地是平常，故而設計忙相阻，真叫做別有心肝。

彈 詞

七

與肺腸(白)俊甫被郎氏橫衝直撞的鬧了一回弄得呆若木雞祇有尋思沒有辯論暗想這事我如何處置婉兒庚帖既已允許了選青來請照此情形日後選青來時我還得想個法兒婉言回覆不然就是請了去也徒多一舉將來議婚的时光若不得吾妻同意深恐吵吵鬧鬧終是不行轉對着那梁家有些抱歉倒不如此時作罷的好呢躊躇有頃竟然不出聲即便過去哈哈像林俊甫這樣人真是枉具鬚眉全無一點漢子氣了過了十餘天選青因誦芬委託情殷重來探訊俊甫竟順從他夫人意旨把好好的一頭親事用言回絕自此以後婉娘一生命運全交在那惡魔手裏有人來替他說親他父親必先和後妻商權郎氏又故作慎重高不攀低不就的把姻緣遲誤直至到婉娘十九歲上方才定就了一家人家定親的時候統歸着郎氏作主又拿了重重的聘金新郎張姓也是蘇州本地人綽號張刮鐵的兒子人品非常頑劣年紀恰和婉娘相同張刮鐵在時造孽錢倒積攢了不少後來他死了那張郎(唱)正當綺歲罕操持時習沾濡性即移學業不知求上進最喜的尋花問柳逞游嬉纏頭錦擲奚須惜

有時還葉子頻拈手不離徵逐之間原皆損友不由得狂嫖亂賭儘迷癡更兼揮霍多豪興

與乃父宗旨全然背道馳(白)照這等的荒唐(唱)縱是金穴銅山都易盡又何怪瞬時喪失舊家

貫(白)及至和婉娘締姻這一年早留贖得數千金財產不過面子上還不甚顯露其實外強中乾已經不起他幾個月嫖賭了可奈為女子的既經受聘就使知道那男子狠不成人也不能不嫁與他列位這便是女界中第一苦處呢那年十月間張郎便揀着吉期把婉娘娶去一切禮儀男女兩家都按照那婚嫁成例無庸贅述秀華靜姝知妹子于歸自必到來送嫁晤敘數天這也不在話下婉娘進了張家起初

的日子恰還不覺得怎樣艱窘。無如張郎好嫖好賭的行爲，依然未改。不上幾時，已和水盡山窮不甚差。遠婉娘當歸寧的時光，每每向他父親泣訴苦况。俊甫見女兒遇人不淑也，深悔曩時爲頑妻所阻，不會將婉娘決許與誦清的佳兒。致有今日心下好生歎恨。不意耶氏看了，非但毫不動憐，轉有些欣欣自得的光景。唉，這正是（唱）世間最怕黑心符。後母從來狠毒多，虐待苛求成定例。幸災樂禍自同途。可憐多少佳兒女，（白）爲了沒有親娘，（唱）往往忍辱含冤受折磨。寧獨古時傳閔母，令子寒簷花衣着耐寒呼。說書人常常目擊心傷惻，故把那林氏家庭狀態摹。更有愚衷來奉獻，（白）凡是有繼娶的人，（唱）切不可任情容縱假糊塗。其間關係匪輕細，（白）對於前妻子女呢，（唱）還須愛護勤劬把恩意敷。草草一篇彈唱畢，多祇爲年催急景沒如何。請諸君且將美酒醉屠蘇。（完）

●新孟子

段子曰。戰則榮。不戰則辱。今忍辱而言中立。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

莫如絕交而宣戰。議院反對。商民質問。國家危急。及是時。雖強鄰不畏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小民。或敢侮予。段子曰。爲

此詩者。其治內乎。推此以治外。誰敢侮之。今國家危急。及是時。敷衍退讓。

是自取弱也。強弱無不自己求之者。古云。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諺語曰。打

得進。向裏打。想省事。反生事。此之謂也。

(少芹)

齶

齶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瀟湘室老人包陳淑真畫例

堂幅肆尺肆圓伍尺陸圓陸尺捌圓（橫

幅同對開減半）

屏幅肆尺每幅貳圓伍尺叁圓陸尺肆圓

叁尺單張掛屏三圓

貳叁尺炕屏每堂四幅陸圓（琴條同）

帳銜每尺壹圓（冊頁斗方手卷同）

紙摺扇每柄壹圓半

翎毛草蟲磁青泥金加半點品小景加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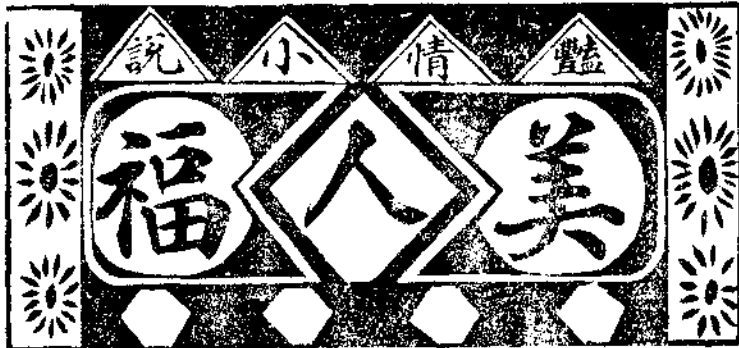
油金劣紙紅綠綾絹不應

遇未經定潤之件及大小不符者隨議

潤資先惠約期取件

民國六年四月重定

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初集五版

續集再版

美人李定夷先生生平第一部傑作初集出版以來海內外爭相購閱且編為劇本自二十一回至四十回

視初集尤佳此非有句皆香無詞不盡等浮語所可據

將優點（按初集第二十回）乘滿路而俄而德而化而以至英倫沿途有極

指而餘人亦優點一（第二十六回）英詩一唱五回固已不易而此秋未晚香句句

新小說界優點一二（十人編所紀多體麗所備見）

集第三十回衆美舉行酒會忍大書特書諸語令人噴飯以言情而兼滑稽時下無此名著

優點三（黃氏別墅）改而後佈置周

優點四（私室）非盡人能遊第三十

四回紀黃劉吳三家來遊詳載遊愛憐園之情

來而不能往者優點五（席中）客倫敘時

皆可作以遊觀優點六（以彼邦風俗歸

告讀之可以知英國之其優點六（若

現而發國人世界知識優點六（若

謹按拙辭工致皆先生所選為留學羅

無待贅述又若並以席中之留學羅

六角 外埠郵費加 寄費七角半



游戲文章

●除夕登避債臺記

(詩隱)

臘鼓。擊。擊。催。將。歲。暮。雪。花。縷。縷。釀。作。寒。深。聽。屋。角。之。風。聲。疑。聞。鬼。嘯。望。簷。頭。之。天。色。未。免。神。傷。擬。圍。爐。而。送。炭。無。人。欲。沽。酒。而。空。囊。若。洗。華。門。圭。寶。四。壁。蕭。條。茅。屋。繩。樞。十。分。潦。倒。縱。賣。相。如。之。賦。金。已。成。空。誰。憐。范。叔。之。寒。石。難。遽。點。稱。貸。乏。救。窮。之。策。索。債。來。催。命。之。符。妙。手。空。空。飢。腸。轉。轉。簞。瓢。客。當。茲。殘。臘。如。入。愁。城。與。鄰。居。舊。友。措。大。及。仰。屋。生。相。對。無。聊。殊。難。自。遣。方。擬。作。祭。詩。之。會。為。消。悶。之。方。忽。聞。剝。啄。聲。敲。躑。躑。人。至。望。之。乃。故。人。楊。腹。居。士。也。欣。然。握。手。略。敘。寒。暄。居。士。曰。君。等。窮。愁。落。寞。寂。處。寡。歡。與。其。日。坐。窮。鄉。曷。不。往。避。債。臺。一。遊。以。聊。解。抑。鬱。乎。簞。瓢。客。曰。避。債。臺。之。名。某。亦。聞。之。久。矣。奈。未。悉。其。地。何。居。士。曰。是。臺。距。安。樂。鄉。不。知。其。幾。千。萬。里。也。非。齊。雲。落。星。之。高。無。井。幹。麗。譙。之。華。朽。木。為。闌。冀。土。為。級。上。則。覆。以。荆。榛。下。則。鋪。以。藤。蔓。昔。周。赧。王。曾。創。此。臺。嗣。以。年。湮。代。遠。剝。落。凋。零。然。其。中。實。別。有。天。地。焉。大。都。膏。梁。之。子。紈。袴。之。流。每。未。易。一。至。其。境。而。遊。其。地。者。不。費。一。文。得。度。終。日。如。入。上。界。清。虛。之。府。不。聞。人。寰。擾。攘。之。煩。洵。足。

諧藪

一

以排悶消愁。遺憂解鬱矣。簞瓢客欣然曰諾。於是捉原憲之襟。提阮籍之囊。攜子胥之簫。拍元和之板。且行且歌。踏雪前進。乃渡苦海。經愁關。歷狹路。過危橋。千于踉蹌。頗覺不易。無何。但見煙雲迷漫。間隱露臺頂焉。而歧路之旁。遇一少年。蒙袂輯屨。似係舊曾相識者。曰異哉。子固樂土中人也。平時鮮衣華服。乘堅策肥。楚館秦樓。燈紅酒綠。極徵逐之歡。享溫柔之樂。揮金如土。若不知銅山將倒者。乃相別未久而竟鳩形鵠面。若此哉。少年似不勝其煩。掉臂而去。復前行。土階百級。矗立目前。正欲攝衣而上。忽有自後呼。簞瓢客者。回視之。則一中年婦也。雞皮皴結。首似飛蓬。一反省憶。蓋卽豔幟高標。芳名大喚之某某校書也。因唾之曰。汝昔日恃狐媚之術。鳩毒之謀。逞風流高聲。價曾記章臺訪豔。幾次傾心。而汝睥睨性成。竟至以閉門羹相待。方謂香巢穩築。得以長享此豔福。今以桃花流水。零落天涯。而一無聊賴。以至於此乎。婦人滿面羞慚。幾無以答。於是攀懸藤。登危級。層累而上。相與憑欄遠眺。第見風塵擾擾。來往熙熙。或操券或索逋。莫不趾高氣揚。其有面團團如富家翁者。亦皆持籌握算。開府庫而怡然自樂。方定神凝望之際。不覺奔騰澎湃。羣起響應。蓋滿城爆竹。正敬酬財神也。遙望東方微曙。略現光芒。知下界已換新年矣。乃下臺循徑而歸。

●雪美人傳

(潁川秋水)

美人雪苑滕氏之苗裔也。小字曰雲。肌膚瑩潔。白逾美玉。體質又柔若無骨。輕矯絕倫。髻齡時。善作趙飛燕之掌上舞。故父母愛異常兒。特借王母侍兒飛瓊名以字之。以爲不遜天風吹下之許。飛瓊也。美人之生時。適季冬。深得陰氣之凝。故性情極孤高冷峭。與世俗女子之自命熱心趨炎附勢者。異趣而好與鄰。

女。雪。衣。娘。林。下。美。人。等。結。手。帕。交。其。居。處。在。瓊。樓。玉。宇。間。高。不。勝。寒。也。而。美。人。雅。好。鏤。月。爲。欄。裁。冰。作。檻。低。圍。紙。帳。高。挂。晶。簾。有。時。或。靜。坐。其。間。玩。天。公。之。玉。戲。睇。天。女。之。散。花。雖。光。搖。銀。海。目。眩。生。花。凍。合。玉。樓。肌。寒。起。粟。不。避。也。有。時。或。邀。雪。衣。娘。同。嘗。王。母。所。貽。擘。州。之。異。果。倩。伊。對。雪。龕。中。彌。陀。誦。多。心。經。一。卷。以。資。消。遣。而。林。下。美。人。亦。時。時。過。從。談。謝。道。韞。之。詩。情。話。林。和。靖。之。逸。趣。清。言。霏。玉。妙。舌。含。瓊。不。倦。也。由。是。世。俗。聞。而。雅。重。之。有。雪。姑。者。以。美。人。深。居。簡。出。寂。寞。無。聊。謂。小。姑。居。處。未。可。無。郎。也。願。以。冰。人。自。居。講。於。美。人。之。父。父。笑。曰。迨。冰。未。泮。之。子。于。歸。事。亦。良。佳。然。小。女。天。性。冷。雋。不。慣。與。俗。人。作。寒。暄。語。安。所。得。情。投。意。合。冰。雪。聰。明。之。冷。性。人。爲。伊。作。配。乎。雪。姑。聞。言。悟。亦。冷。笑。曰。不。第。爲。佳。壻。難。卽。與。君。作。冰。清。玉。潤。之。翁。壻。亦。頗。不。易。易。也。遂。罷。其。議。而。美。人。於。簾。下。微。聞。其。語。猶。嬌。嗔。乃。姑。之。多。事。雅。不。愜。意。時。時。作。出。世。想。後。果。遇。一。仙。女。乞。得。絳。雪。丹。一。丸。吞。之。爰。得。度。而。化。爲。絳。仙。云。

諸史氏曰。予嘗於雪案閒繙載籍。知雪美人之事蹟。見於吟咏者頗多。然詩人之詞。雖風華典瞻。麗而有則。而於美人之性情行事。未必原原本本。殫見洽聞也。因爲小傳以紀之。雪泥鴻爪。亦足見雪美人之梗概矣。

● 問竈君詞

(穎川秋水)

秋水居士傲骨嶙峋。罔知世故。炊煙時斷。飯籬屢空。晏如也。嘉平月醉司命之晨。有市蔬果酒肴。效陰子方故事。以備祀竈君者。歸而告諸婦。婦曰。此俗例也。吾家亦宜隨俗爲之。居士曰。呼子將強予爲王孫賈乎。夫窮通時也。貧富命也。或者子以予時命不齊。故遺我媚竈之術乎。然予不敏。項有董宣之強。而不善。

頰首躬如陶潛之直而懶於折腰。以此事神吾懼反干神怒也。故不如其已。婦曰不然。神之來吾家。又一年矣。平日以餼罄篋空。故嘗無一卮之獻。一肴之奉。今於其行也。亦寂寂不爲祖道。其可乎哉。且吾聞子之於神。久著所疑。盍乘享祀之暇。一叩問之。居士嘆曰。媚竈吾弗爲。就送竈以詢竈神。則吾之願也。乃隨例市祭品。就竈沿以祀神。卽踞竈觚而請於神曰。神其饗此不腆之儀。明聽予言。夫神之居於此也。其隻形子影。一身獨處乎。抑與俗所謂竈公竈婆竈子竈孫者。聚族而居耶。果一身而獨處也。曾不嫌寂寞乎。其聚族而居也。區區方寸之地。曾不嫌地小不足回旋乎。神之居吾家也。其朝夕陟降竈山。出入定福宮乎。抑或止於堂。或處於室。居處自由乎。果出入於定福宮也。登降不覺其勞乎。如必升堂入室也。人神不患雜糅乎。且猶不止此。竈之有神也。一家爲一神乎。抑千萬家而共此一神乎。一家而一神也。何來此無量數之神靈。以資分配乎。千萬家而合一神也。神縱聰明正直。任此繁劇。一人之身。果能有條不紊乎。姑以一家有一神論。其上天奏事也。或選舉代表乎。抑例須親自入覲乎。果選舉代表也。其出自各家竈君之公意。而不以金錢運動乎。例須親自入覲也。天庭雖廣。其能容此千萬竈君乎。其陛見上帝也。必一一奏對乎。抑隨例上言一時。並奏乎。果一一入對也。不已多需時。日上煩宵旰乎。隨例上言一時。並奏也。天聽雖聰。果能事事上邀睿鑒乎。竈君聞言默然不答。居士以神之不屑教誨也。三揖而退。恍兮惚兮。見神帶醉朝天。冉冉而去。

●苦寒文

一寒至此。萬民苦矣。夫歲無有不寒者。民何以苦。准今年寒極。萬民其苦矣哉。嘗聞鶴訝今年之雪。龜

(東園)

言此日之寒。龜旣言寒。民可知矣。顧民雖知寒。不敢言寒。止有耐寒。固無一日不在飢寒中。卽無一日不在困苦中。禦寒之策。茹苦之民。能言之者。惟有浙東之楊龜山。江南之李龜年耳。今日何日乎。一至寒之日乎。今之時何時乎。一至寒之時乎。江浙間之天心如此。江浙間之民事如此。北瞻析木之津。葬多魚腹。而災黎劫後。寒日又逢。東望扶桑之島。照冷龍鱗。而禍水域中。寒冰又結。寒莫寒於履霜。風獵獵。民泣無衣。奈何呼癸。未停呼庚。又起。寒莫寒於冒雨。雨雪霏霏。民嗟無食。無奈零丁。可憫易子而餐。於戲一寒至此。萬民苦矣。而况民多未教。驅向沙場。威重命輕。牛填溝壑。寒光緊逼。亂落旄頭。冷霰裂膚。鬻雲斷指。同袍同澤。之謂何。鵠紇干而凍煞。而况民已流離。逃亡道路。勢窮事迫。跋涉關河。寒氣憑陵。徒嗟瑣尾。風勁砭骨。冰堅在鬚。于囊于囊之安。在鴻中澤而嗷哀。於戲萬民其爲號寒蟲矣。於戲萬民沈淪苦海中矣。苦矣哉。其川粵之民哉。丙辰春雪。丁巳秋霜。冷鐵衣而蝨蟻生。裹金革而猿鶴化。戈操同室。共和之兩字。呵凍誰書。苦矣哉。其黔滇之民哉。甲乙帳空。丙丁帽破。瀟碧而魚龍變。洲青而蚌鷓爭。劍拔同舟。凍餒之羣生。倒懸誰解。今日何日乎。其酷寒之日乎。今之時何時乎。其愁苦之時乎。歲何苦而常寒。民何寒而常苦。問之邑侯。邑侯不語。問之州牧。州牧不言。問之天公。天公在蒼蒼之表。據巍巍之高。夢夢而已。其亦知一寒至此。萬民之疾苦否。

●遊戲場賦

(詩 隱)

公司立。股東集。圍場闢。工程畢。消耗數十萬金。毫無特色。馬路東彎而西折。地勢袤長。四面高高。築以圍牆。既乏山川。又無林木。以此爲佳。實難免俗。菜票半元。電梯數角。擾擾焉。攘攘焉。怨女癡男。正不知其幾

千萬箇到此乘涼。如入蒸籠。來茲請客。打算精工。壽頭曲辯也。學時風。歌臺度曲。人聲轟轟。劇場聽戲。笑語嘻嘻。交頭接耳。評長品短。而音浪不齊。邀朋約友。呼姨喚姊。如遊十殿。咸來於斯。朝歡暮樂。以爲娛人。明星熒熒。擊鏡臺也。小坡窄窄。奈何橋也。半杯冷茗。孟婆湯也。一灣濁水。血污池也。鐵欄乍擠。鬼關過也。搖搖莫定。足已不知所之也。幾轉幾回。一無坐位。默立呆視。而四望焉。有被剪絳者。幾十幾千。夾銅之洋圓。鉛鑄之銀角。殖邊之鈔票。平常時日。專以示人。藉出風頭。一向不能用。遺失其間。搔頭摸耳。挨聲歎氣。裝腔做勢。旁人視之。代爲可惜。嗟乎。千萬之費。一二角之積也。遊戲之場。踵起以增。華居然視之。如實業。自命爲專家。使吊膀。遊魂多於輪埠之挑夫。勾魂蕩婦。比於風騷之妓女。私人密約。勝於醫病之藥粒。情絲牢縛。密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等於九土之城郭。管絃歌吹。雜於市場之言語。彼遊蕩之流。每爭趨而若鶩。淫靡成風。日益無度。捨慈悲。作善舉。向捐一錢。可憐叫苦。嗟乎。遊戲場者。聚遊民也。非勝境也。來此者。淫也。非遊也。使人人各節省其資。則足以營業。由營業而生利。由生利而富國。誰得而非之也。斯人不知出此。而專作無益。以無益而害有益。吾恐日久。而必至日窮也。

●花界選舉大總統歌 并序

(詩 隱)

民國六年十二月某日。爲新世界選舉花界大總統之期。珠圍翠繞。玉暖香溫。四壁羣花。說不盡繁華。旖旎而一般。五陵豪客。三河少年。紛至沓來。爭擲纏頭。以爲快事。甚至有購票萬張者。誠豔史中之盛舉矣。鄙人蓄目時艱。憂心民瘼。竊歎外交日棘。內訌日紛。當此燕幕巢危之日。偏有此興高采烈。於衣香鬢影中。炫無限之豪華。作有情之揮霍者。吾友半梅。爰賦長歌一首。篇中嬉笑怒罵。兼而有之。稿成

以示余。讀之不勝擊節。蓋雖談言微諷。究不失爲風人之旨也。爰錄之以質諸憂時之君子焉。當亦許其有熱腸冷眼者矣。

大總統。產民國。不選髮眉。選巾幗。牝雞司晨。家之索。聽政垂簾。釀禍胎。復恐萌芽。將解籜。作戲逢場。那便真獨我。聞言心蘊結。則天呂雉鑿前車。蛾眉自古稱陰賊。大總統。運乘乾。不選資格。選金錢。平章花月。雖游戲。運動需資。數萬千。傾囊獻媚。誰家子。五陵豪客。態翩翩。就中尤有超羣者。堂堂公子。美少年。多財叨襲。先人蔭。供給人。間露水。緣中原。競說遼民意。創造共和。更帝制。六年幾度。歷干戈。雲擾風騷。經再四。舊日官僚。性固貪。偉人也。復爭謀利。忽聞獨立。忽潛逃。俯看民命。如兒戲。漫道前清。敝政多。較之今日。更如何。吸民脂髓。供揮霍。十萬纏頭。一曲歌。昔時運動。陞官計。今更鑽營。到翠娥。傾城哲婦。君知否。危幕已非安。樂窩祖宗。創業戒豪。縱揮金。須自權。輕重與其報。效到煙花。何不捐資。儲國用。羣賢此舉。縱風流。翠暖珠溫。聚一樓。旁有遺民。暗垂淚。強鄰窺伺。動邊愁。

滑稽新語

滑稽聯

(少芹)

余在漢皋時。廁身某報社。賣文爲活。該報先係股份性質。旋因經濟困難。遂爲某黨機關。以圖得其大宗津貼也。而某黨黨員。自收買該報後。遂以社址爲公共俱樂部。或挾妓飲酒。或聚衆豪賭。有時則縱論時事。大吹法螺。更派人調查前清。曾受印委各員居處。將藉拐逃公款罪名。以爲索詐金錢地步。種種不規

則之言。時時觸余耳鼓。余甚惡之。會屆陰曆新年。漢上俗例。居民必演龍燈。以爲興會。正月十三日。某黨黨員。乃邀報社同人至普海春大餐。凭欄觀燈。時黨員中有某甲者。以「龍燈獅子採蓮船」命余屬對。余應之曰。「馬屁牛皮敲竹槓」。某甲知余言隱有激射口。雖贊美不絕而不豫之色。則已呈集於面部矣。

●官醫誤認官醫

(少 芹)

光復後。前清官僚。均挈眷至上海居住。有某宦者。曾任湖南巡撫。到滬未久。因不服水土。忽膺疾病。乃遣其僕。覓一名醫來診視。僕奉命出。卽於馬路上左顧右盼。瞥覩警園牆上大書「官醫」兩字。遂誤認爲「官醫」。自思彼旣懸此大市招。必爲名醫無疑。因昂然直入。店夥詢其購買何種物品。僕以延醫對店夥曰。此處沒有醫士。僕疑醫士自高聲價。乃再三商之。店夥笑而不答。僕大怒。罵曰。你家明明寫着官醫。市招如何不到人家診病。若說官醫不輕上平民的門。其實我家主人還做過前清巡撫。難道請不起一個官醫麼。

●進化不如退化

(少 芹)

甲乙二人痛談時勢。太息不止。甲曰。外人之言驗矣。乙叩其故。甲曰。我昨閱外報。說我中國由盜賊時代。降而爲乞丐時代。復由乞丐時代。降而爲奴隸時代。以現今時勢觀之。上年革命。各省大僚。擁兵自衛。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是爲盜賊時代。今者民國困窮。借債爲活。平民生計日窘。是爲乞丐時代。京內外各官。不知力圖自強。惟知媚外。是爲奴隸時代。恐我偌大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從此萬劫不復的了。乙笑曰。

如君所言。則吾國非退化。乃進化也。甲曰。何說。乙曰。盜賊者。國法所必誅。社會所不容。乞丐雖卑。然較之盜賊。不稍愈乎。奴隸雖賤。然與盜賊乞丐較。則相去又遠。是非進化。而何。甲曰。此等進化。真正不如退化。

●到底誰是逆子

(少芹)

某氏子。性極桀驁不馴。對於父母。輒厲色相加。稍有不合。則扭其父痛毆。一日。爲他故。捉其父之髮。曳至門外。飽以老拳。鄰人及過路者。均圍觀之。第聞其父大罵逆子不止。子亦反唇。其父爲逆子。衆詰子曰。你是他生的。他罵你逆子。理所當然。你罵生身父親是逆子。殊爲不合。難道他是你兒子麼。子曰。諸君。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對待我的祖父。也同我對待他一樣。須知我毆他。正是跟他學的。他罵我逆子。是恨我忤逆他。我說他逆子。是代我祖父罵的。衆曰。雖然如此。畢竟他是你父親。總須分個尊卑。長幼。子大聲呼曰。他打我祖父。祖父沒力氣打他。我今日打他。正是做我祖父的代表。請諸君評一評。到底誰是個逆子。

●小小老婆

(少芹)

某甲有一妻一妾。妾貌美而性極奇妒。與甲約法三章。不許再購置他姬。甲素有登徒子癖者。一日。赴友人約。至勾欄中飲。見一雛妓。風致絕佳。心雅愛之。要友人爲撮合。山出五百金。納之。充下陳。別營金屋貯之。先是甲每夜必歸。自購雛妓。後輒流連忘返。其妾知有異。密派偵騎四出。廉得其情。乃向其夫大興問罪之師。嗣經親友調解。使雛妓歸與同居。甲不得已。強許之。雛妓入門。妾要親友定其名稱。衆謂當呼以二姨太太。妾不可。衆曰。子試言之。妾曰。他只配稱小小老婆。

●我趕的是家賊

(少 芹)

某氏子不事正業。日嗜賭博。其父母屢誡之。亦弗聽也。適屆歲首。母使其子着新衣至戚友家賀年。子僞應之。實則潛詣賭窟。與一般博友角逐。未幾。金盡。乃脫袍服質之。旋又負。於是又質鞋帽。爲孤注之一擲。而屢戰屢北。是時身無他物。僅餘絮襖一襲而已。既而局散。某氏子欲歸。若蹠而行。又慮爲人所笑。遂思得一策。亟挈一杖出門狂奔。且奔且自語曰。積滑賊。汝瞰我解衣就浴。乃竊我衣履而去耶。吾必追汝。時行人不知其僞。亦尾之行。見其至己之住宅而止。欲入。衆問曰。賊到那裏去了。某氏子曰。我趕的是家賊。

●像道士又像和尚

(少 芹)

袁項城帝制熱度正熾時。在府中常戴冕旒。着藻火黼黻之衣。謂其妻妾曰。你瞧我這模樣。可像個皇帝不像。于夫人熟視有頃。笑曰。你這頂平天冠。戴在頭上。簡直同道士一般。須令大典籌備處。重行提議式樣。方覺雅觀。袁乃卸冠於案上。其最寵愛之妾在旁拍手笑曰。你戴起帽子像個道士。除掉帽子倒又像個老和尚了。于夫人罵曰。你喜歡老和尚麼。

●死字別解

(詩 隱)

有測字者某乙。每日問事者簇擠攤頭。生涯頗稱不惡。而隨口判斷。尤敏捷異常。有人拈一死字。乙即以問何事。答曰。係問流年。乙曰。君今年當有完姻之喜。問何故知之。曰。死字。字面雖不佳。實則一牀繡被。覆鴛鴦耳。

●竈神利口

(詩 隱)

竈本以磚土砌成。此舊製也。今滬上流行。人家每多用鐵竈。以並無竈。致竈神牌位。無從安設。某姓家。一夕夢竈神告曰。目下時風流行。無論何人。俱抱金錢主義。爾等既知改用鐵竈。義取乎金。殊不知鐵竈之不如土竈也。蓋土能生金耳。某姓主人爰仍改用土竈。而設竈神牌位於竈。隱焉。竈神遂誇於衆神曰。君等誠可謂不知運動者矣。如某者一言而得復我權利。揣人心理。信為時下最要之策。衆竈神聞之。莫不歎服。

●新說文

(詩 隱)

某甲善詠諧。有人叩以矮字之義。答曰。矮字當與射字互易。射者以矢落於他處也。故當從矢。從委。人之身體。至於一寸。可謂矮矣。故以身字而加以寸字。當為矮字。且凡稱謝於人。必作鞠躬之狀。而聲言多謝。故謝字文義。從射字而加以言字。蓋因鞠躬姿勢。身體略矮也。

●新唐詩

(詩 隱)

某甲性懼內。稍有小節不謹。其妻即罰跪牀前。或天井月下。有友人套用唐詩清平調題四句以嘲之云。雲想衣裳花想容。雌風拂動怒方濃。若非罰向牀頭跪。會向中庭月下逢。

●敗子哭父

(少 芹)

某富翁有數子。皆極溺愛。且事事必如其意旨。以故諸子嬌慣性成。恒忤其父。而尤以其幼子為最桀驁。語言不合。輒扭父毆之。翁初猶隱忍。繼則弗能耐。乃邀族友至。聲其罪。逐之。無何。翁猝膺重疾。勢甚危險。幼子得是耗。奔而歸。見老父偃臥病榻。已奄奄一息矣。乃長跽地上。執翁手。哭甚哀。戚友訝其頓改常度。

詰之故。幼子且泣。且說曰。我已爲父。驅逐父在。猶月給吾資。今若死。我諸兄。必分析其財產。不爲我稍留。餘地語至此。又號曰。好父親。你快些活過來罷。假若有個不測。我的家私沒有了。

●老子別解

(少 芹)

某甲以刻薄成家。積資甚富。有數子。皆游蕩不事正業。且極揮霍。有所需。輒索諸其父。如所欲。則欣然喜。否則滋鬧不休。甚或以武力從事。父不堪其擾。忿極向諸子曰。你們那裏是我兒子。簡直比我老子還狠。我那裏是你們的老子。簡直同你們兒子一般。諸子曰。父親說得是我將老子二字的精義說給你聽。父親問其故。諸子曰。老子者。謂其人。到老了。便爲子耳。賅括言之。叫做老兒子罷了。父大呼。豈有此理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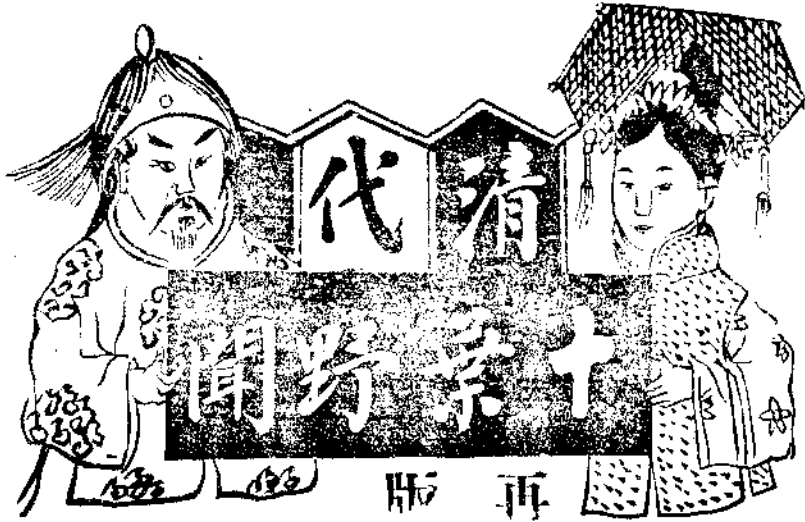
謎



海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許指嚴著



空前傑作

是書為武進許指嚴先生特撰之稿先生為掌故家海內咸知無俟贅述所著南巡秘記正補編銷行梨園劇本又將始編茲又將有清一代奇聞秘事搜羅綴軫都未經人道而無一篇在他處刊過出以典麗雋永之筆尤足令讀者愛不忍釋歷史事實繁重恆患沈悶得此鬆爽逸宕之作恍如置身百年前目擊當日前狀快何如之二十萬言兩厚冊定價大洋一元目錄如下

- (一) 奉安故事
- (二) 九王軼事十則
- (三) 下嫁拾遺
- (四) 董妃秘史
- (五) 顧命異聞三則
-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
- (七) 奪嫡妖亂志七則
- (八) 九漢外史五則
- (九) 魚壳別傳
- (十) 和珅軼事四則
- (十一) 香廠驚豔
- (十二) 禮部堂議和
- (十三) 林夫人書
-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
- (十五) 豹房故智五則
- (十六) 孝貞后五則
- (十七) 閻文介方正
- (十八) 四春瓊譚十則
- (十九) 垂簾波影錄十則
- (廿) 熱河行宮歡喜佛三則
- (廿一) 瑪噶喇廟四則
- (廿二) 崔李兩總管四則
- (廿三) 昌壽公主四則
- (廿四) 清末雀戲三則
- (廿五) 瓦將軍試金台書院
- (廿六) 肅順獄異聞
- (廿七) 剛愎自用
- (廿八) 毓屠戶六則
- (廿九) 寇太監
- (三十) 劉太監
- (卅一) 端王與溥儀
- (卅二) 榮祿與袁世凱四則
- (卅三) 控鶴珍聞十則
- (卅四) 瀛台起居注五則
- (卅五) 老慶記公司三則
- (卅六) 倚翠假紅二則
- (卅七) 某福管
- (卅八) 曆后秘聞十二則
- (卅九) 小德張
- (四十) 存阿氏案
- (四十一) 賀昌運
- (四十二) 吏部習官案
- (四十三) 流星有聲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謎 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邑有設燈虎者。余偕許君共往。見簾隅貼一條。日月信射三字。經一句。予即詢司其事者曰。某某號。猜作經子通乎。立聞鼓聲疊響。贈品繼進。觀者譁然。予援古謎。月月紅射。經歷潮無信射。易經為證。眾乃恍然。已而又懸一謎。步步嬌射。四子一句。予曰。其射足以有容也。司其事者曰。似亦可猜。予叩原底。司事者曰。謂武盡美矣。眾聞而爭辨曰。謂武盡美矣。多閒字。足以有容。無一閒字。徹底推敲。總勝原作。

昔者歐陽論文有三多之說。謂多讀多作多商量也。謎亦有三多之說。亦多讀多作多商量也。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語。此謎語之所由始也。歷代遞嬗。作者如林。其能流傳於今日者。寥寥若星。鳳迄於今世。文人學士。爭先研習。固已無體不具。初學從事於此。既無獨到之見。斷難別樹一幟。宜取古今謎讀之。謎有體。非讀之不足以知其善。謎有格。非讀之不足以知其變。必也多讀古今佳作。而後我之體正。而後我之格工。是學者初學為謎。一切皆當於古今作中求之。然徒多讀而不自作。自作而不多作。亦猶之不讀不作也。夫學者之所以多讀古今諸作者。以其體之善。格之變耳。倘多讀而不多作。其能學之

而果有得乎。徒誦之口無獲於心。即手不釋卷。日竟百行。學亦不進。徒勞而已。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既學之而又須時時習之。謎雖細事。其理亦然。蓋多作則體諳而無不合。繩尺之弊。多作則辭鍊而無造。苟率之嫌。多作則筆熟而無構思艱苦之病。是則學者必於讀謎之餘。繼以多作。二者並行。不可偏廢。庶幾謎有進境。然多讀矣。而不多商量。復不可也。蓋即能日著百則。積稿盈尺。而其靈呆工拙。不自知也。精蟲雅俗。不自覺也。知之覺之。恆借他山之助。此多商量之謂也。多商量則可以徵所學之進退。多商量則可以驗造詣之淺深。多商量則可以知己之病。多商量則可以學人之長。否則病不已。長不人。學幾何。其能有進境哉。夫能日日讀之不熟不輟也。日日作之不佳不輟也。日日商量不穩不輟也。勿令間斷。勿令中止。而猶患謎之不工者。吾不之信也。然則學謎非難。能多讀多作。多商量。自可致於神妙之域。有志斯道者。其亦多讀乎。多作乎。多商量乎。三者並舉而不偏廢乎。學貴專心。專心則無不就也。(完)

謎 錄

昭烈當年未遇時

四子一

彼身織屨

西州門

四子一

居之安

腹藹

四子一

作於其心

含怒未發

四子一

無暴其氣

燎

四子一

是為馮婦也

指示棋局幾道

四子一

子路以告

商鞅開阡陌

四子一（繫鈴）

鄉田同井

皆吾師也

四子一

一齊人傳之

守法

四子一

則不棄也

長門怨

四子一

不幸而有疾

子路

四子一

顏淵後

萬樹靜秋聲

四子一

卒於鳴條

御宴

四子一

以食於上

身入巖門

四子一

舍生

起窮巷奮棘矜徧袒大呼天下從風

四子一

戰必勝焉

一藝

四子一

無他技

弭盜

四子一

則民不偷

燧人氏鑽木取火

四子一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使浚井出

四子一

夫舜惡得而禁之

徵收學費樂育英才

四子二

得民財善教

新居

四子一

始舍之

側

子母竹

楊愛甚懇摯

失道

欲去問西家

天作

斷絕胡兒戀母聲

鑽核

警暇焚廩時忽降雨

三畫

宮之奇諫

自慮

望門投止

大臣

多盜

游月中大地山河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繫鈴)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二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卷簾)

唐詩一

則不及人

長幼之節

誠如是也

莫知其鄉

先生將何之

非人之所能為也

夷子不來

鮮矣仁

然則舜有天下也

有王者起

無他疏之也

是我憂也

舍館定

不卑小官

有齊寇

登臨出世界

老成之言

唐詩一

波。瀾。誓。不。起。

免賦

唐詩一

租。稅。從。何。出。

相見何須禮

唐詩一（卷簾）

來。往。不。逢。人。

終身之憂

唐詩一

永。日。方。戚。戚。

白壁月明中

唐詩一

粉。牆。丹。柱。動。光。彩。

纔畫了眉山多少

唐詩一

須。臾。靜。掃。衆。峯。出。

鸚鵡傳言迎李益好諧霍女夢中鞋

唐詩一

轉。教。小。玉。報。雙。成。

臨淮壁壘繫人思

唐詩一

至。今。猶。憶。李。將。軍。

初秋斬立決

唐詩一（繫鈴）

相。看。白。刃。血。紛。紛。

清官莫能及

唐詩一

難。於。上。青。天。

黃鶴一去不復返

唐詩一

白。雲。無。盡。時。

心希不下堂

唐詩一

欲。取。鳴。琴。彈。

天子非常賜顏色

唐詩一

主。稱。會。面。難。

濟河焚舟

唐詩一

泛。泛。入。煙。霧。

鬼道

唐詩一

斯。人。不。可。聞。

莫能扶杖

唐詩一

日。暮。倚。修。竹。

謎 海

深夜讀書天欲曉

唐詩一

孤燈挑盡未成眠

殘疾如何可拍浮

唐詩一

不能廢人運酒舫

文君眉黛真絕色

唐詩一

畫工如山貌不同

此間多生人氣

唐詩一

驚聞俗客爭來集

濤鳴風裏松

唐詩一

迸泉颯颯飛木末

落殘桂子林成抱

唐詩一

金粟堆前木已拱

相師之道

唐詩一

屢貌尋常行路人

陽陽

詩經一

二之日其同

杜少陵

詩經一

無田甫田

晦朔

詩經一

東方未明

傳語報平安

詩經一(卷簾)

好人提提

通國皆稱不孝焉

詩經一

凡民有喪

三神山

詩經一

東方之日兮

孫策時有名吉者頗有奇術

詩經一(卷簾)

生于道左

湯餅宴

詩經一

子有酒食

銷魂須擲纏頭錦

禮記二

非受幣不交不親

又向人家啄大屋

禮記一

城上。不。呼。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禮記一

行。不。中。道。

子弟相隨掃墓來

禮記一

從。長。者。而。上。邱。陵。

行氣如雲

諺一

上。天。無。路。

治絲而棼之

諺一

豈。有。此。理。

一棹返江南

諺一

下。有。蘇。杭。

灰

諺一

有。頭。無。尾。

室人交徧謫我

諺一

獅。子。大。開。口。

淡雲微雨麥初花

諺一(卷簾)(繫鈴)

陰。間。秀。才。

殺人一萬兵自失三千騎

諺一

兩。敗。俱。傷。

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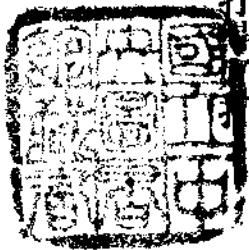
諺一

用。人。莫。疑。

(以上賈叔香著郭隆葵述)

袁某前清能吏也。民國二年任直隸懷來縣。縣有教民張雨村者。藉洋人爲護符。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地方官弗敢過問。以故受其蹂躪者。輒吞聲忍受。袁蒞任。張庇縱無賴姦佔某鄉民之女。復糾衆毆某。某訴諸袁。袁廉得其情。乃拘張到案。命之跪。（時北方官長。凡關於訴訟案件。犯者仍循拜跪禮。蓋一時習慣難革除也。）張不可詢之故。張曰。我不跪中國官。須見耶穌方跪。某卽取筆書耶穌在此六字於掌中。示張令之跪。張果匍匐堂下。袁略詰數語。忽以掌置耳際。似與人問答。良久又起身。送客狀。既坐。謂張曰。適耶穌靈魂到本知事前。顯聖說你向不安分。請我重責你。五十大板。言訖不容張置辯。卽喝令公役按張下。答臀無算。當張受責時。其徒奔告神父。神父怒袁不應假託耶穌。擅扑教民。乘輿至署。而詰袁。袁曰。貴教堂非欲信教者多乎。曰。然。袁曰。我此舉。是使人民信其真。有耶穌顯聖之事。此風傳播他日。行見入教者接踵而來也。我爲子計。寧犧牲一無足重輕之滋事。教民而博得大多數百姓之信服。子不感我而乃加以詰責乎。神父味袁言。頗有至理。亟道歉。更向張罵曰。誰教汝不安本分。致觸動耶穌之怒。打得好打。打了張。啫啫連聲而退。

（少芹）



例刊告廣

| 普通 | 上等 | 特等 | 第等 |
|-----|------|-------|----|
| 一面 | 一面 | 一面 | 地位 |
| 十二元 | 二十元 | 三十元 | 一期 |
| 六十元 | 百元 | 百五十元 | 半年 |
| 百元 | 百六十元 | 二百五十元 | 全年 |

版出月二十年己丁國民華中

權
所 版
有

選 禁
輯 止

期二十第年三第報新說小
 角四洋大價定册每

表價定

| 資郵 | 定冊 | 價數 |
|------|-------|------|
| 外日本 | 一冊 | 四角 |
| 日國 | 一冊 | 五角 |
| 本國 | 一冊 | 一角五分 |
| 一冊 | 半年六冊 | 二元二角 |
| 三冊 | 全年十二冊 | 四元 |
| 六角 | | |
| 九角 | | |
| 一元二角 | | |
| 一元八角 | | |

山濟甘蘭哈奉奉奉奉奉營保天天天北北北北北北橫坎
 東南肅州爾天天天天天口定津津津京京京京京京濱大
 官日豫英魁德德德廣章成華新文萃聚文鴻文龍自富興華
 書新華和和和益福文玉華得文好明文成文強強強漢英
 局莊泰局堂記記記堂記厚房局堂魁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
 汕汕汕廣廣廣廣香香長開開開蒙開雲雲成新新福州東
 頭頭頭東東東東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鼎萃文富宏華林蒙適商翰楚豫文百六戴邱維二曹萬華
 新英明華文英記學務墨益圖郁會城藝三元雅書山萬華
 書書商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局社務局閣局局局號社房局文房館林堂堂局房豐局閣局
 江姜常南南寶徐揚蕪蕪蕪蕪江九景漢漢漢沙武廈福州汕
 陰偃州京京應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賢文新中共墨中志科淵匯慎點時正會教掃廣著新未國
 記得華華和綠石華成學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莊堂社局局社局局館社局局局齋館和堂社房局堂社齋社
 紹紹甯甯湖杭杭嘉嘉松常常蘇蘇蘇蘇蘇溧無無無無無
 興興波波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墨數競文姚錦德文開益醉學交小振瑪文教無錫錫錫錫
 潤育新明文文記元元智智經福通新環怡育無錫錫錫錫
 堂館社局海堂莊局開閣堂館林社房局社局房局堂局堂

外埠代售處

總發行所
 編輯主任 昆陵李定夷
 發行所 國華書局
 印刷者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六二十七號門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所致背痛
 風濕膀胱炎水腫小
 便渣滓等其效如神

保腎丸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
 虛弱腰痛血
 紅赤腎虛尿
 濁等症此丸
 中外真良藥也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打洋一元四角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指示棋局幾道

四子一

子路以告

商鞅開阡陌

四子一（繫鈴）

鄉田同井

皆吾師也

四子一

一齊人傳之

守法

四子一

則不棄也

長門怨

四子一

不幸而有疾

子路

四子一

顏淵後

萬樹靜秋聲

四子一

卒於鳴條

御宴

四子一

以食於上

身入巖門

四子一

舍生

起窮巷奮棘矜徧袒大呼天下從風

四子一

戰必勝焉

一藝

四子一

無他技

弭盜

四子一

則民不偷

燧人氏鑽木取火

四子一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使浚井出

四子一

夫舜惡得而禁之

徵收學費樂育英才

四子二

得民財善教

新居

四子一

始舍之

側

子母竹

楊愛甚懇摯

失道

欲去問西家

天作

斷絕胡兒戀母聲

鑽核

警暇焚廩時忽降雨

三畫

宮之奇諫

自慮

望門投止

大臣

多盜

游月中大地山河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繫鈴)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二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卷簾)

唐詩一

則不及人

長幼之節

誠如是也

莫知其鄉

先生將何之

非人之所能為也

夷子不來

鮮矣仁

然則舜有天下也

有王者起

無他疏之也

是我憂也

舍館定

不卑小官

有齊寇

登臨出世界

老成之言

唐詩一

波。瀾。誓。不。起。

免賦

唐詩一

租。稅。從。何。出。

相見何須禮

唐詩一（卷簾）

來。往。不。逢。人。

終身之憂

唐詩一

永。日。方。戚。戚。

白壁月明中

唐詩一

粉。牆。丹。柱。動。光。彩。

纔畫了眉山多少

唐詩一

須。臾。靜。掃。衆。峯。出。

鸚鵡傳言迎李益好諧霍女夢中鞋

唐詩一

轉。教。小。玉。報。雙。成。

臨淮壁壘繫人思

唐詩一

至。今。猶。憶。李。將。軍。

初秋斬立決

唐詩一（繫鈴）

相。看。白。刃。血。紛。紛。

清官莫能及

唐詩一

難。於。上。青。天。

黃鶴一去不復返

唐詩一

白。雲。無。盡。時。

心希不下堂

唐詩一

欲。取。鳴。琴。彈。

天子非常賜顏色

唐詩一

主。稱。會。面。難。

濟河焚舟

唐詩一

泛。泛。入。煙。霧。

鬼道

唐詩一

斯。人。不。可。聞。

莫能扶杖

唐詩一

日。暮。倚。修。竹。

深夜讀書天欲曉

唐詩一

孤燈挑盡未成眠

殘疾如何可拍浮

唐詩一

不能廢人運酒舫

文君眉黛真絕色

唐詩一

畫工如山貌不同

此間多生人氣

唐詩一

驚聞俗客爭來集

濤鳴風裏松

唐詩一

迸泉颯颯飛木末

落殘桂子林成抱

唐詩一

金粟堆前木已拱

相師之道

唐詩一

屢貌尋常行路人

陽陽

詩經一

二之日其同

杜少陵

詩經一

無田甫田

晦朔

詩經一

東方未明

傳語報平安

詩經一(卷簾)

好人提提

通國皆稱不孝焉

詩經一

凡民有喪

三神山

詩經一

東方之日兮

孫策時有名吉者頗有奇術

詩經一(卷簾)

生于道左

湯餅宴

詩經一

子有酒食

銷魂須擲纏頭錦

禮記二

非受幣不交不親

又向人家啄大屋

禮記一

城上。不。呼。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禮記一

行。不。中。道。

子弟相隨掃墓來

禮記一

從。長。者。而。上。邱。陵。

行氣如雲

諺一

上。天。無。路。

治絲而棼之

諺一

豈。有。此。理。

一棹返江南

諺一

下。有。蘇。杭。

灰

諺一

有。頭。無。尾。

室人交徧謫我

諺一

獅。子。大。開。口。

淡雲微雨麥初花

諺一(卷簾)(繫鈴)

陰。間。秀。才。

殺人一萬兵自失三千騎

諺一

兩。敗。俱。傷。

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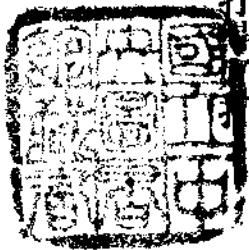
諺一

用。人。莫。疑。

(以上賈叔香著郭隆葵述)

袁某前清能吏也。民國二年任直隸懷來縣。縣有教民張雨村者。藉洋人爲護符。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地方官弗敢過問。以故受其蹂躪者。輒吞聲忍受。袁蒞任。張庇縱無賴姦佔某鄉民之女。復糾衆毆某。某訴諸袁。袁廉得其情。乃拘張到案。命之跪。（時北方官長。凡關於訴訟案件。犯者仍循拜跪禮。蓋一時習慣難革除也。）張不可詢之故。張曰。我不跪中國官。須見耶穌方跪。某卽取筆書耶穌在此六字於掌中。示張令之跪。張果匍匐堂下。袁略詰數語。忽以掌置耳際。似與人問答。良久又起身。送客狀。既坐。謂張曰。適耶穌靈魂到本知事前。顯聖說你向不安分。請我重責你。五十大板。言訖不容張置辯。卽喝令公役按張下。答臀無算。當張受責時。其徒奔告神父。神父怒袁不應假託耶穌。擅扑教民。乘輿至署。而詰袁。袁曰。貴教堂非欲信教者多乎。曰。然。袁曰。我此舉。是使人民信其真。有耶穌顯聖之事。此風傳播他日。行見入教者接踵而來也。我爲子計。寧犧牲一無足重輕之滋事。教民而博得大多數百姓之信服。子不感我而乃加以詰責乎。神父味袁言。頗有至理。亟道歉。更向張罵曰。誰教汝不安本分。致觸動耶穌之怒。打得好打。打了張。啫啫連聲而退。

（少芹）



例刊告廣

| 普通 | 上等 | 特等 | 第等 |
|-----|------|-------|----|
| 一面 | 一面 | 一面 | 地位 |
| 十二元 | 二十元 | 三十元 | 一期 |
| 六十元 | 百元 | 百五十元 | 半年 |
| 百元 | 百六十元 | 二百五十元 | 全年 |

版出月二十年己丁國民華中

權
所 版
有

選 禁
輯 止

期二十第年三第報新說小
 角四洋大價定册每

表價定

| 資郵 | 定冊 | 冊數 |
|------|------|-------|
| 外日本 | 一價 | 一冊 |
| 國本國 | 四角 | 半年六冊 |
| 一角五分 | 二元二角 | 全年十二冊 |
| 九角 | 四角 | |
| 一元八角 | 一元二角 | |

山濟甘蘭哈奉奉奉奉奉營保天天天北北北北北北橫坎
 東南肅州爾天天天天天口定津津津京京京京京京濱大
 官日豫英魁德德德廣章成華新文萃聚文鴻文龍自富興華
 書新華和和和益福文玉華得文好明文成文強強強漢英
 局莊泰局堂記記記堂記厚房局堂魁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
 汕汕汕廣廣廣廣香香長開開開蒙開雲雲成新新福州東
 頭頭頭東東東東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鼎萃文富宏華林蒙適商翰楚豫文百六戴邱維二曹萬豐
 新英明華文英記學務墨益圖郁會城藝三元雅書山萬
 局社務局閣局局局號社房局文房館林堂堂局房豐局閣
 江姜常南南寶徐揚蕪蕪蕪蕪江九景漢漢漢沙武廈福州汕
 陰偃州京京應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賢文新中共墨中志科淵匯慎點時正會教掃廣著新未國
 記華華和綠華成學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莊堂社局局社局局館社局局局齋館和堂社房局堂社齋
 紹紹甯甯湖杭杭嘉嘉松常常蘇蘇蘇蘇蘇溧無無無無無
 興興波波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墨數競文姚錦德文開益智經福閣蘇蘇蘇蘇蘇溧無無無
 潤育新明文文記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堂館社局海堂莊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外埠代售處

總發行所
 編輯主任 昆陵李定夷
 發行所 小說新報社
 印刷者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六二十七號門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所致背痛
 風濕膀胱炎水腫小
 便渣滓等其效如神

保腎丸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打洋一元四角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